

新华文学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VOL: 77

闪小说专辑

心靈的閃烁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

VOL: 77



国家艺术理事会
新加坡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Fund)

新华文学

心灵的闪烁

闪烁：大气折射扰动引起的星光亮度的快速变化。

南朝梁王僧孺《中寺碑》：

“日流闪烁，风度清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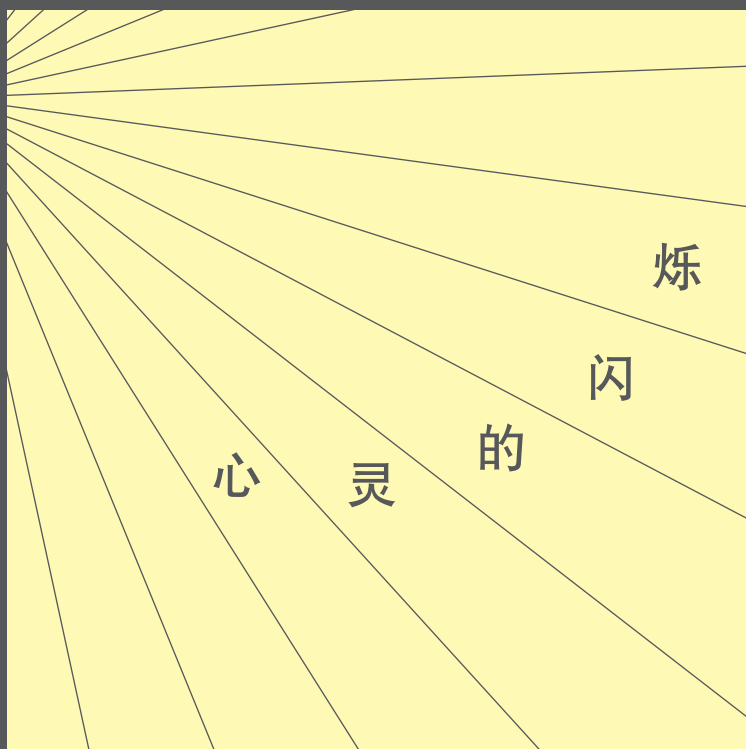
宋陆游《出塞曲》：“铃声南来金闪烁，敕书已经沙漠。”唐李邕《斗鸭赋》：“忽惊迸以差池，倏浮沉而闪烁。”清宣鼎《夜雨秋灯录·骗子》：

“丐亦情虚，语言闪烁。”

自古以来，闪烁就不停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擦身而过，可能是片言只语，也许是一个理念，抑或是生命中一小插曲。这散发在生命空间的火花，一经文人的捕捉，凝炼的语言经营，巧妙地显露出人文的关怀，让心灵闪烁，让文字折射扰动引起文学亮光的深思哲理。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闪小说**专辑**

新华文学 VOL: 77

名誉顾问:

曾也鲁、沈克嵩、陈军荣

编辑顾问:

王润华教授、黄孟文博士

总编辑:

希尼尔

主编:

学枫

编辑:

艾禺、刘瑞金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理想印刷出版有限公司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Fund)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ICA(P)013/02/2012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

新华文学 VOL: 77

目录

心灵的闪烁——闪小说专辑

明兆紫	大人的教育	封底
黄孟文	异象	002
	第“三”种语文	003
希尼尔	微笑	004
	谋生	005
南 子	资深公民	006
	用人像机器	007
	语音极端主义	008
蔡志礼	岛的传说	009
	喜出望外十四行	010
艾 禺	命运的重叠	011
	重获新生	012
梁文福	吵	014
	关掉	015
张 挥	八哥五啼	016
学 枫	神奇	021
	勤工奖	022
	哄	023
柯奕彪	辞职	024
	退役	025
君盈绿	续弦	026
	刀	027
周德成	传承·情意结	028
	幸福·礼物·领悟	029
钟韵宜	写作	030
黄铜海	敏感孕妇	032
罗粤晓	对齐	033
骆宾路	书中自有黄金屋	034
袁 梦	大蛇与小蛇	035

新华文学 VOL: 77

目录

心灵的闪烁——闪小说专辑

竹 石	诡异	036
	杀机	037
赫 南	蚂蚁事件	038
	卖书	039
顾恺娇	心里的声音	040
李芳芳	简讯	042
尘 土	灯笼	044
	夜半枪声	045
龙永华	入魔	046
周 粲	追杀	047
	逃亡	048
	赎罪	049
田 流	诡计	050
	火喉	051
芊 华	住院好	052
董农政	创意人的竹	053
	淙淙匆匆	054
唐晓岚	浮生	055
陈 彦	无言的结局	056
	女友	057
刘海莲	初心	058
林 锦	背影	060
	鸣哨	061
王永炳	外遇	062
	齐人悲歌	063
林 高	三脚椅子	064
	地铁上	065
穆 军	不错	066
	探亲	067

新华文学 VOL: 77

目录

心灵的闪烁——闪小说专辑

佟 暖	门里有人	069
烈 浦	清明	071
	偷吃	072
游长樱	梦	073
	上司	074
韩 峰	选择	075
	慢城与快城	076
莞 尔	白老师的符咒	077
	生日快乐	079
张秀美	怎样生个好蛋?	080
谢志强 (中国)	证实	082
	换鼻记	083
张记书 (中国)	回家的路	084
	公章的妙用	085
徐澄泉 (中国)	“偷油婆”之死	086
阮红松 (中国)	赶时髦	087
李嘉敏	回首向来萧瑟处	088

文学创作

散 文

刘蕙霞	在乡下的日子	092
蓝 郁	雷光夏	095
丛 卉	南洋一雨，语为故乡	097
蔡曙鹏	豫剧欧洲行	100
李英群 (中国)	儿时曾饮韩江水	104

新华文学 VOL: 77

目录

文学创作

新 诗

梁 钺	一只大蛾	110
长风葛	诗情	112
朱德春	背阳坡	114
田 原 (日本)	田原的诗	116
秀 实 (香港)	两个世界 (外两首)	122
刘 华 (中国)	春天的雪 (外一首)	124
梦 夕 (中国)	小诗系列	126
北 城 (中国)	老屋	130

小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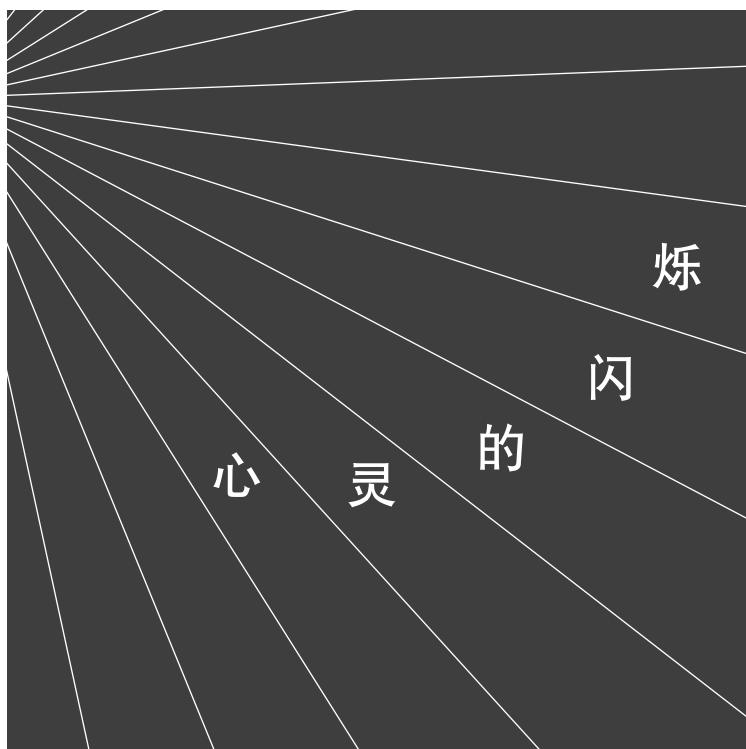
陈家骏	健身房	134
林 瑶	一帘幽梦	144
崔 立 (中国)	临终关怀	151

论 述

颜 敏 (中国)	寓居经验与本土话语 ——试论姚紫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	156
蔡志礼	一个野人的音乐传记 ——与黄宏墨《野人的梦》相遇	172
东 瑞 (香港)	吞噬生灵的巨兽 ——叶竹《大地》欣赏	180
南治国	探访“浮城” ——希尼尔作品的一种解读	183

文 讯

2012年“文学四月天”韩少功与张大春：分享文学经验	198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广播诗人梁文福作品	200
座谈会：鲁迅对新马社会的影响	202
荷兰中西文化文学国际研讨会	204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会名单	205
《新华文学》征稿	206
《新华文学》稿约	207



闪小说**专辑**

阿强种于公寓旁的一棵小木瓜树长大了，胫间露出了几颗花蕾，色泽嫩黄。

一个清早，正值雨后，阿强看见一只棕褐色的大蜗牛缓缓爬上树端，停留在这些嫩黄的花蕾间，一对触角向前伸展，忘我地在尝鲜。

阿强大惊，赶紧找来一根晾衣的长竹竿，猛力地把这只蜗牛扫落，坠入杂草丛中，无声，无息，无影。

几个月后，几粒绿色的小木瓜陆续出现了，最底下那一粒特别肥大，饱饱满满的，颜色变黄。大家笑称它为处女瓜！

不久后，阿强决定把这粒木瓜采下来，免得夜长梦多。最近有几个顽童常在不远处探头探脑，形迹可疑。

站在椅子上，扶着木瓜树的主干，阿强小心翼翼地把那粒处女瓜扭下。果子的表皮完好，只是它的下端有一小片瓜皮呈黑褐色，有点软绵绵的。阿强的利刃手起刀落，把瓜从半腰中切下去。黄色果肉的中间菌集着密密麻麻的黑色种子。啊呀，间中还有一只褐色的幼小蜗牛在蠕动。它慢条斯理地把触角伸向前方，慢舔瓜汁，丑陋无比，令人毛骨悚然。

阿强霎时被这种怪现象吓呆了！

注：蜗牛体内，具有雌雄双性器官。

第“三”种语文

一对年轻夫妻。新移民。收入可观。他们聘请了一位菲律宾女佣，以看顾他们的独生子和做家务。

这个女佣很有语言的天分，她不但会讲英语，也懂得华语，因此他们在谈话时必须格外小心。

一天傍晚，夫妻带着疲倦的身躯返抵家门。菲佣没有察觉，仍然抱着孩子在住宅后面与好友在谈说家乡的闲事，又把宝贝孩子抱得东歪西斜，满脸泪痕。妻子一阵心痛。加上她下午在办公室受了气，心情不佳，正想破口大骂“说说说，说他妈的蛋——”，忽然觉得不妥，于是改口骂道：“云云云，云其母之卵！”

菲佣一时茫然，不知女主人究竟在“云”些什么。



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1981年荣获国家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2008年获颁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著有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安乐窝》、《学府夏冬》、《黄孟文微型小说》等。

我们的旅行车停下时，一群黝黑的孩子蜂涌而来。导游把部分的人推开，还拉开喉咙：“走——，到别处去！”

一个看似十来岁的小女生，因背着光头的小弟而失去平衡，跌撞到车门的防撞杆上，手中的纪念品散落一地。

“不要跟他们买，都是劣货。前面服务中心那里有更多的精品。”

那女孩的眼光，——我一时也无法形容，——望着我们这群高贵的游客，轻揉着刚擦伤的右脚踝，一种绝望却不妥协的样子；她一定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地盘”或“抽佣”这类的名词。

她拾起一叠风景明信片，指着背后那没有门牙的男孩，伸手朝向我们：

“2 dollars, 2 dollars! For him, for him. Today (two days?) no eat.....” 那背后的小弟天真地微笑着。似曾相识。

我拾起散落在地上的佛像一尊，略清了一点泥尘。塞了一张钞票给女孩，把佛像挂在她身后的小弟上。

光头小弟还我以无邪之笑，一如之前在吴哥窟看到众佛的微笑。

谋生

在公厕内，他除下外衣、袜子、皮鞋，然后把它们塞在背包里，再把长袍批上，布鞋穿上，在大镜前稍为整理一下容颜。一脸的倦意怎能去会见客户？他把头饰取下，多少增添了几分慈祥的模样。

来到停车场，他把摩多车后的储物箱打开，把背包往里面一搁，取出一个的铜制盛器，撕了张停车固本，以免再接罚单。

刚走出停车场，外边仍然是纷纷细雨。他越过马路，来到观音庙外，进香客仍诚意不减地前来上香。一阵冷风吹来，寒意直袭他僵硬的神经线而抽搐了一下，他的脸部因厚黑而丝毫没有知觉。

霏霏细雨中一对年轻的信男信女朝他的方向走来。他整理一下心情，以祥和带企盼的声调祝福：

“佛渡有缘人，天佑平安……”

他把瑟缩的右手上的托钵，缓缓，伸了出去。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曾获得新闻与艺术部颁发的文化奖。著有诗集《绑架岁月》及微型小说集《认真面具》等。

资深公民

南子

连锁超级市场规定，资深公民购物有特殊折扣。

我在付款的人流中排队。

轮到我时，售货员问：“你是不是资深公民？”

“是！”

售货员瞄了我一眼，“怎样证明？”

“你看，我满头白发……”

“白发不能证明什么，亮出你的居民证。”

士可杀不可辱，为了五分一毛，购物时还要亮居民证？

“我没有带居民证！”

“这样吧，这一次优待你，下一次要带居民证。”售货员
扁了扁嘴说。

“不必等下一次，你现在就可以不给我优待。”

用人像机器

朋友理工学院毕业后，到一间工厂工作一段时间。一天，他遇到我，向我大吐苦水：“我不干了，我要辞职。”

“辞职？是不是找到更好的‘空头’？”

“不，不，不，我要到外国读书。读完后，如果有机会，就在那里工作。”他赶快澄清。

“读书是一件你好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多学一点总是好的。”我说。

我话锋一转：“是不是工作不如意，才使你萌起升学的念头？”

“唉，甭提了。我那个经理，用人像机器。”他摇头叹息。“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是螺丝钉，都是机器的一个零件，都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有什么不好呢？”

“我的意思是，他把我们当机器用，当畜牲用，‘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不把我们当人用。”

“那太凉薄了。”我大表同情。

“他防人如防贼，每一秒钟都死盯我们，怕我们吃蛇。”

“论语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做上司对下属要宽厚。如果只懂得对下提出过分的要求，而不考虑对方的能力，这种管理哲学是要不得的。”

朋友猛点头：“他的要求太高了，不但我们做不到，就连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要求别人飞，自己也要飞给人家看嘛。”

我紧握他的手：“能去外国读书，开开眼界，对你将来做事会有帮助。祝你好运。”

语音极端主义

M讲得一口流利、标准的北京腔华语。

他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华文教师，讲标准的华语是最重要的，其他如学养、工作能力、课室管理等等，都是次要的。

有一次，我们谈教学问题，谈到台湾人讲的华语，有一股台湾腔的问题。

我说：“我们闽南人讲标准华语有些困难，要不要翘舌，要不要加‘儿’字都是问题。”

他点点头。

我又说：“由于政治的原因，台湾与大陆分割数十年，要找大量能讲标准普通话的老师不容易。”

“可是，能讲标准华语是当老师的最高原则，这一点绝对不能动摇。”

“如果找不到足够的师资，不是有很多小孩子要失学吗？”

他坚决地说：“宁可让大部分的孩子失学，也要讲标准华语。”

南子

原名李元本。新加坡诗坛上有显著成就并独具风格的诗人，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副会长等。曾获得新加坡书籍奖发展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出版过的著作有《八方风雨》和《南子评论集》等。

“你愿意永远放弃原本国籍，并承诺无论富贵还是贫贱，无论健康或是病危，终生成为这个岛的忠诚子民吗？”

“是的，我愿意，一百个愿意！”

“很好。那请问你对这个岛了解多少？”

“可以说是了若指掌。我读过这里的历史，也很喜欢关于这个岛的传说。”

“噢？说来听听。”

“话说很久以前，鱼尾狮是一头经常在圣淘沙附近海域出没的神物。有一回印度王子乘船经过此处，突然遇到龙卷风，结果不小心掉到海里去了。鱼尾狮见状立即把他救起并送到岛上来。陷入昏迷状态的王子被鱼尾狮口中喷出的神水救醒后，朦胧中看见一只狮头鱼身的背影游入海中，便问随从那是何物，有的说是一头雄狮，有的则说是一条大鱼。王子认为，无论是雄狮还是大鱼，都有救命之恩，于是就在大河口立了一个狮头鱼尾的雕像，并指定鱼尾狮为官方旅游标志！”

从此以后，听说年轻的移民局官员再也不问申请者相关的历史问题，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到底哪一种“传说”是正统的，哪一种山寨版的？

喜出望外十四行

他终于可以离开早产加护病房了，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考上了本市最著名的学校，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肯在英语中夹杂少许华语，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肯跟他们多说几句心里话，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记得妈妈生日是在哪一天，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服完令他郁郁寡欢的兵役，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肯归还预支学费的公积金，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肯确定与女友择日完婚了，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肯放弃移居澳洲的计划了，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辞去赌场经理改当环保员，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记得爸妈和祖父母的生日，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肯圆一圆他们抱孙子的梦，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坚持经常与孩子们说华语，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主动回去祖籍地寻根祭祖，两老喜出望外。

他终于想好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两老已近痴呆。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博士，新加坡华文学习研究院院长，自由游走于文化艺术、语言教育与数码科技的作家、学者。著有现代诗集《月是一盏传统的灯》，主编《学语致用：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中英版）及《新加坡文选：花园城市与水的神话》等。

命运的重叠

艾禹

只因为洗碗慢了些，就把烧开的热油朝她背上泼去。

只因为口渴想喝杯水，就把壶嘴塞到她口里拼命灌。

只因为没即时把要穿的衣服洗好晾干，就把她的衣服剥光了然后拍照。

只因为…

她是女佣。

三个月零八天的命运怎么会和三年零八个月如此相似？

从1942年2月15日的那天开始…

只因为小孩的哭声大了些，他的小手就被放在热油锅里面炸。

只因为想偷一点水喝，就被灌到肚满肠肥踢破肚子而死。

只因为她是女人，就被剥光衣服奸杀然后抛到井里去。

只因为…

那是场侵略战争。

风马牛不相及？

人诅咒没有人性的行为，然后继续自己为之。

注： 由一宗虐佣案联想起。

重获新生

很偶然的经过商场，发现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

他竟然在现场发现了眼熟的它。

有点喜出望外，回到家，他就抓住老婆说。

“我刚才看到了我们几个月前不要的那张旧椅子！”

“什么椅子？”妻似乎没想起来。

“就是妈以前坐的那张，你说脏，我就把它扔了，没想到经过那什么环保艺术人士的整修，刷上了新漆，现在就想一张新的椅子一样！”

“你又知道那是你妈的椅子？”

“我小时候曾经偷偷在椅子的一只脚上刻过一只小乌龟，刚才一找就被我找到了！”他得意的说。

“那又怎么样？”妻似乎兴趣索然。

“原来让一张椅子重获新生是件叫人无比感动的事，我刚才差点都哭了！”他情绪有些激动起来。

“你等一下打个电话到老人院去。”妻戚起了眉，好像想起另外一件事。

“他们不打来找我们就好了，干嘛突然要自投罗网？”他有些惊讶。

“你去跟那个黄护士长说，以后每个星期天都让你妈回来。”

“让那个老废物回家？”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女佣以后每个星期天都要休假，她回来正好可以帮我们做家务带孩子！”妻嘴角牵起了笑。

他想了想。

“不是欺负她，我们是让她能再出来活动做点事，你刚才说的，这叫重获新生！”妻又补充了一句。

对，一定要让妈“重获新生”，他毅然的拿起了电话。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曾出版多部作品，其中《艾禺微型小说》更获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指定读物，现为自由撰稿人和驻校作家。

男人的声音从客厅传过来：“你到底想怎样？你这个样子，我有多痛苦，你懂吗？”

她一言不发，专心将厨房橱柜表面擦干净。抹布在拭擦时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男人的声量放大了，满屋子回荡着他的愤怒：“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说啊！为什么不说话？”

打开光洁无渍的橱柜，她发现背面有个小黑点。仔细一看，是壁虎屎。她皱了皱眉，用一张纸巾将那小黑点抹去，再以抹布用力地将那里擦干净。

擦不去的，是男人毫不见怠的责问：“你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说？”

她彻底将厨房的橱柜擦干净了，也把大半个夜晚给擦掉了——这是她每夜冷感的仪式。静静地，她将厨房的灯关上，走到宽大的客厅。电视荧光屏上，长篇肥皂剧里的男人仍在怒骂那满脸是泪、不停啜泣的女人。她走过时，顺手将电视关了，然后走向卧室。

书房在卧室右边，房门没有完全关上。透过门缝，可以看见房里男人的背影，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不停变动的是电脑屏幕上的电子游戏画面。鞅鞅鞅鞅，有点吵，那按键声。鞅鞅鞅鞅，是男人每夜亢奋的仪式。

她没有侧过头，却皱了皱眉——卧室房门开关时，发出寂寂寂的声响，有点吵。她开始烦恼：润滑油放在哪里了？如果找不到，怎睡得着？

关掉

又一个黄昏，又一次对着墙上的照片，吃完单人晚餐。她静静洗好碗盘后，坐在沙发上，又一次收听电话留言机里熟悉的声音：“妈妈，我知道您这个时间不在家。不过我难得休半天假，来到军营附近的小镇，打电话给您……这里风很大，沙很多……不过我一切很好，您不必担心……我不会像爸爸那样——”

留言机被关掉了。即使不关掉，原来的录音也将在“那样”之后被切断。三年了，每天听一次，她早已熟悉那略为沙哑的嗓音背后，远地风沙的声音，以及那话语被切断前的呼吸。

用遥控器开了电视。那画面，那致词的表情，她总觉得年轻时看过：“今天，我们在这里……向三年前那场在远方展开的神圣战争……牺牲的同胞……致敬——”

电视被关掉了。电视台老是重播二十多年前的旧节目。有点消化不良，明天少吃一点——她静静地这么想。

慢慢走进房间，她把灯关掉，把黄昏关掉，把夜关掉。为了等待睡眠，等待梦里风沙的声音，静静地，她把自己关掉。



诗人、词曲作家、华教工作者，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获青年艺术家奖、文化奖及多种音乐奖项。曾被票选为“学生最喜爱的作家”及“最能代表新谣精神的人物”。

八哥五啼

张挥

啼一：贼八哥

她刚把盛放着薯条与奶茶的托盘放下，只一转身，那几只在一旁覬觐已久的八哥，就跳将过来啄那包薯条。隔壁桌的一个一直在用手机以新加坡式英语指挥下属工作的中年商人，连忙挥手并出声吆喝，还是慢了一步。薯条被叨走了两条！女人回身惊呼，骂道：

“贼八哥！”然后，她又侧过头来对那帮她赶走八哥的商人说：

“你们新加坡的八哥怎么这样没教养！像小偷一样！”那新加坡商人放下手机，笑着对她说：

“小姐，你弄错了，那几只贼八哥，也是刚移民到我们这儿来的！只是不明国籍。”突然，从外面飞来两只八哥，齐声嚷道：

“我们是被迫拆迁而偷渡的新移民！”

啼二：不识时务

会议还在进行，不过气氛良好。今天发言的相当踊跃。这是自五月大选之后的新气象。而且，这次会议是在西海岸公园的草坪举行，好像在野餐一样。主席问：

“还有什么问题吗？有的话，可要赶快提出来。错过了这次机会，你的年终报告就定稿了。如果你被列为D等，你年底就没有花红拿了。Ok？”

“主席。我有话要说。”说话的看起来年纪相当轻。

“好，你说。大家安静听他怎么说。”主席侧着头仔细聆听。

“主席，刚才他们报告的都是一派谎言，没有一句是真话！”

全场哗然！

“安静！安静！你怎么能这样说？你说！你说！”主席气急败坏地嚷道。

“主席，你被他们蒙在鼓里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只会到处偷人家的东西吃。现在，他们已经失去觅食的能力！他们偷吃人家的薯条、粿条、甚至印度煎饼，马来Longdong，而被人骂贼八哥也不生气，他们已经失去八哥的尊严！他们已经不知道虫的滋味是怎样的了。什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已经不是我们应该信奉的哲理了。主席，我好心痛呀！”

这时，刚好有一对夫妇走过。那女的对男的说：

“你看，树下那一大群八哥好像在争论什么，吵得好凶呀！怎么几十只大八哥围着那只小八哥又啄又用脚踹呢！阿佬，我们要不要报警？”

啼三：不速之客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主管还在喋喋不休谈他的“宝贵经验”如何在上次大选期间挽救了整个部门免于被反对党拿来开刀的功劳。

“怎么新加坡的公务员都是这么死爱面子呢？”她心中暗自问道。

“不是死爱面子，是积习成癖！”一个声音从窗外传来，直钻进她的耳朵。

她连忙抬头望向椭圆桌上的二十多张木无表情的面孔。奇怪，其他人好像都没听到从窗外飘进来的那句话，他们仍然装出很用心在开会的样子。她又转头望向窗外，除了白云在蓝天里像小白船在蓝色的河流中缓缓漂动外，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主持会议的人，仍然口若悬河。这回，是谈他的明年度的发展计划。

“看来明年是更难挨的一年。怎么办？”她心中暗自焦急。

“怎么办？辞职吧！去做你喜欢做的事。你不是很喜欢演戏吗？”这回她更加吃惊了。这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这人是谁？怎么对我这么了解？她又扫了身边的人一眼，他们还是一点表情也没有，显然这声音只有她一个人听见。

“密斯张，你有话要讲吗？”这回不是天外来音，而是主管在问她。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从窗外传来这样的话。

“告诉他！说你不干了！说你要去演戏！”

这回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听见了，原来讲话的是一只仰着头站在窗棂上的八哥！

啼四：屋顶上的演说家

西海岸公园内的咖啡茶座的屋顶，原来是一个让鸟儿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跟芳林公园的演讲角落差不多。只要鸟喜欢，随时都可飞上屋顶，口沫横飞一番。

今天，可真热闹，许多鸟儿都围在屋顶四周听一只老乌鸦演讲。

“老大，怎么搞的，这家伙飞到我们这儿来讲乌鸦话了。你听得懂吗？”一只小八哥不停地发出不平之鸣！

“喂，老大，他现在开始讲我们的八哥话了。你听！”其他的小八哥都异口同声地嚷道。

“各位同胞，我知道你们不很喜欢听我说话。你们老是误会我的良苦用心。我劝你们不要用八哥话在这里吵吵闹闹地一直喊生活难过，那是对你们好。你们应该像我老鸦这样，要学讲鹰的语言。世界上最强势的老鹰在美国的大峡谷

的高山峭壁上。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你们要有选择语言的智慧。哪一种语言对我们最有利，我们就学那种语言，更要放弃自己的母语。不，不是放弃，是少用，少用！你们明白吗？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吗？”老乌鸦好像年纪大了，讲起八哥话来，没有以前那么有煽动力，是显出老态来了。

“可是，我们不想忘本啊！八哥话好听呢！你不要强迫我们讲鹰语！”

老乌鸦气得直在屋顶上跳！跳！跳！

啼五：一条鸟法令

“各位！各位静一静！静一静！”一只老八哥大声地喊道。

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各位兄弟姐妹，乡亲父老，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前天，有人投诉我们八哥的‘鸟口’越来越多，我们的鸟行径越来越不像话；已把我们八哥划入‘恶鸟’一类。呼吁有关当局派人来收拾我们了！”

“这哪里是好消息？就要灭族了，还说好消息！”

“但听说现在政府部门当中，没有一个部门有权力管我们八哥鸟的。也就是说，没有人管得着我们。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是啊，是啊！我们的鸟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突然，一只高居树梢的八哥大声喊道：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有关当局还有一条法令没动用。那可是专门用来对付我们这种爱闹事的太保的。”

“什么法令？有一条专门对付太保的鸟法令吗？快说！快说！”众八哥惶恐哗然。

“那就是‘内部安全法令’，有关当局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你关进监牢里。据说当年有个姓谢的太保，就是被有关当局援引这条法令，把他关进牢里，长达32年呢！”

“他是人，我们是鸟。管人的法令，管不到鸟！”

“谁说的？有一种人外表像人，但本性是鸟，叫做鸟人。就有权力引用这条法令来对付谢太保和鸟太保！”

众八哥听了，面面相觑，哀鸣不已！

张挥

原名张荣日，祖籍广东番禺。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从事教育工作，现已退休，曾获颁东南亚文学奖（1992）。著有小说集《再见，老师！》、《45.45会议机密》、《十梦录》，散文集《那一豆灯光》及《张挥文集》等。

今天，我们到附近的餐馆去，为上司的最后一天饯别。

我们忙着恭喜他：

“老板，恭喜你！谋到一份职位更高的差事！”

“老板，真为你开心，找到了一片更绿的草原！”

我们连声祝贺上司，为他谋到高就而开心。

“其实，说来也神奇，我都没有向外找寻工作，这几个月来却频频收到猎头人的来电，结果抱着去谈谈也好的心理，谁知道就这样不期然的受聘了。”上司笑嘻嘻的叙说。

我们也笑得开怀。这一阵子的努力果然没有白费，我们这群同事极力的把上司推荐给大大小小的猎头公司，终于让我们脱离苦海，把这个尖酸刻薄的上司给请掉。

勤工奖

今年公司年终典礼上，我蝉联了三年的勤工奖，落入了同事张晓萍手里。

张晓萍笑脸盈盈的说道：“不好意思，今年轮到我了！”

我莞尔。其实，我今年的日子更加美丽。

七个月前，半身不遂的家翁撒手人寰了。

我从此准时下班，不再担心早回家，需要擦屁股，洗身，换尿布。

我根本都不要什么勤工奖。

哄

孩子小的时候，我总是哄着他。

你好好写字读书，我就会带你去游泳。结果孩子专心了一个下午，夜都降临了。

“妈妈，同学们去迪士尼乐园，我也要去。”

“好的，你考第一名，我就带你去。”

结果孩子考到了第一名，我带了他到邻里博览会的游乐园。家庭拮据，那也是一种奖励。

孩子大了，说什么要孝顺我，要给我用好的住好的。要给我请佣人，让我住有庭院的大楼宅。

一天，我搬进了一栋大楼，环境清幽，有小桥流水，还有气昂昂的门匾“永安老人院”。

学枫

原名蔡家樑，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系，现任财务总监及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1991年获得金狮奖散文推荐奖（首奖），2011年获得金笔奖（新诗次奖），著有散文集《搞心罗汉》。

某市警方接获密报：一家以富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高档健身中心的男性按摩师，除提供按摩服务外，也在暗地里提供性服务。

一空手道黑带女警得到指示，乔装为富太光顾该健身中心。按摩郎大略按摩一番后，便问她需不需要“特别服务”。“富太”直接问：“有没有提供全套服务？”“当然有！”“多少钱？”“两百。”“好！”按摩郎一听“富太”爽快答应，满心欢喜，手里即刻多了一个安全套。女警见时机成熟，便向按摩郎表明身份，当场把他逮捕，然后致电通知埋伏在外的警务人员。30多位警员闪电包抄健身中心，所有按摩郎和顾客无一幸免，通通被押上警车。

万万没有想到，光顾色情健身中心的富太不仅仅是有钱有闲的家庭主妇，还包括银行高级主管、会计师、律师、医生和一位女校长！她们当中，许多还是常客。

哦，原来上个月以私人理由突然宣布辞职的某名校女校长，竟然是……天啊！

退役

40岁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一年一度的回营受训。

回到熟悉的营地，又见熟络的战友，再现熟练的枪法。

实弹射击后，排长笑言这是大家最后一次拥抱自己的“老婆”。他看着假老婆，想起真老婆。老婆小他一岁，相貌清秀，皮肤身材保养得宜，穿着得体。她是个事业女性，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连周末也在家处理电邮。两人的关系淡如水，谈不上融洽。他身形肥胖，一点儿也不帅，是个公寓经理，赚的钱比她少，能娶到她，是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她惟一待改进的地方，就是床上的表现：像死鱼般没有反应，从不采取主动。夫妇俩的房事，是他得到满足，老婆像行人妻义务，从未高潮过。

回营的第一晚，老婆来电说，她以私人理由辞职的申请批下来了。他知道老婆当校长压力大，健康应付不来。事情虽来得突然，但他全力支持。不料实弹射击前夜，听到新闻报道：警方突击一家高档女性健身中心，逮捕十多名提供色情服务的按摩郎。嫖客中以有钱有闲的家庭主妇居多，亦包括银行高级主管、会计师、律师、医生和一位名校女校长。她们当中，许多还是常客。

身为校长的她，竟然光顾“鸭店”！最大的骄傲变成了一生的耻辱。他无法接受。服役的最后一天，他在军火库值勤时，偷偷藏起了一把刺刀……



1972年生于新加坡，现服务于教育界。著有散文合集《四书－四人札记》、小说集《真相》和儿童文集《柯老师童年小品》。

老婆进手术室前，当着孩子们的面情真意切地告诉他：如果我先走了，你得找一个人回来照顾你。

孩子们眼眶泛泪。

他激昂回应：才不！

老婆被推进去了。他告诉孩子：如果你们妈妈有什么三长两短，当她的骨灰撒入大海后，我会纵身跳入陪伴。

老婆终究没有走。

一段时日，出院回家时，却发现有个年轻女人住在家里。

老婆静静地什么都不说。已婚的儿女义愤填膺。

男人说：你妈妈不是交代我必须找个人来照顾我的吗？

刀

厨房那几把刀一点都不利。

百货公司的厨具部门在促销：大中小三把刀卖\$29.90。这么便宜，又用得着，就买一套吧。

女儿与女婿带着一双顽皮的孪生子回娘家。

看他们夫妻俩淡淡的，往日Dear 来Dear去的情景不再。

女婿心神不定，接到简讯就匆匆走了。

女儿死鱼般无彩的眼神看着他的背影变得凌厉。

她叫女儿切水果。女儿说家里切水果都用大刀，太麻烦了，向她要了刚买回来的小刀。

晚间新闻：家庭主妇疑向外遇丈夫报复，猛刺自身多刀，魂丧血泊。

晚报画面是一对吓傻的孪生子。

镜头拉开，定格在喃喃有声的母亲：刀子是我给她的…
…。



原名刘秀珍。曾任职新加坡电视台视编剧，编有电视剧剧本如《医胆仁心》、《曲终魂断》等。现为自由撰稿人，驻校作家。已出版散文集《爱的圈圈》（1978），小说集《骆驼森林》（2001）及《君盈绿小说选》（2004）等。

没想到走着走着，人生道路总要不时停下、回顾。

夏禹的鞋带松脱了。他弯下腰，心始终有股说不出的郁结。在把鞋带重新系上的10秒内，故事和记忆都结束了。

“要我帮你吗？”原本体型高大的他弯着腰说。

“不用。”“我会。”

他的笑容仿佛还和从前一样，但又似有些说不出的不同，好像多了分幼稚无邪。

夏禹天真回过头，笑笑看着他。两人陶醉在彼此的相视而笑，依稀忘了什么。

此刻的他早已忘了，当年正是爷爷教年幼的他，如何系上鞋带的。

风吹得脸有点痒，好像还有点湿。当年这样的天气洗白布鞋真不易干。也可能会暴雨积水成灾，爷爷就不用带孙儿上学。

不过，爷爷颀项亦早在去世前的10年，忘了曾教过一手带大的孙儿，如何系上鞋带。

四月的风和脸好像有点湿，眼有些痒。下雨了，牵着孙儿手的夏禹，皮鞋踩着风干的记忆。

幸福 · 礼物 · 领悟

天使问小孩，小孩说：幸福是糖果，是一份礼物。

赶着路的圣诞老人问青年。青年执着道：幸福在每条路的尽头，选对了，你就达到目的。

天神问中年，中年慨叹：原来幸福不是目的，它是过程——像石路旁，沿途闻到的花香，以及遇见的晨雾。

后来死神问老年。老者曰：幸福亦非过程——它，就只是一种领悟。

三生石路旁，立着西西弗斯的石雕，吴刚则在旁伐着桂树。石头有人扛起，有人放下。



新加坡人，现为南大教育学院中文系特任讲师。曾获大专文学奖及金笔奖诗歌组冠军。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评议员。

这是她最近发现的事。

这股欲念总是在她最不防备的时候来袭。有几次是在学术会议上，西装笔挺的教授正在分析一堆文字数据图表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先生公司的晚宴上，她喝了四杯Moët之后。对了，又有几次是她拎着沉重的公事包和电脑包，和一群人挤进地铁车厢的时候。还有周末带女儿上小提琴课，她在麦当劳发愣，等女儿下课的时候。



这次是在图书馆。 用纸写作，是她一致坚持的习惯。

桌上是一摞摞的专书。

她正在赶一份学术论文，是下周要交差的。一本厚重的专著敞开着，她的视线停留在两小时前的同一页。电脑屏幕闪着蓝色的光，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学生。

她一般不会理会。今天她在手提包里摸到了几张纸，还有一支快没水的红笔。用纸写作，是她一直坚持的。

但她很快发现一种尴尬。写些什么呢？学生时代那种情情爱爱的故事，再怎么荡气回肠也显得十分遥远了。写写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吧，以前她背包旅行时裤袋里总塞着一本牛皮记事本，只是这几年到国外参加研讨会行迹匆忙，流光飞影难以捕捉。或者是写写散文，描绘一下风花雪月？只是，描写一成不变的岛屿气候实在是一种挑战。

不然就写写家人，写写孩子，写写自己吧。她在纸上用笔刮了几个东歪西倒的字。平日回到家时，孩子都快睡了，读几本故事书，哼几首忘了歌词的童谣，往往是把自己先哄睡了。凌晨两三点惊醒，打开电脑继续处理以e世代速度迅速累积的电子邮件。周末，呵，还有周末——一切是那么零星，却又是生命的全部。桌上是两张轻柔成团的传单。图书馆落地窗外下着细雨。细雨像那年初遇的雪，飘着。



教育工作者，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新加坡作家协会与锡山文艺中心委员。

敏感孕妇

黄铜海

结婚5年，姗姗终于怀孕了。此前，她觉得自己一直像个孩子，对丈夫很依赖。现在，就要成为另一个孩子的妈妈了——真是神奇。姗姗即兴奋，又有些无奈。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她感觉自己什么都敏感起来。

这天上午，姗姗和丈夫拿假到国大医院做例行的产前检查。一切正常。不过，医生还是嘱咐她避免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以免早产。“早产”——姗姗一听到这个词就敏感。去年八月，和她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珍妮就是早产，她亲眼看到早产儿身体瘦弱，皮肤薄而发亮，哭声细微，呼吸困难——“这太可怕了，我可受不了！”姗姗这么想着，回到了公司。

下午，总经理秘书通知大家开会。总经理是个和蔼的老人，非常照顾下属，深受员工敬重。得知姗姗怀孕的消息后，正在想方设法减轻她的工作量。

会议室，总经理关切地看了一眼姗姗说：“今天的议题是：姗姗的工作交接问题。她的预产期是八月份，万一早产，就会是七月份。现在是二月，我们还是要早做准备，以减轻她的工作压力。”

“对啊，总经理想得也太周到了。姗姗万一早产，一定要有人能马上接手她的工作。”蓄着络腮胡子的人力部经理迎合到。

“呜——”姗姗突然哭泣，全场肃静，她已泪流满面，“拜托你们别咒我早产好不好？！”

全体愕然……

黄铜海

原名黄强。文学爱好者。

清晨五点，她勉强弄醒自己，背上半睡半醒的女儿，在路旁等待公车。人不多，路却不平静。也好，能驱散睡意。

一个钟头多点的车程，刚好能赶上幼儿园开门。然后，她要马不停蹄坐另一班车去公司，顺便在公车亭边买一个面包充饥。水可以回公司才喝，还可以泡个奶茶或咖啡。

今天她很急。女儿的老师耽误了她十五分钟商谈女儿午睡的事，说她总是睡不醒，叫醒了爱哭。她知道三岁的孩子需要多少时间的睡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下午四点十五分，老板叫她进办公室。他脸色很差：“你今天八点才到。五点才可以离开。”又换一个口气：“公司只有你七点半到四点半，对你的特殊照顾你应该要心怀感激。”

她明白。等到五点十五分才敢离开。接了女儿，今天先得到附近的小吃店填饱女儿的肚子，再给丈夫和自己打包。公车太慢了，改乘地铁。

地铁门打开那一瞬，女儿大惊小怪地呼喊：“妈咪你看，门没有和外面对齐！”

“嗯。”，她拉住女儿快速随人潮闪入只剩三分二宽的地铁门里。

她想，生活也一样，要怎么对齐，才有更多空隙？



生于潮州，生活在新加坡。酷爱文学的理科生。

书中自有黄金屋

骆宾路

小孙女对他爸爸说：“爹地，我现在知道什么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心想：“孺子可教。”于是插上一句：“那就好好读书呗。”

“公公，不是的。订报纸就有机会得黄金了。”

儿媳妇对她老公说：“哈妮，还是读华文‘有钱途’。”

老公回答她：“你什么时候转了性，想读华文。”

“最近。”

“开窍了。”

“是的。定华文报可以有机会得黄金，不是‘有钱途’么？”

现在轮到我转性：“对，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在华文里读到的。英文报没有这样说，订英文报没有说要送黄金。”所以，有“钱途”是没有错的。我多订一份华文报，大有钱途。

我老爸爸声瓮气问我：“你是看报纸，还是看黄金？”



原名杨书楚，1966年于云南大学毕业，曾任职于《香港文学》杂志社。著有小说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海与岛》（2001）、《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千里之约》（2009）等。

大蛇与小蛇

袁梦

大蛇*是本地人，做仓库保管员，帮忙出货。

小蛇是个客工，本来并不蛇，但看到有条大蛇公然吃蛇却没人来管，于是也跟着学起来。有一次上班时间看到大蛇躲进货架睡觉，于是自己也找个地方睡了一觉。偷睡成功的感觉就像是马票4D中了奖。

星期天，小蛇又找个地方偷睡了，这次他没那么幸运。

在机场候机厅的门口，小蛇忍不住抓住经理的手问：“我不懂，大蛇比我更蛇，他怎么没事呢？”

经理摇摇头，给了他一个苦笑，推他进了门。

*蛇（吃蛇）——新加坡俚语，偷懒的意思。

袁梦

原名陈艳艳，新加坡永久居民，文学爱好者。

小芸胸口猛然一阵绞痛，痛晕了过去。母亲十万火急召来救护车送院抢救，检查结果有惊无险，一切很正常。

返家后，母亲接获远在美国前老公来电，小芸的双胞胎姐姐心脏病发作已病逝，死亡时间正是小芸胸口发痛的那一刻。

夜里小芸迷迷糊糊间，看见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女伫立床前，她一惊伸手一抓，抓住对方的秀发，那少女倏忽不见。小芸惊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摊开手掌一看，惊见一撮秀发，鼻端还闻到淡淡的幽香，自己并不用这种牌子的香水。

杀机

“你看，人家阿强比你强，算我瞎了眼，千挑百选了一个窝囊废……。”

他破产报穷，在外头面对猪朋狗友忘恩负义的冷眼；回到避风港的家，却遇到只能共富贵，不能共贫贱的妻子的疲劳轰炸。

他见妻子骂倦了回睡房，便去厨房拿了一把锋利的砍肉刀，蹑手蹑脚跟着进入睡房。

法官判他绞刑，他后悔极了，如果能重来，他宁愿捂住耳朵任由妻子骂到声嘶力竭而不起杀机。登上绞刑台，绳子紧缠着喉咙，他呼吸极端难受，一阵挣扎，惊醒了过来，满身冷汗。

“你看，人家阿强比你强，算我瞎了眼，千挑百选了一个窝囊废……。”这时又传来妻子的唠叨声。

他听了一点也不懊恼，反而有一种死里逃生庆幸的感觉。



原名王照旋，活跃于“随笔南洋网”，著有《春梦了无痕》。

蚂蚁事件

赫南

老平坐在屋檐下看书。早晨的阳光照在篱笆旁的芒果树，把叶子照得绿油油的；庭院里的酸橙树、七里香、茉莉花、水梅，也都在阳光里显得生机勃勃。孙子起劲地骑着小脚踏车在庭院里转来转去，粉红的脸蛋有些许汗水。

阿公，你看！什么事？蚂蚁，很多蚂蚁！不要去理它们。老平翻到《为什么要素食？》这一章，一面看一面回答。朴！朴朴！朴！一阵声音传来。原来是孙子正用右脚出力在地上践踏着，脚踏车停放在一边。老平连忙起身。嘿，你做什么？我在踩蚂蚁！果然有很多黑色的小蚂蚁正四处慌乱奔闯，走在前面没被扰乱的队伍，还沿着篱笆继续前进。不要踩，不要踩！它们又没咬你！

老平急忙把孙子拉开。许多蚂蚁的尸体，完整的、不完整的，众多不起眼的小黑点，散布在泥地上。老平站在一旁，默然不语。

孙子拉着阿公的手，仰头看他，有些奇怪，阿公很少这样静静不说话的。

卖书

四个满头白发的作家坐在咖啡店里，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

“我最近卖了百多本书，我那本诗集，四年前自费出的。”甲说。

“哇，不得了啦！此时此地，还卖得这么好！”乙很惊奇。

“是不是拿到学校去，卖给学生啊？”丙也觉得奇怪。

丁看着甲，似乎并不惊奇，也没开口。

“哈哈，错了！”甲大笑，“我把书卖给 karung guni^(注)了。”

乙和丙睁大了眼睛看着甲。

“我猜是这样。”丁说，语气平静。

乙和丙对丁说还是你厉害，有想到。

“什么厉害！”丁说，“我昨天也卖了七八十本给karung guni。”

六只眼睛都看着丁。丁接着说：

“我那本散文集咯，也是自己掏腰包出的，堆在储藏室里五年了。”

注：“karung guni”是马来语，意味“黄麻袋”，现多用来指沿家沿户收购旧报纸、旧衣服、旧或坏的电器等的行业。

赫南

原名黄兴中，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写诗、散文和微型小说。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专科督学，现已退休。著有诗集《风箏季》、《细雨燕子图》及散文集《音乐雨》等。

它是陪伴在我身边的唯一音乐盒。

从懂事开始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小孩都能拥有的东西我是不会有的——那就是父母亲。孤儿院长的院长说，爸爸妈妈在我刚出世的时候，便发生意外离开了，只留下我和这个音乐盒。

我每天都会打开音乐盒，把里面的音乐好好的听一遍，感觉好像父母亲就在我身边一样。

前几天发了高烧，体温还高达四十度，一度昏迷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四周一切都变得很静很静，从来没有过的宁静。

护士发现我醒过来时很兴奋，嘴里嘟哝着又跑了出去，怎么她说什么，我好像什么也没听到，是太小声了吗？

过了没多久，院长拿着音乐盒来看我了。

她沉重的坐到了我面前，摸着我的头，指着我的耳朵摆起了手。

我突然间楞住了。

她是要对我说，我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吗？

“院长，你到底要说什么？”我喊了起来。

她也急着喊起来。

真的，真的听不到她的声音，我变成了聋子！

我不能接受。我示意来探望的人都到外面去。

坐上床，我慢慢打开音乐盒。或许我再也听不到那悠扬悦耳的声音了！

不对，音乐盒里继续传来那首我耳熟能详的音乐，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感觉又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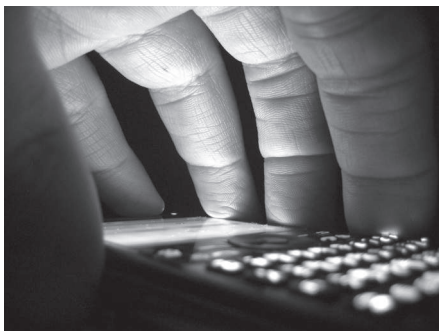
是因为心里听到了，就永远都听得到吗？



中学生，文学爱好者。

她没想到，分手竟会是这么揪心揪肺地难。

她毫无保留地爱他，甚至在受到伤害后提出分手的第一个月，还是那么地思念他、牵挂他。她幽幽地发简讯对他倾诉缠绵眷念，



问：“你还在原处吗？”他回：“在原地踏步。等我忙完后再和你联络。”第二个月传讯，借故向他要几篇文章，他回：“我有空就发给你。”第三、第四个月再发简讯，得到的回答是：现在客户很多，公司缺乏人手。

冬至，看着汤圆，心里满满都是他。发简讯祝福他，他回：“正忙中，稍后再联系。”为了这则简讯，她痴痴地一整天捧着手机等了又等。

煎熬了三天，耶诞，甚少生病的她病垮了。一次次的失望把她推向绝望悬崖。她告诉自己，应该要死心、要放下、要把他彻底忘掉了！

除夕守岁。新年一到，她忍不住又发了一则简讯：“玉兔归月、祥龙腾天。恭贺新禧、幸福安康！”他没回。

自嘲式地向闺中好友吐露心事，好友怜惜她：“别再发简讯给他了。唉！你这个痴情种子！”她回：“你客气了。你应该说：你这个——猪！”

在她的灵堂前，好友哭得似个泪人。她在过马路时被飞驰汽车撞至被飞抛到路的另一边。车祸之前，她刚给好友发了一则简讯：“他的生日快到了。这几天，我内心一直在踌躇挣扎，我该当人，抑或做猪？”



文学爱好者。

“跟别人一样哪叫设计！”当爸爸从厨房找出速食杯面的空杯子时，志文心里就发了寒——又要成笑柄了。

原来适逢中秋，学校举办灯笼设计比赛，规定所有学生参加，志文回到家向父母要红包封套当材料，却碰到爸爸的奇思异想。在那还未流行废物利用的年代，志文为那怪模怪样的环保灯笼感到羞耻。他还不知，与众不同，将是他未来每一天奋力追求却永远追不到的目标；八岁的他现在只想要融入，宁愿平庸。于是，他在朝会过后“不小心”掉了灯笼，在班上被老师罚站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终于学坏了，可威风了。

那一夜，志文哭着入睡，也许是内疚，也许是为了爸爸白费的功夫。他越想起爸爸用浆糊粘起日历纸当丝带的兴奋表情，越是感到难过。

隔天成绩揭晓，选出一二三奖得主，并将作品高挂在教员室外的走廊上。学生们围聚起来，仰头研究那三个一模一样的红包灯笼，到底哪里比自己做的的红包灯笼好。这时志文那速食杯面灯笼却被饮料摊老板捡起，挂在摊位前当招牌，成了当天休息时间的焦点话题。

“那灯笼好特别，应该得第一名才对！”两名老师边吃边讨论。

“是哪一班的？评选的时候怎么没看到？”

志文只能憋着闷气，胸中的真相不停地打转。

夜半枪声

老人独坐在五脚基一个板凳上喝酒抽烟。他凝望着无人的大街——这沉睡的马来西亚小镇早已被年轻人遗弃，只留下他们不愿带走或带不走的白发族们。老人在朦胧醉意中听见那曾经萦绕在热闹的街头巷尾，如今却成了古音的海南家乡话。这是梦吧。

一声枪鸣震破夜的宁静，老王惊醒，猛然被吸进时间的长廊。老店屋楼上的神台烛光摇曳，映照在列祖列宗画像的玻璃上，略显阴森。薄木板搭起的两排小房间夹着幽暗的走廊，窗外吹进的冷风掀起了花布门帘，露出房间里一张张惊恐的面容。这绝对不是梦。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熄灯、关门、上锁。

“安静…不要出声…”

黑暗中看不见是谁在说话。

“是鬼子没错，来抓人了。”

重重的军靴踩得地板都发抖，一步一步将死神拉近。是谁将被魔手掀起？

是谁将看不到明天？恐怖扣紧老人年轻的灵魂不放，历史终于掉回头来找上了门！他睁开眼看见最后的月光，还有街上的一头死牛。

隔天的地方新闻标题：警匪半夜枪战，老牛不幸中弹，老翁吓死街头！



原名王朝弘，文学爱好者。

写小说犹如天上的神，居高临下操纵整个局面，里面的天下世界全属于自己，可以任意妄为，或自以为大公无私，但不管如何都不易为。因为孤独！

神是孤独的，有时还要深夜与寂寞聊天，商量把谁从水中救起再推他入火坑。一夜，我又伏案埋首弄权，玩得心狠手辣，兴致正浓，忽一阵阴风破窗而入……。稿纸翻飞如锤胸顿足；声似鬼泣，骤又静止。惊魂甫定，见稿上字墨如昆虫游移蠕动，聚集成堆数十，各自搓揉成一团，体渐成人形寸高，身披彩缎貌若天姬，随之翩翩娉婷弄舞，正入神，又一戾风袭之，惊梦！

我揉揉眼睛，把刚才的梦境细想一遍，想想想想就是想不通稿纸上原有的文字不知去了哪里？！留下象落荒而逃的满纸狼藉斑点，再三细想，还是肯定刚才明明洋洋大观写了好多文字，惴惴不安的忖度间，稿纸突然又无风自动，一惊；再醒，醒入今生……。

终于醒入今生！荒唐梦总算过去了，桌面上四平八稳的摆着那叠稿纸，洋洋洒洒的文字不就原原本本躺在那吗！只是停笔前的那个字有点歪歪斜斜，想必是困极时所写，正准备以涂改剂擦上，躺着的文字倏地凌空跃起，箭似的打从面门掠过飞出窗口。可能是蛾！

嗯……，可能是蛾吧。



笔名笔寒潮，1961年出生于新加坡，曾获得第五届金狮奖小说佳作奖。

追杀

周粲

张总提着一把钢刀走上了江边的一座大桥。到了桥的中间，他停了下来，望着奔流的江水，也想着过去12年里发生的事。

最大的事故应该是从银行提了五十万块人民币，然后糊糊涂涂地交给那个骗子那一件吧？他怎么会这样傻？也许是贪心冲昏了头。六四分帐，他肯定可以赚一笔。商人嘛，钱越多越好。没想到拿到手的美钞居然全是假的！这一下子，他完了。

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捉到那个骗子。生意不做了，他开始了追杀的征程。从这个省到那个省。只要听说骗子在哪个省出现，他就立马赶到目的地去。可是每次都扑个空。他不气馁，深仇大恨，非报不可。他常常想象刀起头落那痛快的一幕。他身边的哥儿们却主张对骗子进行凌迟处死。绝不能太便易了他。张总把哥儿们提供的杀人方案，记下来，一共多达65种！

张总跟骗子结的冤的确不共戴天。12年里，父母先后死了。很可能是想儿想得太悲痛而死的。12年哪！妻子也改嫁了。他离家时，儿子12岁，现在24了。听说也已娶妻生子。那么他是爷爷了。

不知多少次，家里的人都劝说甚至乞求他回去，他都铁着心，理都不理，一直到了有一天，一个知道事情始末的人骂了他一句“你不是人！”他彻夜左思右想，才想通了。他的确不是人嘛！否则，怎么会弃一家大小於不顾！不，不，不，他不是人，是畜生，是禽兽！

站在桥上的此刻，握着钢刀的手一松，钢刀的刀尖坠入江中，发出咚的一个巨响。

冤仇毕竟可解不可结。

逃亡

骗子当初拿到一大笔真人民币时，简直乐翻了天。我发大财了；他频频告诉自己。一想到他带张总到江边，怂恿他潜水到江的另一端，上了岸，钻入一个深而暗的山洞，对张总说：“就是这里了，没骗你吧？当年蒋介石要撤退到台湾去，金银财宝太多，总要舍弃一些。这就是其中的一箱美钞。我检查过了，全是真的。不信，我抓一把让你拿到银行去检验。”骗子的话没错，是真钞；可惜其余的全是假钞！

骗子带着真人民币远走高飞，美酒女色，享尽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快乐。

可是自从他得知张总正日日夜夜，马不停蹄地要追杀他之后，他开始心神不灵，然后进而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白天出门的时候，他不敢肯定是否一定不会被跟在后头的张总砍上一刀；夜里躺在荒村野店的睡床上，他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杀手忽然推门进来，在他来不及呼救时便置他于死地。渐渐的，他不只睡不安眠，也食不知味了。人家说度日如年，也可以这么解释吧？总之，骗子这种人，其实并不好当。他甚至想过自首，把挥霍剩下的钱还给张总，求他原谅。但是，也许还没开口，就命丧黄泉了。不能，不能，还是得选择亡命天涯这一途。报应啊报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赎罪

张总虽然放下屠刀，但是他自己十分清楚：他并不曾立地成佛。

不是因为看不顺眼的人骂他不是人，他自己午夜梦回，扪心自问，他的所作所为，还象个人吗？简直猪狗不如！他太对不起日日倚门盼儿归的年迈父母（母80，父82）了；太对不起忍无可忍，被迫改嫁的老婆了；太对不起正当需要父爱却完全得不到父爱的儿子了。今生今世，他一定要当自己的不子不夫不父的作为赎罪！

怎么赎罪呢？他盘算好了，从不再追杀仇人的那一天开始，他要把自己不慈不孝的罪状写在一辆推车上，然后推着车子，朝家的方向进发。一路上，他只准自己步行，不准坐车。他要像苦行僧那样折磨自己。不这样，怎么赎罪？

张总的老家在河南，从目前出发的城市到江南去，也许得花费一两年的时间。这一点，他不在乎。反正他才50岁，以后的日子也许还长呢。

到了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到父母亲的坟上去跪拜、烧香、忏悔。张总是父母疼爱的儿子，父母肯定会原谅他，只不过他们都不能亲口对他说了。如果有来生，那就等来生再好好地报答他们吧；不管做牛也好，做马也好。

车子到了半路，张总几个哥儿们追上他了。告诉他：骗子出现了！骗子出现了！

张总不答腔，只是微微一笑，推着车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周粲

原名周国灿，新加坡资深作家，曾获得文化奖。近著有《周粲文学创作系列》共十二册，囊括其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文、文学批评等各种创作题材。

曾经是三间百货公司总经理的邹商仁，最近进院接受精神病的治疗，为期达三个月之久。

出院后，所有的亲戚、朋友、行家等等，都肯定他的病况，已经是进入了“疯癫”地步，而且还被检证，这名以前是白手成家，从事商界发迹成富贾之一的邹商仁，目下应该是无药可救了。

他为什么会神情失常，沦落至体弱多病，万念俱灰的狼狈处境？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交友失慎，被诱进高级赌窑，渐渐沉迷于专玩大赌注的“百家乐”，加以不时还被赌场老千耍弄，日久后终于倾家荡产！

生意没落，公司收盘，床头金尽加以债主们的不断威逼，邹商仁到头来是失掉了当年所结交的朋友，而今破产落魄，妻离子散，孤寂地关在一位老伙计的宿舍里。

奇怪，这精神病者却能夜夜都躲在那宿舍一间斗室内，点数一叠叠的新钞票！

老伙计也不打算惊动那位失意的病人，有一天，他乘着邹商仁上厕所的当儿，急速进入斗室，打开旧桌子的抽屉一看：原来是好多叠令人一望眼花的，钞面都是百万元值的阴府冥纸！

火喉

擅长于烧炒经济米粉出售的翁大婶，突然患心脏病，享年六十岁便辞世。

在小贩中心摆摊子售卖熟食小点，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翁大婶生前亲手烧炒的米粉，长期备受来自各方的顾客所青睐与口碑。那热腾腾上锅的米粉，一碟碟让顾客们品尝，谁人都要猛赞一句：好吃，便宜，一级棒！

可是老人家辞世了，翁大婶的两个女儿接手炒卖，很多顾客都评说她们俩的膳技“火喉”实在相差得太多了！

姐妹很不心服，为什么呢？同样的原料，同样的调味品，同样的烹炊用具，同样在米粉经一轮猛火炒热，再加瓷孟里几勺清水，外敷适量的辣椒甜酱……何以口味会大不相同？

秘诀是：翁大婶在勺取瓷孟里的清水，是用优质味精搅拌出来的透明液体呐！



资深作家，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获奖多项，著作甚丰，出版过数十部著作，包括长篇小说、微型小说、剧作集、相声集、评论集、随笔集暨系列《田流回忆录》等。

医院社工为一名瘦骨嶙峋的老人做例常家庭背景调查。

“阿伯，你有亲人吗？”

“没有。”

“你和谁住？”

“朋友。”

“为什么你这么瘦？”

“有时有吃有时没有吃。”

“因为生病吗？”

“……”

“朋友有煮给你吃吗？”社工改换询问方式。

“他和我一样有时有吃有时没有。”

“为什么呢？”

“他老了。”

“你以前是不是比较‘太子’？”

社工华语不是很好，把大只说成“太子”。也许老伯听不明白，茫然望着她，社工比了一个胖胖的姿势，他始终没有回答。社工只好转换话题。

“住医院好吗？”

“好，有的吃！”

社工愣了一下，笑了起来：

“有得吃就好啊，为什么好？”

“有饭有菜有鸡肉……”



《赤道风》文学杂志出版人，曾获得中国“全国散文诗大奖赛”优秀奖（2003）。著有散文集《外婆的发髻》（2006）等。

一张长满翠绿竹子向天欢语的大照片，摆在几个创意人眼前。

奇说：顶部的竹子占满了天空，用电脑修一修，加几道天光撒下，有上帝的味道。嗯！好！

谋：我倒觉得将根部模糊，用电脑造些缭绕的云雾，有仙的降落。哟！好！

精说：中间开一条路，有世外桃源的开阔。晔！好！

悍说：去上下留中间，制造一百八十度的辽阔，坐拥天下。哈！好！

有一个人说：要不要问问照片的意思？

……照片可以有意思的咩！我们是创意人呐！你真是本末倒置。

冷气机吹来的冷风轻轻掀动照片。又静了下来……

淙淙匆匆

一人对李商隐说：你的诗太过隐涩，有时不明白你要说什么。

李商隐：可喜欢小桥流水、田园景色？

那人：喜欢！不过……嗯，好久……

李商隐：流水淙淙，可是好听？

那人：好听。

李商隐：听出淙淙美音在说何事？

那人：流水在说事吗？

※ ※

有人通过ipad上网找淙淙的意思。

有人在搜索淙淙流水的情景。



曾担任新加坡《联合晚报》副刊编辑，现从事堪輿行业。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1980），《心雪》（2002），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1999）及《董农政微型小说》（2004）等。

韩月结婚四年多，夫妻感情渐渐平淡，有时候甚至还挺紧张。谁知道就在这时，韩月突然怀孕了。她思前想后，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告诉老公罗杰。

罗杰听后，瞬间就石化了。三天后，罗杰回过神来，对韩月说：“生吧。”

两家的父母听到消息，都喜出望外。罗杰父母的愿望总算快要实现，就等着抱孙子了。寒月的父母心里悬着的一块大石总算落地，本来还担心是不是女儿不能生育呢。

两家人聚在豪华的中餐馆大吃一顿，当作庆祝。

后来，孩子出生，满月，周岁，两岁，都摆了酒宴，亲朋好友，通通请来庆祝。

孩子是两家人的独苗，在万千宠爱中一天天长大。孩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叫声，成了两家人的快乐源泉。

韩月和罗杰之间，也重新恩爱起来。至今，他们谁也没提过那件事：从结婚第三年开始，他们就没有性生活。



新加坡炎黄研究会会长。

无言的结局

陈彦

一对年轻男女走进咖啡座，找到座位后便不停地按着手机，发出简讯。

男的问：“想喝什么？”

女的在简讯中回答：“一杯鲜奶咖啡。”

男的再发简讯：“要吃点什么吗？”

女的握着手机猛按：“一块草莓蛋糕。”

男女双方始终没说一句话。男的起身去排队购买，回来后与女友低头饮食。吃毕，男方又发短讯：“还想吃点什么吗？”

女方在短讯中回答：“够了，我们走吧！”

科技把人类带入无声的世界，人类的语言功能将会逐渐消失。

女友

高强三十出头，是个工程师，条件不差，就是没有女朋友。高强不急，却急坏了妈妈，四处找红娘，要给儿子牵红线。

相亲后交了第一位女友，来往一段日后告吹了，女友坦白地对他说：“你长得高大英俊，又有一份高尚的职业，就是少了一辆代表身份地位的汽车。”

母亲知道后责怪儿子：“女孩子要哄的，只要对她说过些时候会买车，用一个拖字诀先安住她的心。”

在朋友的牵引下，高强认识了第二位女友，对方爱讲情调，动不动就说要给她一个惊喜，送花啦、送礼物啦，有一次女友看中一件东西，高强在三更半夜去敲女友的家门，把礼物送上，让她高兴了一阵子。可是，高强后来对母亲说，他觉得很累，不想再勉强自己，不断地给女友惊喜，于是这一段恋情就此挂断。

高强问母亲：“男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不结婚行吗？”

母亲满脑子都是传宗接代的思想，当然极力反对儿子的决定。于是又放出风声，替儿子物色对象。

陈彦

服务于教育界，退休后替出版社编写儿童读物，80年代担任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主任。著有《小小说》以及《冷眼看人生》、《长话短说集》、《自“谈”自唱集》、《哭湿三条手帕》等杂文小品。

放学，人潮在车站内外翻腾。

没有书包负担的孩子脚步飞快如风，咀嚼充饥品，犹如饿虎扑食，像要把整个下午的无聊咬碎。佣仆们张开暗黑的嘴唇，想喊别乱窜快吃，又自觉人群里的卑微才是最合宜的礼节。于是，故意压低喊的贝司，乖乖急急小心地跟上。

白衣蓝裤映得天空更蓝。妈妈替小洋背起军绿的书包，不必赶补习中心的场，知道他只想贴紧框框箱子的卡通片。递给他冰凉的菊花茶。挥挥小手，不要。你先喝。另一只小手钳进大手。不是怕丢失，是喜欢这种感觉。

一个突然、神速的小身影，一个箭步抢前，擦嘴角的手肘不小心碰触了小洋的肩头。

不中。褐色的胶袋掉落在垃圾箱旁。

后面跟着的女佣嗫嚅嚅地以卑微的奴态拼凑尴尬的“sorry”，也算是尽忠的护主招式了。

小洋甩开妈妈的大手。毫不犹豫地奔前，捡起地上的胶袋。重新投箱。妈妈楞楞地停住脚，楞楞地盯住沾了褐酱的小指头几秒钟。行善成功，小洋笑得像一颗小太阳。

脏啊！又不是你丢的……

不怕。他投不中，我帮他。举手之劳。扫地大婶还省工呢！

妈妈翕动双唇，想说设么。惊觉此刻任何的教导，说了都是伪善。

遂抓起那颗亮亮的小太阳，揣在怀里。

午后阳光，照在地上反射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光线。



刘海莲

文学爱好者。

莉莎身材娇小，短发大眼睛，清秀，念高中的年龄。

黄太太嫌她个子小，做不了粗活，又嫌她一脸忧郁，不开心的样子。其实她心里不愿意把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佣带回家。黄先生却说好，样子老实可靠，最适合带孩子。黄太太想到做家务看孩子就烦，就答应了。

介绍所陈经理不断交代莉莎，男主人很友善，更要提防。出了事，自己吃亏，还会被遣送回国。

莉莎牢牢记住。男主人果然友善，对她很好。女主人却凶巴巴的，对她又喊又骂，只差没动手打她。

有一天，她忘了把餐盒放进小主人的书包里，女主人知道了，除了骂，还要扣她的薪水。她哭了，男主人替她求情，说再给她一次机会。夫妻还为此事大吵一顿。

那晚，莉莎想起生病的父亲，几个挨饿的弟妹，她睡不着。凌晨，她起身到楼下的厨房。他看见男主人站在客厅窗前，面向窗外。她流下眼泪，感激的眼泪，他帮她，不被扣薪水，她走上前，轻轻叫了一声“SIR”，投进他怀里，拥抱他。男主人一阵错愕。“你不可以这样！”说完，径自上楼。

过了几天，男主人带莉莎到女佣介绍所，说家里不需要女佣了，说她很勤劳，是个好女佣，请介绍所帮她找一个好雇主，同时把可以拿回的部分中介费转给莉莎。

黄先生办完手续就走了。莉莎看着男主人的背影，就像父亲送她到火车站后，离去时的背影，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鸣哨

父亲是个足球迷，他喜欢看欧洲足球赛，尤其是英超联赛，他追得紧。

父亲退休后，靠一点公积金度日。我每次给他零用钱，他都推辞，说自己偶尔还打零工，不缺钱。他知道我收入不多，除了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教育费，还要供数十万元的组屋贷款。

有一回，父亲叫我陪他到足球场，没有球赛，去做什么？吹哨子，他说要尝尝当裁判的威风。在回家路上，他告诉我找到一份午餐时间的零工，问他什么工作，他笑而不答，我没追问。

一天，我到庙湾小贩中心吃午餐。突然哨声大响，许多顾客冲到停车场，有的把车开走，有的忙着放停车固本。我瞄向停车场，看到一个穿制服的稽查员在停车场出现。

我这时看到父亲，他站在远处咖啡摊前面，颈项挂着一个哨子，神情十分得意。我不敢惊动他，也不敢让同事知道那个吹哨子的是我的老爸。

大选过后几个月，父亲很少在午餐时间出门，他说老了没用，相当颓丧。

我半年后，我再到那个小贩中心，发现停车场的出入口处都装了收费闸门。从车子里的现金卡扣除了停车费，闸门才自动打开，让车子进入停车场。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散文集《园边集》、《鸡蛋花下》、《乡间小路》（1997），微型小说集《我不要胜利》、《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几个月来，建筑工程小承包商罗伯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一忽儿回家草草地吃饭，草草地冲凉更衣，然后一闪便消失无踪，不过三更半夜不回来。有时，甚至没回家用餐，直接到凌晨两三点，才见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二话没说的倒头便睡。

罗伯嫂看在眼里，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拦着他问了好几次，答案几乎一样，现在工作竞争激烈，不多点应酬不行。罗伯嫂当然不全相信，因为，罗伯身上一点酒味也没有。

银行共同户口里的存款越来越少，最近更是有出无进，眼看就要见底了。罗伯说，账越来越难收，工地开销不能不给，说不定得要借高利贷应急了，说得罗伯嫂心惊胆战、神不守舍。

罗伯嫂伤透脑筋，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更令她起疑的是罗伯近来连碰都不碰她一下，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现在市面上报章上频传男人外遇消息，包二奶养小三的风波故事一箩萝。从种种迹象看来，罗伯有外遇的成分极高。

事关重大，罗伯嫂硬着头皮花钱委托私家侦探帮忙。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很快便有了结果。罗伯每天不是到私人俱乐部就是到圣淘沙、金沙赌场玩老虎机。

齐人悲歌

胡二爷得了胰脏癌，已经是末期了，大概只能存活两三个月。和他一起生活的三姨太和孩子把他送来这座陈旧的疗养院。名目上说是来疗养，胡二爷的感觉是被遗弃。来之前几天，他不时听见三房大儿子和大房大儿子在电话里为疗养院费用争吵得很厉害，似乎大家都不要负责，完全不顾垂死老爸的感受。

在疗养院的胡二爷，心情颓丧，不能安眠。半个世纪前，他在村里经营商店有方，和太太孩子一起生活，蛮惬意的，但因钱多作怪，不顾家人反对，娶了二姨太。过了些年，在风月场中又勾搭上了三姨太。孩子一个一个的出世，少说有一打以上。从此，家庭大小纠纷不断，三房之间的积怨日深。

新加坡城市化后，乡村、大宅院和商店都消失了。三房成员分开居住三处组屋，胡二爷和小三及其孩子同住，此后，三个太太和孩子们之间已如陌路人。胡二爷自放弃商店经营后转而搞投资，不是受拐就是失利，积蓄渐尽，三姨太和孩子们常恶言相向，嫌他太拖累。

两个月后，胡二爷孤清悲凄地离开尘世，但他一手创造的憎恨世界尚散播在人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锡山文艺中心与海南作家作品研究会文学顾问。著有：《琵琶记研究》、《南大在雾中》、《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研究及其他》等。

三脚椅子

林高

她的下属私底下用同一个眼色，鼻孔向上一翘来指代她。那天，年轻人笑咪咪告诉大家，她专用的椅子左后脚的榫眼松垮了——大家等着看她四脚朝天。

她发现榫眼松垮了，居然照坐。留神就没事了——

她相信椅子是护身符。她怀疑椅子是下属破坏的。哼！心里气爆了，却冷着脸看桌面上的古董：比扑满大一点的鼎。在西安街头摊子买的，摊主告诉她是从秦始皇陵出土的，又把铭刻的金文念给她听：一言九鼎。她喜欢极了，告诉摊主她是教语文的，喜欢有文化寓意的东西。高高兴兴买回来摆在办公桌当格言。她凝神看格言。抓起电话，把下属都叫进来，冷着脸对下属讲“一和九”的道理。

下属低头都没在听。年轻人的眼神灯柱似的告诉她他没在听。她听见哼又爆开了，看表，“你们可以走了。”

下属刚把门扣上，里面忽然轰隆巨响，还有茶杯摔破的声音。下属都没开门看，年轻人哧哧忍不住笑……

地铁上

星期天东北线地铁仍然客满。Reserved Seat给一对印籍情侣坐了。女的穿60年代乡下女孩爱穿的蓝底碎花裙子，袖口、裙脚、胸前都镶上花边，男的倒入时，牛仔裤配T-shirt。在异乡恋爱吧，要去哪里玩。男的附在女的耳边讲悄悄话，女的埋头笑。男的抬头看我一眼，有点腼腆，却靠拢又咬女的耳朵说话。甜得很呢。女的仿佛说，我们让位吧。怎舍得呢。男的不知说了什么，女的哧哧笑个不停。他拿我来取悦她了，你看，老头站得好像一座喜马拉雅山。女的大概意识到我在看她。我们让位吧。男的把她的手心抓到腿上来搓揉，干脆咬住她的耳朵，又拿我取悦她了，你看，老头学过醉拳的。女的笑歪了的肩偎在他怀里。忽然，女的侧头用眼角窥，看到我甜甜地看她，羞得几乎把头钻进裙子里。

多美歌站到，小情侣下地铁。我坐在她的位子上，仍听到她哧哧地笑……

林高

曾负笈国立台湾大学并考取文学学士学位，服务于教育界，现已退休。90年代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著有散文集《往山中走去》（1992），小说集《猫的命运》（1991）、《笼子里的心》（1997），《林高文集》（1995）等。

“诗慧，你这次考得不错。”

拿到考卷，听到黄老师的夸奖，72分看起来不是很高，但既然老师说“不错”，那就是好喽。

“笔试你考得不错，可是你的口试呢？”诗慧妈妈真是怕输的妈妈。

因为妈妈的关心，诗慧在小六会考前的模拟口试中，特别留意老师考完后的评语。

华语口试老师说：“不错，你考得不错，现在你可以走了，再见！”

英语口试的 Ms Tan微笑着：“Not Bad. Thank you and good bye! Next.”

小诗慧，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眉开眼笑。

万众瞩目的小六会考成绩出炉了。校长开始念名字，从最高成绩念起。可是，过了很久，才听到“林诗慧”的名字。

小诗慧走上台，结果成绩单：221分，这么差，学校最高分是她的好朋友蓝心如：283分。“哇——”小诗慧一下子就哭出了声，她泪流满面地扑进坐在后面家长席的妈妈，小诗慧一副纳闷的脸看着妈妈，妈妈的脸比小诗慧更加纳闷。

探亲

放下电话，深深叹了一口气，美芳无奈地看了丈夫老梁一眼，

老梁反应快，一下就明白了，也叹了一口气：“你不用说了，儿子还是不算回家过年对吧？”

“是啊，他们说，国外工作忙，西方人不重视华人的什么春节，也不准请假。唉，都怪我们，非要送孩子到大老远的美国读书。老梁，我有个主意你看好不好？要不——我们去美国看儿子怎样？”

“你说得容易，就咱俩？只会说华语和福建话，又不会说阿毛的话，我们两个老人家去美国，开什么玩笑？”

“老梁，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们新加坡人，就算不会说英语，听别人讲英语也听会了。你不答应，我也要去。儿子不回来，我们就去看他。不可以咩？”

老梁想了想，也觉得老婆建议不错，再说，他也很想儿子。

老两口说到就做，当下拿了一直舍不得花的积蓄，定了票，拿着儿子寄来的一个信封，千辛万苦的在年关之际，从新加坡飞到儿子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家。

可是，儿子给他们老两口子吃了一个闭门羹。

“叮铃铃……”老梁手上的手机响了。“爸爸，你们在哪儿，我现在已经回到新加坡，在家门口等你们一起过除夕，我要吃老妈做的火锅。没有答应你们让我回家的要求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什么？你们在家门口，我和你妈现在在……”因为太突然，老梁语无伦次，美芳也激动不已，哭了起来。

你看，我都没有怪你非要来美国，你哭什么？”

“我是高兴啊！儿子还是我们儿子，他没有忘本。走，现在我么立刻返回洛杉矶机场，搭飞机返回新加坡，如果赶得及，我们还是可以和儿子一起吃大年初一的团圆饭。”



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学教师，著有散文集《走近狮城》和《生命中的温差》。

门里有人——说闪

佟暖

小时候的老房子，门上有两条木栓。
在外贪玩的他，眼睛先往门缝里窥探。
敲开门后，最怕妈妈手上的藤鞭，迎头挥落。

后来，老房子拆没了。新家的门在楼层上，卡着一只铁锁。

夜里还坐在大厅上翻报纸的爸爸，戴老花镜瞪他。
他放下背包，赶紧从厨房里端出温热的饭菜。

成家后的新门，门上留一只洞眼。
门铃响起，她的黑眼瞳遮断灯的冷光，接着咣啷地卸下门链。

他进门后一边脱鞋，一边细心地解说所以迟归的细节，怕她没听懂，怕她瞪眼。一直到——

他不知不觉也戴起老花镜，开始瞪着等着，等着瞪走进家门的孩子并装出酷似自己的凶模样。但世道变了，她说你再凶孩子干脆不回家，我咋办？

他只好自个儿冷笑。
若干年后，总爱管他的老伴悄悄地先他而去。
他一站到门外，还是习惯性地先敲敲门，等上几分钟。
他始终相信，门里有人。还说别怪她，人老了耳朵不灵。

——且说那一夜，听见门外有人；他侧过身子，两眼凝望

着养老院的自动门……

（凌晨，女看护看见床上冰凉的他那半握的手掌上仍然曲折着的食指头）



佟暖

祖籍福建文学爱好者，曾获得第四届金狮小说组佳作奖（1989），2011年度金笔奖小说组首奖及诗歌组次奖。

上星期天，正是清明节去踏青的最佳日子，因为家中大小，几乎大部份家庭成员都一致表示：趁小荔和大铭从澳洲回国度假，可以让他们兄妹能一同去拜祭太爷爷和太奶奶。

小荔与大铭知道大家于来临的星期天要去扫墓，已表露他们的内心期望了。其实，个个都知道，太爷爷和太奶奶生前是最疼爱这两个男女孙。

今早的天气果然是很好。十几个大小坐进租赁的一辆迷你巴士上，一路上谈笑风生，一路翻查已备好的香烛金银和供品。

今年，比往年踏青确实有了更多朝气，主要是小荔和大铭带来的。因为，大家已有三年的时间，没听到小荔与大铭的活泼说话了。

在车上，堂哥和堂姐们的共同话题，好像都回绕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与生活习俗上。

可晴这小妮子，却突然间从车后念起：“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古诗句。一向不多说话的可静，像是不服气的指出：“太阳公公不正捧着笑脸迎向我们，哪有‘雨纷纷’的情景？”

可静一闭了口，在澳洲攻读牙科的小荔，她却接着背诵曾读过的诗句：“夏日炎炎正好眠”，让大家笑在一团。

打量一番，只听见满头白发的大姐姐，以严肃的口气对大铭说：到了山上的墓前，要记得提醒她：

“那放在小罐子里并已写好的十个阿拉伯数字”。

此刻，不知大铭有没有听在心里。

偷吃

张老伯和张老伴两人都白发苍苍了。依张老伯自述，他今年是七十八岁高龄，而老伴是七十六岁。两人结婚时，他是：二十岁，她是十八岁，当年双方，正处在叶绿花红的时期。

张老伯首次对着我，并毫无顾忌地说：“他的父母都是‘正宗峇峇’和‘正宗娘惹’。父母俩人比他更早结婚，那时，整个社会还没设有婚姻法令制度，只要双方父母同意，其男、女两人，彼此一起点头就可办婚事了。

我说：“你和你父母的时代，全是‘自由结婚’，而没经过‘自由恋爱’。”张老伯连想都没想就立即回答：“是，双方都没有拖泥带水，干脆利落。”对着张老伯，我带着俏皮的语气回称：“你还未握起榴莲吻吻香味，就直接剥开吃榴莲包了。”

张老伯此刻笑得很真痴，并且再做快而妙的回话：“我的爸爸一生不止只吃一个榴莲。我和爸爸的不同点，是喜欢偷吃不同品种的榴莲。”



原名陈川强，资深作家，锡山文艺中心主席，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

4月1日这天，她请了病假，到诊所时忘了说哪里疼，也忘了医生批了什么病，总之，拿了病假单，回家就合法地大睡一觉。

说也神了，竟然接着前一晚的梦又做了一场。

话说前一晚，她梦见了少女时代初恋的情人，场景和人样清晰极了。梦的内容是一场聚会，他们见了面，还自然地谈了起来，后来怎么谈到同一张沙发上就记不得情节了，但很肯定他当时夸了她很漂亮，比以前更有韵味和才气了。等她醒过来，眼角湿润了。

这次，场景变成是一次会议后的午餐，那个棒打鸳鸯的她的父亲怎么也跑到梦里？父亲是来通知她，那人来了一次电话，想找她，父亲说她出国了。

但，她还是在午餐的时候看见他的身影，她没敢正视，想转身走，被叫住了。他说这次来狮城是开会，没想到接待单位正是她所在的公司，他还顺便告诉她，这十几年一直都在找她，可没人回应他的问题，朋友们都是数落他有宝不会珍惜，找个绣花枕头当老婆。

她睡不着了，醒来喝了杯冷水，想起公司要她要给新、马、中三地的出版社社长伉俪发邀请函，来狮城参加新加坡文学四月天活动以及老板的私人答谢宴会。

打开老板发来的电邮，她愣住了，在一连串的邀请名单中，确实有同名同姓的他和他的太太名字。

上司

她是她的上司，异族。

他教他的母语，坐在主任办公室；她也教她的母语，坐在教师办公室。虽然她不懂他的母语，但很尊重他们的文化；他也不懂她的母语，但也很欣赏她们的文化。

工作上交流其实不多，有也是简单的英文，OK这个词语是很常用到的。

他很想带领他们做一些教学法的教研，可一直有心动没有行动，因为他的班只有几个异族学生，他担心教学的案例缺乏说服力，很多任务布置下去了，却没法很漂亮地完成。

她也很想告诉他她们的实际困难，可是每次到了关键时候，谈话内容都跑题了，原因是她的英文太蹩脚，他没法抓到重点，结果还是白谈一场。

他一向认为作为管理人员，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关键是要有管理的方法。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不是管理人才。

她一直相信，外行不能管理内行，除非中间有一位强有力的执行员，但目前她的部门没有。

她最后提出转校申请，原因是和上司沟通有困难。

太多的OK其实是不OK的。



文学爱好者，现为中学教师。

整整花了二十年他们又在一起了。

二十年前正是十八九岁的青葱岁月，他是校草，她是校花，一个才华倜傥，一个千娇百媚，大家都认为他们是最登对的一对，金童配玉女的绝佳组合。但是临近毕业之际，却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吵嘴，两人选择了分手。后来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周游世界做生意，她成了一个红得发紫的明星，粉丝无数。

二十年后的不期而遇，却是两人刚刚遭遇重大打击之后的奇迹。他，刚刚投资失败，合作伙伴卷钱走人。她，流言蜚语缠身，演艺事业一落千丈，正淡出公众视野。他结了婚又离了婚，她有过三次短暂的婚姻。他遇到了她，她遇到了他。二十年后，又走到了一起。

划了一个圆，又回到起点。当初的分手，是因为有太多的选择，现在的牵手，是因为没有了选择。

“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一个问一个，

“如果不用二十年去选择，也不会有今天的选择”。

选择太多，就没有了选择。没有了选择，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接下来的人生，是否是好的选择？

精彩，未完，待续。

慢城与快城

他从快城到了慢城，因为一场人生突如其来的病患。他是工作狂人，加班无数。他是成功偶像，商界才俊。他的节奏快如闪电，常常因为下属慢一拍，被他骂哭无数回。这下，他不得不慢下来了。

休养生息的日子里，他在慢城的时间是如此的难熬，每天起床、吃药、吃饭、治疗、吃饭、静卧，吃饭、散步、睡觉，看着墙上的钟表一动不动。每天都一样。

三个月之后，他开始习惯了慢城的节奏——清晨的阳光一缕缕洒进房间，院子里的蔷薇花每天多开一朵，隔壁的老人依依呀呀没玩没了的唱南音。每天都一样，每天都一样。

六个月之后，痊愈，回到快城。他很怀念慢城的时光啊，已经慢下来的节奏怎么也跟不上快城的脉搏。

又是三个月之后，他早已找回了快城的感觉，风火轮一样的节奏重新占据了他的工作台历。

在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竟然有几秒钟闪过一个念头——我怎么能慢在慢城浪费半年的时光，不然，我可以做更多事……

慢与快，是人的选择。慢城与快城，从来不选择。



文学爱好者。

白老师的符咒

莞尔

也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开始订下的规矩，每间学校都要安排学生下午留下来“补课”，这“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

放学后接了两通家长的电话，时间所剩无几，白老师狼吞虎咽地啃了两片面包，就匆匆忙忙地赶去“补课”。

五年级的克华写字像鬼画符，这样下去实在不行，补完课，她特意把克华留下来，柔声地对他说：“老师把你这篇作文撕出来，你回家用心地抄一次好吗？”说着，拿出一把尺小心翼翼地那张“符”撕出来。

傍晚五点钟，白老师一回到家就累得瘫在沙发上，手机忽然响起，原来是校长打来的。

“喂，白老师吗？有一个家长到我办公室投诉你撕了她儿子的作文簿……你既然回到家了，那就明天才说吧。”

校长说话还挺客气，毕竟白老师在这里教了几十年书，她的尽责有目共睹。

犹豫了一下，白老师决定开车回学校。

在校门口遇见了克华的妈。

“白老师，我儿子说你撕破他的作文簿。”

“是啊，我撕出来叫他回家再抄一次。”



她从书包里挖出了符咒，
白老师吓了一跳。

“可是，你怎么可以把作文簿撕到这样呢？”说着，她从书包里挖出了那本“符咒”。白老师吓了一跳，哗，怎么撕得像野狗咬过似的，那本长方形的本子扭曲得像一张痛苦的面孔！

这时，克华正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好不天真活泼啊！

“克华，你刚才有看到老师很小心地把这篇作文撕下来吗？”

那小鬼对着白老师调皮地忽闪着大眼睛。

“这小家伙就是这么爱玩！”说着，克华的妈妈亲昵地搂着儿子的肩膀……

生日快乐

妻子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今天是阿东七十岁生日，挨了几十年，孩子总算出人头地了，大儿子是业界知名的会计师，小儿子也是国内闻名遐迩的专科医生。

牛油虾、猪肚蘑菇汤、红烧豆腐、西兰带子和红豆汤。这些热腾腾香喷喷的食物摆在餐桌上，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三尺！这些都是阿东最爱吃的食物。

“妈好久没煮这些食物了。”

“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应该煮他爱吃的食物给他吃。”

“爸爸高胆固醇、高血压、糖尿病，还有痛风，不能吃猪肚、蘑菇、虾、豆腐、红豆和带子！”

“拖了一辈子……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快上香叫你爸来吃吧！”



文学爱好者。

怎样生个好蛋？

张秀美

一年前：

姐姐：小妹，我劝你多努力一点，把蛋下得大一点。

妹妹：姐，我一定，唉，也必须这样啦，不然……

姐姐：这样才好。我不想再失去一个亲人。

妹妹：妈妈已经死去很久啦。要不是因为她年纪大，下的蛋太小，主人也不会杀她。

姐姐：是啊，主人总是说妈妈下的蛋好像鸟蛋。

包装车间：

主人：把鸡蛋放进盒子里，一盒十粒。

佣人：大小都一样吗？

主人：当然放大的，这样会吸引顾客。

一年后：

妹妹：姐，你不是说，把蛋下得大一点，才能保住命。

姐姐：从来都是这样，祖辈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妹妹：真的是太伤心啦。我们的阿姨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她下的蛋最大。现在，她的命也保不住了！

姐姐：不知道为什么，主人近来特别反常，总是告诉我们，尽量把蛋生的小一点，最好是一天生两粒小小的。主人以前最讨厌下鸟蛋的鸡，还大开杀戒，以示警戒。

妹妹：姐，把蛋下得小一点，很不容易，我刚刚才学会下大一点的蛋。

姐姐：你赶快改变吧。否则……

妹妹：等我学会下小一点的蛋，不知道又会是什么局势。

姐姐：先应付眼前的事，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妹妹：姐，不如我们实行AA制，一天下个大蛋，一天下个小蛋，这样最安全。

姐姐：安全？那样主人还不把你当坏蛋处理掉！

包装车间：

佣人：主人，还是把大一点的鸡蛋装进盒子吗？

主人：笨蛋！把小的放进盒子里，一盒十粒。

佣人：好。那价钱照旧贴吗！

主人：不可以，把价格都降一点，这样会吸引顾客。

佣人：每个蛋都小到一半，就贴半价吧。

主人：你存心让我破产啊！降价10%。



文学爱好者。

这位穷困的教士携子来到一座城市，他想博得人们的尊重和布施，他就放出口风，说自己是先知。他失望地发现这里的人们不在乎他。于是，那一天早晨，他坐在最繁华的街头，怀抱儿子，失声痛哭，这样，引起来往居民的好奇（这座城市的居民很好奇），便来询问究竟。教士说：我是个无人理解、受人冷落的先知，我知道我这宝贝儿子死期即近，再过七天，我这宝贝儿子将夭折，想着这个，我忍不住难过了。人们好奇地说：生死难料，第七天，说不定你的宝贝儿子还活着，你何必提前悲伤呢？教士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日出日落不会改变，我的宝贝儿子七天后死去也不可能有意外。人们问：你儿子患了什么不治之症。教士肯定地说：什么病也没有，但他在劫难逃，不会提前，也不会滞后。那七天，人们不断地来观看教士和他的儿子，并无异样，但也赠些食物。第七天，教士狠了狠心，用羊毛毯蒙住儿子，儿子窒息而死——他终于准确地证实了自己的预言。人们亲眼见到他儿子果然无疾而死，立即，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市。人们对他蓦然起敬，特别是妇女。整条街拥挤不堪。人们纷纷前来顶礼膜拜，还向他布施了大量珍稀的物品。那情景，比教士想像得还要隆重壮观，仿佛他掌握了全城居民的命运。

换鼻记

这个完美主义者娶了一个女子，德性、品貌都近乎完美，他确实挑不出比她更完美的女子了。唯有鼻梁不够挺直，他嫌她的鼻子连累了五官中的四官。他就琢磨着怎样改造她的鼻子。而且，他很计较鼻子的不足。一天，完美主义者出门散步，街上，人来人往，他关注其中的女性。这样，他的目光忽然滞留在一个鼻子上边，那女子，打扮得异常高贵，特别是那个鼻子，在众多的鼻子里一下跳出来，多么挺拔、多么端正。可谓鼻子中的姣姣者。他尾随着那个高贵的女子，执着地想：要是这个鼻子按到妻子的脸上，妻子就无可挑剔了。他动了念头，还很迫切，赶上前，拔出腰间的匕首（竟携带刀？）捏着她的鼻子，利索地割下，女子一时没反应过来，竟没反抗，连叫也没叫。他顺手将鼻子揣进兜里，径直匆匆地奔回家。妻子还躺在床上。他掏出刀，割去了妻子的鼻子，并丢在一边。妻子的脸，像鲜花绽放一样。他说忍住、别动，我给你物色了个最佳的鼻子，趁热换上。他去兜里摸。没有。他翻出兜底。没有。他疑惑了，说：我明明把它放在兜里，咋没有了呢。妻子说：你又梦游了吧？他顿时惊醒，说：那是多么完美的一个鼻子呀。妻子捂着缺了鼻子的脸，疼得直哭。



1954年生于浙江余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秘密武器》、《谢志强小小说》、《影子之战》、《魔幻小小说选》等五部小小说集和《与小小说共舞》、《小小说讲稿》两部文艺理论。

回家的路

张记书
(中国)

梁金鑫开着宝马车在省城与家乡的公路上奔驰。离家越近，他的心缩得越紧。

梁金鑫原名叫梁满囤，十年前出来打工。一天，到地摊上算卦，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金，于是，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你别说，这名字一改，还真大发了。

和他的钱财一起膨胀的还有男人的欲望。女秘书珍妮已为他怀孕五个月了，并且检查出是个男孩。他想着，在城里安个家，把珍妮养起来。一开始，珍妮也同意不破坏他的家庭。可是最近不知为什么，珍妮忽然变了卦。警告他，如果不回去离婚，就把孩子做掉。

正当他心猿意马之时，只听得“咚”的巨响，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他听到妻子和珍妮的声音。珍妮说：“姨妈，都是你的馊主意，叫我要挟他与老婆离婚。”妻子责怪道：“我不是怕你当小三受罪嘛！谁知道你勾引的是你没见过面的姨夫呢……”

公章的妙用

吴暨村村长老吴，是个十分精细的人。受他的影响，他老婆办事，也是钉是钉铆是铆。

经济年代，一切都在向钱看。老婆提出，与他同房也要有经济效益。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作出决定，睡一次10元钱。

为了留下证据，老吴与老婆同房一次，就在她的肚皮上盖个公章。每月月底一次清算。

老婆月月有收获，很是欢喜。

中秋这月，他记得与老婆睡了10次，不想一数老婆肚皮上的公章，只有9个，便付款90元。

第二天，他就挨了老婆一耳光，问他小姨子肚皮上的那个公章是怎么回事！

老吴结巴半天，说：“是不是有一次喝酒喝多了，误把来家走亲戚的小姨子当成了你？！”

老婆立刻宣布：“罚款100元。引以为戒，不得再犯。”



生于河北肥乡。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8年后在邯郸市文联工作，先后任《春园》、《新作家》等杂志执行主编。著有微型小说集《怪梦》、《醉梦》和《无法讲述的故事》等。

“偷油婆”之死

徐澄泉
(中国)

一只“偷油婆”死了！

死在某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内，素面朝天，硬硬的。

引发两个公务员的议论。

甲问：这里怎么会有“偷油婆”？

乙答：说明这里也有油水。

甲又问：怎么死了？

乙再答：油水不多，饿死的。

一个过路人，旁听，加入了议论。

“——唉！可怜的害虫，走错地方啦。要是走到楼上，或者楼下，随便哪个门，只会撑死，哪会饿死！”

二人若有所悟。



1962年生于重庆万州。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犍为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诗集《流浪的风》，散文诗集《纯与不纯的风景》等。

赶时髦

阮红松
(中国)

小城最近推出豪宅，一百四十平面，三千块钱一平米，售价四十二万。如此天价，普通市民当然买不起。但普通市民却住得起，为什么？只要预付三万六，月供八百，就可以住。

邻居老赵都四十出头的人了，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不到一千五百块钱。老婆天天嚷着要换新房。于是，他一咬牙，决定也尝尝豪宅的滋味。

我算了一笔账，老赵预付房款后，加上月供八百，他要当近四十年房奴。说得不好听点，他那排骨身子，不知能不能从房奴活到自由身。于是，好心劝他说：“你家七十几个平面的房子，俩口子住着，也可以了，何必去赶这个时髦，当几十年房奴。”

老赵笑着说：“当房奴咋啦？现在是一种时髦。我前半生没赶上，后半生赶上啦。你没瞧见，大家都争先恐后当房奴，怕去晚了，这奴隶当不上么？”

这话让我老婆听见，嘀咕道：“你说哈，不知是别人疯了，还是咱们落伍了？”

我家老奶奶说：“都活腻了。”



男，1992年开始创作，在《长江文艺》、《芳草》、《天池》、《百花园》等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作品获得过多种奖励。现在《流水》文学杂志社工作。

回首向来萧瑟处

李嘉敏

那一年的十二月，冬

一贯的朦胧，一贯的台北，一贯的烟雨霏霏，却没有庭院深深几许的诗意，大门两重锁上，台北人的生活扭曲得只剩下平常：中午12点起身，蜗居在鸟笼般的单身公寓继续庆祝败犬凑身而来。你我竟然在看似规则的生活聊起了不规则的政治，协调协调我们的身段，我们的心向。

“我们要让年轻人有房子住，养得起自己的家……”蔡英文的广告在冷冽的飘雨中伺机煽情。

你向我道起了台湾政治的现况原委，从阿扁的蓝绿党争，有条不紊地按着顺序的轨道说到了小马哥温柔敦厚背后的聪明才智，还有属于台湾人的梦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言论。

“诶，台湾到底有多少族不同的原住民啊？”

跳飞机，非故实故地转移话题。我也只是想借个转折继续往记忆的方向再转身，往更深的深渊里跳去。

那二年的七月，夏

桃园国际机场的某个字还是歪歪斜斜，大牌整体还是全旧不新。我从嫌弃的领地跨足变成回家的依恋。这是所有记忆的眷村。

艰难，这次带着母亲一起走进那艰难的世界，因为。

“八方云集的锅贴好好吃，真不甘心没再回去多一次！”

“下次，我们再来啊！”，漫不经心的我。

“下次去别的地方咯！”，似真心非真心的她。

“花莲的那个金针真可惜，没买到！”

“下次，我们再来啊！”，漫不经心的我。

“下次去别的地方咯！”，似真心非真心的她。

“早知道把三峡老街的豆腐乳整大罐带回来！”

“下次，我帮你带回来”，真心的我。

“这么重，又这么远，不要这么麻烦”，非真心的她，真心地为我。

故地重游的母与女，此行晒亮了晶汗，晒干了苦涩，晒朗了母亲的脸。

纵使不知还需要多少次的飞跃情空才能载完的许多遗憾。

那三年的六月，夏（从台湾回家）

“怎么不见外公，他的病怎么样了？”

“外公走了”，这是她无法形象化而过于诗意的泪崩。

p/s：在刹那变成永恒的平行时空里，我正从台湾跳飞机到韩国。



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第一次尝试写闪小说。

文学创作

散文

在三十年代初，我们离开日本，主要原因是日本侵略东三省，许多侨居日本的华侨，都纷纷离开日本归返中国。我们四姐妹，随着母亲离开户乡，在上海大舅父家作客，逗留短暂时间后，前往香港。那时居住在香港的亲戚，就是祖父、继祖母和他们的与我们几姐妹年龄相近的年幼女儿，她们即是我们的年幼姑姑们。

在香港逗留不久后，祖父说我们该回台山乡下住住；那时期，父亲远在新加坡，在大舅父开设的烟草公司当经理，住在新加坡，原是暂时的计划。

祖父说，我们母女五人（母亲与我们四姐妹）该去台山里昂乡下住一些时日，看看祖父替四个儿子所盖的两幢单层房子，每幢分给两个儿子，我们父亲和大伯父分到一幢单层屋子，我们就住在半边屋内。那是砖屋，一座高大通爽的单层屋子。母亲、我们四姐妹以及帮忙母亲家务的遇姑住了半边屋，另外一半是空着的，因为大伯父与二位叔叔都在香港住。我们只住在一边，屋子是相当大的通爽房子，一进屋便是烧饭、烹饪的一角，一边向内的就是我们一家人住的卧房，另外一边通往大厅，那是没人住的，可是看起来还是清洁的，想是有交托邻居打扫清洁吧。

我那时大概是六七岁吧，二妹、三妹与我之间相隔二或三年，四妹只是个几个月大的小婴儿。乡下一位乡亲，要求母亲收留她的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儿当丫环，母亲给了她一笔钱，就收下一位叫亚环的小女孩，任务是让她帮忙看顾还是婴孩的四

妹。然而她并不是个勤劳的孩子，她只是抱着婴孩四妹，跟我们一起游玩。帮母亲做家务的倒是遇姑——父亲的亲妹，她是一名寡妇，闲着没工做，母亲就请她来暂时帮忙做家务。

在乡下住了不久，母亲送我去当地的学校上学，上了没两天，我便嚷着不肯上学，因为同学们都笑我为“日本女”，母亲次日带着我去学校，对我的同班同学说：“我的女儿是刘显举的孙女，那里是日本女？”也许祖父刘显举在乡下稍有名气，所以同班的孩子以后再不敢笑我是日本女了。

另外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是过新年时分，我们几姐妹都穿着新衣裳和新鞋子，到屋外逛逛、玩耍。等到要小便了，大家跑去村边一座小屋，这是专为村民作为大便储藏的所在地，一入门便臭气薰天，屋内一个大池塘，载满粪便，旁边有木板架着，让人随地大小便，我穿着新衣新鞋，踏在木板上，预备小便。那知一失足，一条腿插进粪池里，我连忙脱了袜子，洗清脚上的粪便，一个不小心留下袜子在粪堆里，惹到全身都臭！过后几天有村民到粪屋时，看见一只袜子在粪池里，还以为是麻疯人在这里大小便时留下的！那个时代的麻疯人是被村民隔离住开一角的。

在乡下住了几个月后，四妹生了一身脓疮，连头上也生疮了，乡下的医生劝母亲说，“乡下卫生条件差，你还是去香港求医吧？”母亲和我们连忙收拾行李，搭火车去香港。离开时亚环的母亲前来，说舍不得女儿离开乡下，母亲见亚环并不是勤劳的孩子，她母亲既然要求把她留下，就让她跟母亲留下了。至于遇姑呢，她回去夫家，没有跟我们去香港了。

在香港住了不久，我那时报读一所附近教会小学二年级，读了几个月后，父亲在新加坡有信来，要母亲和我们四姐妹去新加坡住。我们临行时，告别祖父，祖父说，你们不必带冬衣服去，想必你们在冬季来临时，会回来香港的。我的教会小

学老师，临别时也对我说“新加坡学校水准不会好的，想必你不久便会回港了！”祖父和这位老师都猜错了，我们来到新加坡，一住便住了几十年，直到今天，我们都把新加坡当做我们的家乡了。

刘蕙霞

新加坡资深教育家，在教育部服务30多年，现已退休。著有《石膏与我》、《别做断了线的风筝》、《刘蕙霞文集》等。

我以为没多少人认识雷光夏。预先买了演唱会的门票，数周后再到网站查看，哇噻，售罄了！小众歌手有大众的支持，欣慰。

听雷光夏的歌是华语歌坛百花齐放的1995年左右。当时电台很大胆选播她首张专辑内的主打歌“逝”。大胆，因为雷光夏属非主流创作型歌手，嗓音不算甜美，却有民歌手的质朴与干净。

买了如今已绝版的《我是雷光夏》专辑，聆听之后方知雷光夏不仅歌唱了得，还擅长电子配乐，风格可归类实验音乐。专辑的独特性在当时委实罕见，雷光夏称得上是台湾电子实验音乐的先锋之一。毕竟非主流，不是一听就会轻易接受，当然更不会轻易忘怀。

后来的雷光夏往电影配乐耕耘，依然不随波逐流。电台少播，接触的机会就少了。直到电影《第36个故事》年前在本地放映，为了从大银幕欣赏她的创作而观看。电影音乐不瘟不火，和画面相辅相成，衬托咖啡馆的闲逸和典雅。她也凭电影荣获第47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雷光夏产量不多，她从不在专辑封套上露面。除了儿时的照片，其他专辑采用富有想像力的科幻插图。演唱会当晚终于目睹音乐才女的风采；鼻梁上夹着黑框眼镜的雷光夏温文尔雅，有些腼腆，散发文艺气质。（她的这股气质应该是受了诗人兼画家父亲雷骧之熏陶。）

雷光夏和她的乐队BIT Sound玩起音乐很优雅，或者可以用斯文来形容；时而演唱，时而让乐队弹钢琴、玩吉他及拉大提

琴，谁也不喧宾夺主，各显精彩。我仿佛和久违的朋友相遇，有好一段时间没听雷光夏的音乐了，她一哼，啊，所有感觉回来了。

部分时间我是闭着眼睛聆听她的现场演绎。她的音乐有文学意象及人文情怀；歌声宛如微微扬起的风，吹来

凉意，风止了，留下眷恋。有“音乐诗人”雅称的她说，旅行时会四处收录不同的声音。用音符来素描景物，难怪雷光夏的创作充满画面。认真做音乐的人值得推荐，前阵子我有幸受邀上台FM972《绝对金曲》广播节目当嘉宾，不忘将“逝”介绍给听众们。

英国广播公司BBC有个至今播了70年的长寿节目Desert Island Discs，每周邀请各界人士谈生活并遐想在荒岛上，会选择哪张音乐专辑陪伴。借用此概念，给我选择的话，雷光夏的专辑是首选。只因贪婪音符中流动的画面，空旷地任由思绪自由翱翔。



蓝郁

原名麦专程，平面设计师。作品散见报章及文学刊物，目前为《联合早报》之“新汇点”版做特约专访报道。

南洋一雨，语为故乡

丛卉

2011走得有些缠绵。

可能，是因为阿朵的那首【一人一花】。

爱上一朵花的芬芳，爱上一朵花的倔强
爱上一朵花的姿态，它在黑夜中闪闪发亮

爱上一个人的目光，爱上一个人的家乡
爱上一个人的伤疤，他在记忆的远方

爱上一朵花就陪它去绽放，爱上一个人就陪她去流浪
每个人都是会绽放凋零的花，请留下最美霎那

.....

一人一花。

一生一世。

这样想着，新年，翻涌起许多无奈与感恩，默然交织成一件时光久远的毛衣——手感如昔，往事如昨。

微笑着想起——清早，邻居男生在我泡咖啡时，随手送给我的白水蛋，带着炙手可热的质感；还有隔壁羞涩的90后，举着一袋塞得满满的芦柑，紧张兮兮的笑说新年祝愿……然后，想起诗人的一篇散文题目【与那些温暖的情意相伴】。

这新年的开头，让我怀念童年的邻里邻居——彼此之间

那么善良的靠近，朴素的关心。春夏秋冬的大院里，盛满简单清苦却纯净快乐的日子——那时的爸爸妈妈真是年轻啊。记忆中，时常浮现他们的自行车，停靠于夜，飞转于昼，上班，下班，踏实而自足。而我年少时的小小欢喜悲伤，一直一直，被驮在车后座上，在风中驰骋，后来，在父母的温暖呵护里，在时光的无情流逝中，渐渐生锈。

如今，我在南洋。

一直喜欢朴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开过的那些花儿，早已散落在天涯的我的他们，在这个新年，都还好么？青涩岁月，那些简单到懵懂的情感，真挚而不知所措。我想，每个人，都在那段时光里，不知不觉的错过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美好与珍贵。也是因为错过，而永远记得，绽放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彼岸花。不完美的完美，好贴心的一句话。轻轻地，把那些遗憾一笔带过，坦然接纳——命中所无及所有。

古人曾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刻回味，竟觉内心无比辽阔，袅袅升起一种天大地大，人海相依的感动。知己也好，邻人也罢，在这新年旧岁，总应为某些共鸣而静静动容吧。

新年，总是被故亲故旧的情感所占据。

漂在南洋，北方更北。与多年旧友漫步在克拉码头，雨湿的河畔，淋漓的感念。“离家在外，这是第几个春节？”仿似在彼此心间无声叩问。我确信，我曾听到。克拉码头的风情，是我眷恋新加坡，举足轻重的情结之一——东西南北，随聚随散；漫不经心，漫步经心。

落座“胡同”店家。

古旧的壁画，古旧的木椅，悬坠的红灯笼，老北京的气派。年夜饭，在南洋水边的“京都胡同”里，粉墨登场。以茶

代酒的新年祝愿，让我隐隐感伤。只因，我们所说的快乐，正在时间的作用下，越来越模糊不清、欲辨难辨。快乐，不再只是一个表情或心情那么简单。

沿着新加坡河，我们走向滨海湾。这一路，走得好享受。灯光水影下的话题，柔美到不得不挂上微笑。两个来自北方的女子，在除夕夜，同行于南洋水湄，好像电影里的画面。春到河畔，喜气洋洋。置身于人潮之中，被一个又一个笑容所动——这是我们共度的新年，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龙年，蕴含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于是，我们都随之：“心存高远”。

繁华，为何终要落尽。

热情，为何终将熄灭。

归去时，天空飘满细雨，女友在旁细语：“看，飘在路灯下的雨像不像故乡的雪？”

“像，真像，那种细细的清雪……”

我们仰起头，望着……望着——南洋此夜，像雪的雨。

真的，这一问一答，如此自然，就亲近了南北，贴近了漂泊着的两颗心。

试想，多年以后，自己依然会站在南洋雨中，记起今夜的雨雪之说；亦或伫立于飞雪故乡，想念曾经共度的龙年除夕——入夜时分，那句将“南洋一雨，语为故乡”的，既浪漫，又深情的对白。

丛卉

活跃网站版主，现旅居新加坡，近著有散文集《岛·语》。

豫剧欧洲行

蔡曙鹏

二十年前，到北京参加亚洲戏剧节与学术研讨会，聆听鸿儒论艺、观赏名家汇演，至今记忆犹新。就是在那次盛会上，遇见了来自河南的虎美玲。她和同年龄层的裴艳玲、白淑贤，各自演出拿手戏，获得专家与观众的激赏。

当时，虎美玲演出的剧目是《大祭桩》。想不到二十年后，竟有机会与刚卸下郑州市豫剧院院长的她，合作把《大祭桩》带往意大利三个城市演出。虎院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十人演全剧。大部份演员要兼演几个角色，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欧洲展现豫剧风采。这次能与豫剧续缘，得从去年在台北与河南省文化厅康洁副厅长巧遇说起。

当时康厅长和我都是台湾豫剧团的客人。短短半小时，谈成两件事。一是促成在去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当代亚洲豫剧风采汇演与叙述研讨会》。一是在今年5月，将《大祭桩》带往意大利巴尔剧团主办的‘多元文化戏剧系列’演出。

《花园谋杀案》

经过与虎院长讨论，决定由我将《大祭桩》缩编为一个90分钟的戏，并改名为《花园谋杀案》。主人翁李彦贵因为丫环春红在黄家花园被杀而蒙冤下狱。这个情节，也是戏的中心事件。巴尔剧团的创办人卢卡也说，《花园谋杀案》戏名就吸引人！

在意大利巡演的第一站是南部的美丽山城阿韦利诺。第一个早上，在明媚的阳光下抵达了巴尔剧团。市电视台的记者与摄影组早在那里等候。虎院长接受访问后，马上进剧场组织排练。

早年拜师常香玉的她，《大祭桩》是代表性剧目。可以说虎院长较全面地继承了常派艺术的精华。因此她也希望学生连德志能努力学好常派艺术。看到学生的进步，虎院长难掩心中欣喜。但总希望后辈能精益求精，不断进步。她对小连说：

“‘哭楼’是重点唱段之一。具体内容是黄桂英对父亲攀权贵、丧天良、借刀杀人的愤慨与怨恨，才会唱出‘恼恨爹爹心不正，你伤天害理绝人情。’黄桂英更因为自己吩咐春红半夜到花园赠送银钱给李彦贵，导致她莫名其妙被杀害，又使李彦贵蒙上不白之冤。黄桂英对此悔恨交加。”虎院长对小连说，：

“你要理解黄桂英此刻的伤与痛、怒与愤。同时又有一种无奈。然而最后她还是‘拼上命也要上苏州城’。情绪上错综复杂，要在唱与中表现出来。”

首场演出，座无虚席，观众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虎院长谢幕时非常激动。“虽然语言不同，大家看懂了我们豫剧。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交流。”卢卡回应道：

“是您们以精湛的艺术说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很神奇！演员们的表演太美了，服装太漂亮了。”

第二站是萨利诺大学。这所在坎帕尼亚山区的大学，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在蓝天白云下，空气清新，环境特别好。演出前，只见虎院长穿上了练功衣走圆场、练水袖。练完功她又吊嗓子。正是她常练苦练，练就她台上一举一动的轻松自如。练到观众只见表演出神入化，不见技巧斧凿痕迹。虎院长这种毫不懈怠练功的毅力，正是许多年轻演员应该学习的。这场演出，来了好几位‘不速客’。意大利剧协主席桂多先生，从离开萨利诺大学五百公里外的北部城市，赶来看戏。他看完戏后，激动地走上舞台亲切地接见了演员，与演员们合影留念，并对台上的演员及台下的观众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讲话。桂多先生上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这台戏演技精湛、色

彩艳丽、功力深厚，非常好，非常好！”意大利著名演员玛讷从罗马开了三小时的车，带了她的来自秘鲁、墨西哥和西班牙的画家、舞台美术师来看豫剧。她对卢卡说：

“你要多办这样的演出，让我们多了解中国戏曲！”萨利诺大学的戏剧系的学生对翟明霞和王雪鹏表演的把子功很感兴趣，也想比试比试。桂多主席告诫他们道：“如果你们要学中国戏曲的开打，达到这个程度，没有三五年的功夫是不行的。”

第三场演出在那不勒斯市中心一间以演出实验剧为主的剧场。为了给学生锻炼，虎院长决定让小连演全场。艺术总监卡罗杰萨多看完演出后，情不自禁地向虎院长行个礼，拉着她的手轻吻手背，说：

“豫剧很有特点。您的演员太棒了。在情绪激昂时唱得那么快、那么多字，像是在唱，又像是在说话，如泣如诉，很有戏剧的爆发力！我们西洋歌剧也有这样的表现方式，我听得过瘾！”当晚那不勒斯大学一些师生也来看戏。因为有意大利文的翻译投射在舞台上，他们看得明明白白。其中有一位教授说：

“您的戏，有些角色重复叙事，从西方戏剧的角度看，会认为拖慢戏的节奏，但我们看戏时没有这个感觉。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些重复叙事，其实也是用来抒发角色的感情，强化人物的个性表现。例如黄桂英见到从来没有见过的婆母时唱的那段戏，就是个例子。她把观众已经知道的事情唱了一遍。但最重要的是最后她唱出：‘不顾丑，不顾羞！不顾风吹雨打冷飕飕，也不顾爹爹将俺打，也不顾闺门女未上头，抛头露面苏州走去祭桩啊’。这样我们就更了解黄桂英的对李彦贵的情深意重。”

意大利演出结束后，郑州市豫剧院又续程北上到奥地利演出。由孔子学院组织在维也纳大学大堂演出。演出前我向前来看戏的大学师生与公众人士简要地介绍了豫剧的特色。戏开

场后，台下鸦雀无声。但每逢精彩唱段结束时，观众必定报以响亮掌声。特别是《路遇》一场，让观众看到虎院长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忠于爱情、忍辱负重、孝顺善良、通情达理的中国古代闺秀的完美形象。她柔肠百转的唱段、出神入化的水袖功、行云流水的圆场步，赢得一阵又一阵雷鸣般掌声。演出结束后，中国驻奥地利使馆郭金秋、陈杭柱两位参赞，孔子学院院长王静都上台祝贺虎院长及全体演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虎院长说：“我们相识二十年，第一次合作，走万里路。这是缘分啊。”我说：“这是新加坡亚太艺网和郑州市豫剧院的第一次合作，也是一次在异文化地区传播中华戏曲的艺术之旅。今后，我们要再一起创造新机会，让河南豫剧在海外花开处处！”

蔡曙鹏

知名学者与表演艺术家，新加坡戏曲学院院长。著作包括《剧场舞话》、《东南亚戏剧》、《东南亚舞蹈》及《华族戏曲：变革与创新》等）。

儿时曾饮韩江水

李英群
(中国)

读画家林墉的印谱，我发现他常用的印章中，有三枚闲章印文相同，都刻着“儿时曾饮韩江水”。

这印文表面是一句大实话，我却觉得是一行诗，背后有丰富的内容。写这诗的人，出生在韩江边，长大外出打拼，却时时思念着故乡。这行诗完全可与李白的《静夜思》媲美，一样有“低头思故乡”的韵味。甚至可以说林墉对故乡的思念比李白强烈，因为他再三重复着这种情怀。

儿时曾饮韩江水是潮州游子们的共同心声，是浪迹天涯的潮人思乡曲。就说林墉吧，他生活在离潮州不远的广州，但每次与他聊天，喝着工夫茶，讲着潮州话，他的话题总离不开潮州，他的闲章还有“我有乡里潮州”“葫芦山下龙虎门”“拍铜街头铁巷黄”“铁巷弟仔”等，无不散发着浓浓的乡情。

今夏的一个夜晚，我与三位潮籍画家结伴拜访林墉。其中一位是他初中同学，话题很自然进入他俩的母校，对当时的老师，他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情款款，意深深，语切切，思幽幽。他谈到多才多艺的庄华岳老师代授一节物理课时的生动情景时，充满崇敬；说及他的班主任在危难之际帮他脱险时，无限感恩。朋友们总说林墉会聊天，我想“无情未必真豪杰”，无情未必能聊天！每谈及潮州，他总是一泻千里，小巷墙边的石条，邻居围墙上的花草，无不令他难忘。他吩咐读他的书者用潮州话读，他嘱咐潮州年轻的画家们多画潮州风物，潮州文化是他的母乳，韩江水哺育了他，浇灌了他那灿烂的艺术之花。

那晚他送我们每人一套刚出版的《林塘七十》画集，共三册，很厚很沉。(后来我称了一下，共18市斤)他与夫人苏华站在大门口，一直送我们下了楼梯，他对家乡的来人的情也很厚很沉。

回到儿子家中，不顾夜深，急急翻阅。我的目光在他的《我想潮州》《只看小山想潮州》和《金山顶上一瞬》几幅画上停留了很久，其中后一幅的题识“金山顶上一瞬，六十有五时忆记，是也笑笑并记之”，读后引起我的别样乡愁。

我忽然想起，这一刻，满怀乡愁的应该还有一位也是儿时曾饮韩江水的95岁老人，身在香港的摄影大师陈复礼先生。就在不久前，春节前夕，我带着一对潮州柑(大吉)，到香港去拜访他，感受了他那浓浓的乡愁。

儿时曾饮韩江水的海外游子，都有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故乡情结，年事愈高，思念愈深，大约十年前，陈先生在潮州购了一套房子，决定以后常回来住一住。2004年的某一天，我到他的潮州寓所去拜访，以后成了他府上常客。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到南门下五脚基去品味潮州小食，那晚天上有月，他说他特别喜欢街边小吃的情调；我和友人洪钟陪他去饶平海边采风，中午就餐，他专门点了一道生腌蟹，说这是



儿时曾饮韩江水是潮州游子的共同心声。

他童年时的最爱。那段时间在潮州，总见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他因为77岁那年去巴西拍摄瀑布，船被巨浪撞击致他胫骨骨折，2006年旧伤复发，回香港治疗静养，行动不便，再未来潮州。但每次通电话，他都说要来要来，一晃五年过去。今年春节前夕，我专程跑去香港，在他三弟陈复疆的陪同下前去拜访。

他比四年前清瘦了些，听觉也不太灵了。他问起潮州几位小影友，提及五脚基小食，并说中午就要请我去吃有五脚基情调的大排档。谈话间，复疆先生提到有潮州朋友索要他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幅《凤凰台远眺》，对用远眺作题目不甚理解，因为从画面看并不觉得远。陈大师听后欲言又止。我猜想：“远眺”是他的主观感觉。因为他看到的凤凰台不是韩江江心那座残楼，是故乡；他站的地方不是拍此相片的湘子桥头，而是泰国、越南。那些年，他客居异域，有家未得归，曾把思乡之情寄托在一幅《彷徨》的摄影上，他的题识是“漠漠江汉上，日暮欲何之。”我想他当时心中一定填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发人愁”的滋味。我把这猜想说出来，陈复疆听后拍了一下大腿，陈大师则不断点头。游子无时不思乡呵。

原先我们约定探访半小时，怕老人家太累。交谈中见他精神很好。持续了一小时才告辞。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到秋天，我能够自己站起来，我就去潮州。”语气坚决，眼神充满向往。

在现在的条件下，从香港来潮州，对一般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对陈先生来说，却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成了他今生奋斗的最大目标。回到广州，我把陈先生的愿望说给几位潮州年轻人听，他们大为不解：他的直系亲属都不在潮州，回去

干什么?我想,对陈先生来说,不为了干什么,就是要回到韩江边,儿时曾饮韩江水的他,那里是他心灵的家园。

2003年,林墉有一幅画《曾饮韩江水》。画面是韩江上的木船,江岸浓密的榕树和盛开的红棉。王锦葵为其所配的诗被林墉题在画上:

儿时曾饮韩江水,
万里凌云敢作为。
文章事业丹青笔,
报得寸晖心无愧。

朋友,读这首诗,你是否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

李英群

揭东县玉窖镇半洋村人,1936年生,国家二级编剧,著名潮剧作家、潮州文化专家。曾任潮州市潮剧团任副团长。主要作品创作有潮剧剧本《七日红》、《两县令》等,出版有散文集《情系故里》、《韩江月》及小说集《天顶飞雁鹅》。

文学创作

新诗

我知道，那是你呀母亲
化为一身斑斓
在吃年夜饭时飞回来
跟我们团聚
虽是天人分隔，毕竟亲情挡不住
感觉就像当年
你指着门扉上的大蛾
说那是我爷爷
趁新年回来探望他的子孙

从你微微颤动的双翼，我看见
好多亢奋的信息
向外涌出，如雨后的鱼群
而在我眼里兴风作浪的那则
味道是酸的
下雨了，火锅开始沸腾
今夜我们从汤里捞起来的
每一片，每一块
必然都是
滚烫的记忆

那是什么？小孙女突然指着你问
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你叫我如何
如何向他们解释
是他们从未见面的曾祖母
以及化身归来的传说？
转头却看见
妻脸上倏地闪过一抹神色
灰云似的，微微
有些湿润
我知道那是节日的，不关油烟

窗外
雨越下越大如你教会我唱的一首童谣
我在灯光里找到你的微笑

梁钺

原名梁春芳，毕业于南洋大学，退休前任职于教育部及教育学院，曾荣获新加坡书籍发展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著有诗集《茶如是说》（1984）及《浮生三变》（1997）及《你的名字》（2011）等。

意到尽处的心绪
不必再为捕风捉影的岁月凄怆

落叶的黄也是一张自然的异彩
放纵诗潮 宽阔自己
那些已成为凄风和冷雨
远去的现实 以及
握别黄昏后的落寞……

在庄严的悼念中
一次回首 千言万语说不尽
而岁月 已不再浪漫

且将重逢写入诗情斑斑的梦幻
是一厢情愿也罢 真挚 也罢
只要能铺盖一程生命
将那末端的不归路
洒以云隙中的呼唤声
飘浮于参天的一片青葱
当木麻黄的千万针叶
仍向东海岸的白浪招手 谈天

长风葛

原名李三锋，5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诗集《穿上阳光》、《拥抱的感觉真好》等。

背阳坡

朱德春

人们讴歌向阳的山坡
山坡上繁花织锦
绿草苍苍
闻声而至的红男绿女
最爱锦上添花
他们或歌且谣
或扭或跳
飙高音太刺耳的歌功颂德
把洒满阳光的谧静之地
喧闹得令人心烦气躁

一股厌烦的情绪
忽然袭上心头
促我快步走出喧嚣
来到另一边的背阳坡

我发现
人迹罕至
被攫夺去阳光的背阳坡
岩石上的藓苔植物
溪壑边的蕨类
正静静地疯长
比阳光下的花卉
生命力更加顽强

朱德春

1951年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诗集《把话藏在年轮里》、《砂话》。

楼梯

——给画家广户绘美

阳光驱赶着楼梯上的黑暗
我感到时间的洪流
正顺着楼梯泻下
湮没沉寂的空间

一只握着画笔的手
如同擎着光芒
让楼梯在黑暗中还原
把立体的现实变为平面的抽象

我为阳光在楼梯上的反光
感动。人生多么像
那飘动在反光里的云朵啊
随着太阳的移动，变幻消失
然后又随太阳的升起而重现

楼梯是一种秩序和规律
把奥秘深藏在它的哲学里
楼梯是一种沉默
它默默地承受着黑暗和孤独的压迫

楼梯有很多种结构和质地
陡和缓、宽和窄，木头和水泥等等
但它们厉行的职责只有一种
上：缩短你与太阳的距离
下：让你走进地平线或辽阔的大地

楼梯是一道暗器
停电的夜晚，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
用脚步试探着它攀缘
楼梯也是一把椅子，有时
供我们坐着歇息或生闷气

我们常常忽视楼梯的存在
其实，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楼梯
它时时考验着我们：
是否上得去还能下得来

盲流

至今，这个词
还时常像一道极光
在我的记忆里闪亮

那些年，我很年轻
像一匹健壮的马
被时代看不见的鞭子
赶到了荒原

荒原上除了杂草丛生的野地外
也有几座秃山
它们总是挡住我
远眺的视线
让我的乡愁在荒原上
飘荡。当然
秃山也阻挡着飓风
带给我一种漂泊的安全感

那幢面朝南的
我住过一段时间的屋子
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依旧红砖木窗
孤零零地忍受着风吹雨打
和狼嚎声的恐吓

就是在这座房屋前
我与盲流不期而遇
他来自山东
满脸粗壮的胡须让我辨不出
他的年龄

有一天，我们混熟了
他送我从潜伏着怪物的湖里
捕捞出的老头儿鱼
并小声告诉我
他是一名逃犯

想起他眼神里藏满的恐惧
我就会看到
世界可怕的一面
我不清楚他犯有何罪

几十年过去了
我突然想变成一匹马
去荒原找他
哪怕找到的是
一堆白骨或一座坟墓

与鸟有关

飞来飞走
其实是鸟儿们自己的事情
但这一举动总是牵动我的思绪
包括它们有时听起来像唱歌
又像恸哭的鸟鸣

阴霾的日子，它们用翅膀驮来
远方的阳光
暖亮我灰暗的内心
天若放晴
我阴冷的室内又因它们的
啾鸣而充满生气

活着的鸟
见证着我的死亡
静止在画册中的鸟
感受着我的鼻息和目光

即使在黑暗的梦中
鸟也犹如闪电的精灵
留下歌声后隐去身影
让我记不住它们羽毛的颜色和眼睛

我常常面窗而坐
想像中的鸟
便带领着一场暴雨而来
猛烈地抖动翅膀
像滂沱的雨滴
砸向大地

它们常常饮水和洗足的河
变得乖戾
河湾疯狂地长草
让毒蛇的嘴潜伏其中
让弯曲的河水流过树冠
和枝丫间的鸟巢

而所有的这一切
都发生在一层透明的窗玻璃间
薄而脆弱的玻璃
是我与鸟和世界的距离

有一天，从树顶上飞走的鸟
像一团火光
一闪即逝
它留下的一声长鸣
让我平静的心为之一惊

田原

中国河南人，1991年远渡日本留学，现在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任教。先后在内地和台湾出版过《田原诗选》等五本诗集。诗集《石头的记忆》获得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出版有《谷川俊太郎论》等多部文论集等，新加坡作协也出版了田原翻译的谷川俊太郎的诗集《定义》（2007）。

两个世界（外两首）

秀实
（香港）

生命消耗著如疲累的果实开始腐化
我怀抱简单的思想静待烟消云散的终结
世界如此的轻，如此的飘浮在如流的岁月里
我浮游的鳍翅在南来北往中抖落了色彩

让一切前尘往事都停止它的喧闹
肉身腐朽前所有的苦乐无非是一种悔疚的痕迹
引证了我末日来临时的幽居独处
躺下来的是肉身，当黎明降临时
你把你的前生和欲念都唤醒在绵绵春雨中

卷梦

用酣梦把整个夜空连同星子卷起
晾挂起的袖子便随晚风飘落在无尽的天井
那时你也在梦里而你感到如水的凉意
有破碎的时光掉落我们迷失在明日街角的相遇中

废墟

那个残余下来的废墟埋藏著我永恒的悲伤
粘连著的建筑支架在风雨中危危欲坠
只不过是简单的意念却因为纯洁而
有了强大的引力，如一颗星体的诞生
所有的横竖直曲都寄喻了今生的苦厄与来生的祈盼

蜻蜓的折翅夜鸦的失声与乎
弥漫在空间内一种末世的氛围
我诠释了最忧伤的存在并预告了
摆脱不去，将会是孤寂的，在废墟中老去
窗外总是一阑栅的月色遍照江湖沧桑

终于，我是溘然而逝在这个虚幻的城市中
没有一双翅膀惊惶拍打也没有一场雨水悲恸洒落
街角仍旧霓虹闪烁你们的身影仍然亮丽
无人知晓这个废墟了也无人能过度到明天
所有的，都在繁华中诞生也将在繁华中殒灭

秀实

香港诗歌协会会长、香港圆桌诗社社长兼《圆桌诗刊》主编。
著有诗集《昭阳殿记事》、诗评集《刘半农诗歌研究》等。

春天的雪(外一首)

刘华
(中国)

深深浅浅的脚印
印在雪的老式复印机上
好象有飞鸟来过
生命里已下过多次，我还是如此
不能自拔，就像许多事情
总有理由让我深陷其中，并且
找不到借口通向安全出口
站在雪地里，静静地
像一个傀儡禁锢在雪地上
没有人与我为伍
雪花依偎在我的怀抱
像报答一位知己
美丽的季节这样落下来
积雪愈来愈厚，以狂草的姿态

旧毛衣

一段梦，当老了之后
你还记得，然后……
你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这是一部我知道
名字的中国电影，也对其中
展现出来的意义
像衬衫上有几颗纽扣
一清二楚。在吉他和歌声里
赢得的眼泪，除去虚伪
一个人从身体里走出来，真实的
甚至不给你任何安慰
关于旧毛衣，也是
从那以后想起来的，我想念每一个
母亲编织的夜晚，落满灰尘的
旧毛衣，在潮湿的衣柜里
比许多梦走得更远

刘华

江西省青年作家协会组织部副部长，诗作入选2010年度《中国先锋诗人作品选粹》、《心海流淌的爱》等选集，现为《80后文选》编委，曾获得江西省大学生五四诗歌原创三等奖，全国“首先杯”大赛优秀奖等。

露珠

阳光的照射
结束了
短暂的一生

叶片
残留着晶莹的泪珠
仿佛是对昨日的留恋

错误

梦境是真
思念还会远吗

一起去看樱花吧
在花瓣飘飞的五月
漫步在这片熟悉的沃土
用心呵护一株幼苗

今晚
一起等待它的花期
去与留
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母亲

岁月断烛残年的一声干咳
咳出了带血的诗行
母亲
我已乘着暮色上路
走进了你的世界

对岸
母亲在月光下浣纱
每一寸
呐喊着我思乡的疼痛

想家的时候

想家的时候
像一枚陈年的邮票
背面一切安好的祝愿
正面写满相思和泪水

家的含义
那一个字眼
瞬间生动起来

漂泊的人
日夜呼唤家乡的姓名
千里之外 捎去一封家书

下落

那年你沉沦风尘
杳无音讯
忘不了寻人的日子

蓦然回首 霓虹灯
娇艳的红唇
醒目的刺眼

我少时的伙伴
阳光一脸无辜的少年
随着日子的叹息
化作了流水

在诗经里小憩

一不小心

诗人掉进诗经里

安睡

他的背后

是大片大片火红的枫叶

朦胧了夜色

梦夕

内蒙古诗人。

老屋

北城
(中国)

把门打开
让那年的饭香飘出来
炊烟缭绕的路口
站着娘的张望

一枚石子从房后飞出
击中了今晚的月亮
趁着夜色
到村口的老树洞里
掏出爬满青藤的童趣

福盛泉边的芦苇
站成门前最美的风景
拽下西山的那弯嫩月
裱进窗里

日子，在屋外
一天天老去
娘，坐在炕上
用沾满月光的巧手
把闲暇的时光
为我织一条回家的路

北城

1985年开始诗歌及散文创作，诗作收录在30多部选集中，现为教师，并担任某杂志社编辑。

文学创作

小说

— — —

今天星期六午后，健身房不同于往日，人不多。其他的时候，人多热闹，可是在没人的时候，不必久候，想用哪一个器材使用哪一个。不过，人少时，又觉得缺少了人声，空气稍嫌寂寥。在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听到“嘭”的一声，健身房里男男女女都吓了一跳。楼下接着便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啊——”的一声，划破冷寂的空气。大家冲到玻璃围栏，从二楼往下探视，便看到白色瓷砖地板上躺着一个人，穿蓝色背心，黑色短裤。一团团妖艳浓稠的殷红色液体正从那人的脑后慢慢蔓延开来，地上画出一个不太圆的圆形。

(一)

一直告诉周倩，写刑事笔录不是在写小说，不必要求人物、对话、个人感受什么的，一一俱全。不过，话又说回来，换个角度来看，有时看周倩写的笔录，宛如在读小说，也煞是有趣得紧。

那一天到健身房，正在做扩胸运动，忽然一声巨响，便听到尖叫。下楼看一看伤者，见他脸色逐渐变得死灰，探一探脖子动脉，便知大势已去。于是站起身，阻止大家靠近，让这里保持原状，不准有人靠近或放些什么，或移动些什么；然后便打电话通知警方，要求派人前来调查；同时，也叫他们叫救护车。

过了两天，忽然想起这宗命案，便叫周倩把她在现场做的刑事笔录拿来看。

这是她的笔录：

笔录（一）

二月三日。

下午两点钟。

命案地点：乌节路百乐汇健身中心

命案发生时，根据柜台电脑的资料，健身房共得24人，男15位，女9位。当时，泰半的人正在舞蹈室做有氧运动。据受访的几名员说，那是一个相当寂静的午后，一反平时健身房拥挤的现象。也因此，当死者从三楼坠下时，没有问到有看清事件发生经过的人；还有，事件发生后，据第一走近死者身旁的人说，她十分震惊，稍微平静心绪，走近死者，却因十分害怕，什么都不敢做，便退到一旁。约过了5分钟，才有一高大健硕的年轻男子靠近。那人嘱咐她不要动任何东西。接着，他便蹲下身触摸死者的脖子，然后打电话召警。我事后为这两名人士录口供，前者是健身房的柜台服务人员，因听到响声，所以跑来看；后者是我们警方陈珏爵警长，他当时还在休假，只是凑巧出现在现场，并非本次调查行动的成员。据发现死者的女性柜台服务员说，还有一名男子似乎是与陈警长同时抵达，不过看见陈警长为死者摸脉搏，便静立在一旁。当我们说到一半，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是他是他”。我别过头去，便看到一名穿着黄色横条纹有领衬衫，下半身是一条及膝灰色条纹裤，一身名牌饰物的英俊男子走来，立即把他叫住。他横扫过来的眼神冷得像冰。他说话时手插在口袋，右手腕上的银手镯，看来不菲。这手镯款式独特。他看起来很年轻，不像她在做笔录时说的，今年已40岁了。他的职业是牙科医生，名叫周秉彦。当时趋前来是想帮忙救人，不过当他看到死者的脸色，已知是回魂乏术。还有，看到陈警长熟练的动作，便知道是内行人，于

是站立一旁。后来见没有他的事，便自行离开。

当我们问他，认识不认识死者的时候，他冷冷的眼睛里很快地闪过一丝奇异的色彩，但是很快便不见了。可能是我多心吧！他接着说：“不认识”。“见过死者吗？”我问。“没见过。”他说。“你常来这里吗？”我接着问。“是的。”

“一星期几次？”

“三到四次。”

“死者据说也是这里的常客，你没见过？”

“没见过。”三个字，没有犹豫、没有感情。

“好的。谢谢。请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会找你。”

接着，我再次问那位柜台小姐，还有没有看见其他的人或奇怪的事。她说，先前那个人看到地板上的死者时，看样子是愣住了，眼睛红了。“是吗？你确定？”“我确定。”

我过后便问陈警长。他说事发时他当俯身看死者是否还有存活希望，接着便提醒健身房的员工封锁现场。陈警长说他也看到那名医生，不过不觉得那名医生有任何异常的举动，所以没对他多加注意。

“那你常见死者吗？”我问。

“见过，他是这里的常客。常常看见他一人在哑铃处，努力锻炼。”陈警长答道。

“那该名医生呢？”

“见是见过，但是不常见。”

“他说是这里的常客。”

“可能。也可能是时间不对吧！”陈警长稍加思索便如此答道。

“那你见过他同死者在一起吗？”

“没注意。”

“好了！谢谢你的合作。”

不妨一提的是，女招待员还说，旁边有一位小姐当时也是站在一旁。她当时正在踏脚车，没想到死者就在离她身旁不远处坠下，当时吓傻了，一脸苍白似纸，不断打哆嗦。我要求见这名女士，于是女招待把我领到职员休息室。

就在我把已被热茶递过去时，她还浑身打哆嗦，神情极是憔悴。问她什么，她都要想一想才回答，状似迟钝。看来这坠楼事件，对她的打击颇大。她敢情是吓傻了！

“你见过死者吗？”

她十分沮丧地摇摇头。

“哪，你在当时是否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出现？”

“没有，有一个人从楼梯跑下来，看见死者，便又转身跑上楼。”

“是谁？你看清楚吗？”

“我不认识。他穿着健身房的制服，好像是分发毛巾的服务员。”

“好的。谢谢你。”我要求救护人员也来看一看这名可怜的女子。

要找着她口中这名服务员实在太简单了！每楼只有两名服务员，这里统共有三楼，于是我要健身房经理把他们都叫下来，一个一个盘问，不消半个钟头的时间，便找到了人了！那是负责三楼男生盥洗室的服务员，名字叫杰逊。

“你见过死者吗？”

“见过。”杰逊有个爱摸耳朵的习惯。思索问题时，总会摸摸左耳上小小的水钻。

“几时？”

“今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

“在这之前，你见过死者吗？”

“见过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不是每一次都会在这里，有时也会到二楼为女客递送毛巾。”

“你常见死者吗？”

顿了一顿，说：“是的。”

“你同死者有没有谈过话什么的？”

“没有。”

“好的，谢谢你的合作。”

我逐一地问其他服务员，他们都说，死者彬彬有礼，每次向他们取毛巾时，都会问候几句，如：“吃饱了吗？”、“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嘴巴甜得像涂了蜜糖。这是其中一名服务员说的。问起他同谁最好，大家抓耳挠腮，好像没有人记得死者特别跟哪一个人要好；不过，有一个服务员说，当杰逊看到死者，都会多聊个一两句。当问起是否见过死者同周秉彦在一起，大家说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实在是人太多，怎么记得了这么多。一名服务员这么说。

(二)

清早回办公室，推开门，便闻到扑鼻咖啡香。

秘书小陈持一马克杯从门口走过，酸溜溜说：“你呀，要是对人家没意思，便讲清楚啦。周倩的仰慕者，可以从警局排到芽龙。”

“多事。”说完，陈警长瞪了小陈一眼，便径直走进办公室里。

笔录(二)

二月五日。

上午十点。

乌节路百乐汇健身中心命案。

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再次仔细搜查案发地点。

我特别找服来务员杰逊，我问：“你同死者熟吗？”

“不熟。”

这时，杰逊的手机响起。杰逊一听，脸色“刷”的一声，苍白似纸。这时我的助手小李施施然地从不远处走来。“你说与死者不熟，为什么死者的手机会有你的电话号码？”我淡然地说。

“我……”杰逊说完，便颓然地坐在地板上。他其实是一个长得十分可爱的男孩，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身材瘦削，体型不高，整体给人一种想要保护他的感觉。我不忍厉声问话，于是招手让小李把他扶到职员休息室，然后轻声细语地开始问话。

杰逊一面说，一面抽泣，一直说是死者先同他搭讪，过后一直送小礼物给他，然后约他下班后看看电影，吃顿饭，便是如此而已。看着他蓄满泪水的眼睛，纯真得像什么似的，我想，我当下便相信了他的话。不过，我在他离去的时候问了他一句话，他的回答十分有趣，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你常同来健身房的客人在外头吃饭、见面吗？”我问。

“不会。只有一些特别的客人。”

“特别的客人？”我稍微低吟。

“死者常是一人来的吗？”

“是的，不过他的朋友好像不少。”

“怎么说？”

“就是不少。”

我想了很久，何谓“不少”？

(三)

据说，周倩把侦查报告交到上司的手中，便请假出国。这是小陈告诉大家的。小陈说，她没有看到报告内容，但是周局长看完后，神色十分凝重。

(四)

周局长接到陈警长的一通电话，便漏夜赶回办公室。

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他慢慢翻开周倩的报告，慢慢地读着

.....

笔录 (三)

二月六日。

下午三点。

我坐在办公室，看着侦查员给死者及案发现场拍得照片。随意地翻，仔细地瞧，我一直盯着死者的手机照片。小陈在离开健身房的时候，根据死者跌落的地方采集了一些证物，送到法医处进行检验，报告在一个钟头前送到。我把报告翻来翻去，还是一片茫然，直到看到死者的照片。

我想了一会儿，拿起照片，便来到陈警长的办公室。

我把照片轻轻放在警长桌上，轻轻地问。

“警长，可否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陈警长看了我一眼，把手机从口袋掏出，轻放在桌上。

我从证物房里把死者的手机又再次领出来，这时正轻轻地自塑料袋取出没与陈警长的手机并排放在一起。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两支手机同型号、同款式，一只是银白，一只是深红的，两支手机都有同一手机吊饰，是名贵的水晶，尾端是一枚小小

的星星，此时在深色的桌面上，反射晶莹剔透的色彩。

“你发现了？”陈警长的声音很苦涩。

“你们认识多久了？”我问。

“五年了。”

“人是你杀的？”我问。这时我已悄悄按下握在右手里的电话录音系统。

“不是。”他摇摇头后说道。

“你恨可怕。”我悄声说。

“为什么？因为我与一般人不同？”他瞪着我说。

“不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说，那一天看到死者的时候，你一点伤心难过的情绪都没有，我现在回想还很心寒。”我的声音尽然有些颤抖。

“人都死了……一了百了……”声音很低，似乎在沉吟。

“为什么你要杀他？”我问。

“不是我。我那一天与他吵了一架，便转身走进更衣室想要离开。后来听见外面很吵，出去一看，才知道他出事了。”

“因为吵架，所以你一个不小心把他推下楼对吗？”我问。

“不是，我们吵架的声音很低，当时杰逊也在现场，他可以作证。”陈警长颓然地向后仰，瞪着天花板说。

“你们因为杰逊而争吵？”

“是的。他常在外头拈花惹草。”

好一个“拈花惹草”，我心想。我看着陈警长，说：“那名医生也通这件事有关？”

他忽然坐直，双手撑着桌面，看着我。说：“那也是他在外面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轻声问。

“你一直注意杰逊的耳环，是否也注意到他同那名医生戴

着同样的银手镯。名厂限量发行。嘿嘿嘿嘿。”

是的，我分明是看到的，也看到似曾相识，可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真是该死。

“我也料到你迟早会发现的。不过，你的功力似乎是进步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让你猜到我们的关系。嘿嘿嘿嘿……”

“你是因为他同那名医生的特殊关系，所以才动杀机对吗？”我温柔着问。

“不是，我不会想要杀他的。因为我是执法人员，不会知法犯法。”陈警长看着我笑着说。

“可是，我们在尸体的后脑找到一个伤口，伤口很小，不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虽然死者跌下楼后，后脑严重受创，但这个伤口很新，是死亡之前形成的。我们猜是有人用重物打击他的头部，造成他暂时晕眩，然后他才跌下楼去。我们觉得这伤口可能是哑铃造成的，当我们找到哑铃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两样东西……”我看着陈警长说，一字一句地说。

“是什么？”

“我们在健身房找到一只哑铃，哑铃上有死者的血渍。”

“那又怎么样？”

“还有，哑铃上有你的指纹。”

“怎么可能，我当时戴着手套。”说完，陈警长看着我，失声大笑。

我说：“可以了。”

我站起身来，推门出去。

“自首的话，罪行会轻些。”我说。

身后传来陈警长凄厉的吼声，在长长的走廊久久不去，也在心中回荡……我我这么地喜欢他……

周倩把报告书轻放在上司的桌上便离开了。

她坐在海边，看着蓝天白云。

警局今天应该很不太平。即将发生的一场骚动，应与她无关。

不过，她的心里却开始滴滴答答地下着雨。

陈家骏

曾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为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近著作有《踩着黄丝带走回家的路》、《午后的公园，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一帘幽梦

林瑶

我有一帘幽梦，
不知与谁能共，
多少秘密在其中，
欲诉无人能懂。

“我有一帘幽梦，不不不不不不——”

“啪！”

“不知与谁能——”

“啪啪！”

“共共共……”

“小云啊，你看你看，当初真不该贪小便宜，买这个没有的东西。”

老王坐在书桌前，一边拍打着外皮早已脱落的录音机，一边喃喃自语。

长长地叹了口气后，他穿上拖鞋，站起身来，走到录音机后拔出了插头，就像当初无奈地看着她离开一样。虽然百般不舍，却也别无选择。

* * *

认识小云的时候，我只是名修手表的工匠，而她则在一间名牌鞋厂工作。

由于天生丽质，所以她的身边不乏追求者，其中就包括鞋厂老板的少爷。可是，她不顾家里反对，抛开一切就是要和我这个穷小子在一起。

“你确定，以后不后悔吗？”我常这么试探她。

“呵呵，如果要后悔就趁现在，何必等到将来？”

芳龄十八的她如此俏皮地回答时，幸福的红晕就会在脸颊上一圈圈地泛开来。

三年后，我们结婚了。

婚礼可想而知并不隆重。而我的丈母娘，始终惦记着鞋厂阔少说要送她的房子和车子。可惜这一切荣华富贵，都被我这个穷女婿给弄砸了，她老人家心里的难过，我还是懂的。

毕竟在那样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面包比爱情来得可靠。

* * *

我姓“王”，小云姓“陈”。

一年后我们有了女儿，为了表示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不渝，我给她取名“王爱陈”。

爱陈从小就懂事乖巧，学习成绩也异常的好。不过，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有一回同学踩坏了她心爱的铅笔盒，她以牙还牙撕破了人家的作业本。这件事她一直都不敢告诉我，直到有一天我帮她收拾书包时，发现铅笔盒不见了。

“爱陈，你最喜欢的铅笔盒呢？”

“哦，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的。”

女儿低着头红着脸回答，我一看便知道其中必有蹊跷。

“小孩子不可以撒谎，不然是会被警察叔叔抓走的。”我试着逼她说出原因。

“没有，真的是我自己弄丢的，不是我同学踩坏的。”爱陈急着辩解。

看着不小心说漏嘴的爱陈，我确实有点动怒了。

“他又欺负你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明天就去学校告诉你的班主任。”

“爸爸，不要。不可以去找我同学的麻烦，他会被他妈妈打的。”

爱陈扯着我的衣角，抬起头哀求地看我，眼睫毛“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孩童最纯真的想法。

那一刻，我真的被女儿的懂事所感动了。才多大的孩子啊，当其他小朋友还在哭哭啼啼向爸妈诉说委屈的时候，她已学会替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了，尽管那个人还是欺负她的人。我蹲下身来，抱着女儿，心里一阵欢喜蔓延开来。

“爸爸，你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报仇了。我撕破了他的作业本，所以我们已经‘一笔勾销’了。”爱陈颇为得意地说。

“嗯，下次东西被别人弄坏，你不可以也去弄坏别人的东西，要不然你就和他一样不听话了。爸爸不希望有这样的女儿，明白吗？”我注视着爱陈的眼睛很严肃地说。

“明白。”爱陈似懂非懂的点头，但是我相信她是真的记到心坎里去了。不然多年后，她怎会用同样的道理套在我身上呢？

* * *

爱陈八岁那年，刚上小学二年级。我与小云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结婚后，小云一直扮演着好母亲与好妻子的身份。反倒是我，因为工作乏味，又终日为柴米油盐和琐琐碎碎的生活杂事烦忧，逐渐对妻子失去兴趣，总觉得再也找不回恋爱的甜蜜。她一说话我便觉得唠叨，她一出现我就觉得碍眼。我知道自己已不像以前那么爱小云了，不只如此，我还是犯了一个好丈夫不该犯的错，居然搞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小云得知此事的那夜，我便被锁在了家门外。

不是我没带钥匙，而是她换了锁。

我生气了，左脚用力的踢门，右手没完没了的按门铃。一个男人被妻女锁在门外，这种耻辱，我怎么能受得了呢？就在我放弃准备离去时，门开了。

是爱陈，我的女儿。

她就站在门后，一手抱着小抱枕，另一手不断地拭擦脸上的泪水。在半夜三更里小声抽泣的她，让我开始觉得害怕，害怕自己伤害到了无辜的女儿，害怕自己真的一手把这个原本美满的家给毁了。

“爸爸，妈妈说你不可以进来，她也不让我给你开门。我很怕你不回来，但是你回来了我又不可以让你进来，呜——”女儿说着又开始抽泣了。

我走过去，百般疼惜地将女儿揽入怀里。

“爱陈乖，爸爸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是你妈妈疯了，才会把锁换了，不让我进来。”

“爸爸，不是这样的。妈妈说你在外面有了女人，她说你以后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不要我们了。可是，我知道爸爸不会这样做的。以前同学踩坏我的铅笔盒，我撕破他的作业时，你说即使别人弄坏我的东西，我也不可以将他的东西也弄坏，因为那样我就和他一样不乖了。所以今天，那个女人和你在一起，我们的家被破坏了。如果你也要和她在一起，那她的家也

会被破坏的。你有我，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你们这样做会让爱陈没有爸爸，让她的孩子没有妈妈的……”

爱陈的话还没说完，就因抽泣过久而开始呼吸困难。

我听完后，原本就自责的良心，被鞭得四分五裂。

我错了，即使两人间不再有恋爱时的甜蜜，结婚后不再像以前那么相爱，但是这辈子能拥有一个深爱着我的妻子，还有这么懂事乖巧的女儿，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怎么能够做出对不起她们母女的事？我又怎么忍心亲手毁了这个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美满家庭？

* * *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说的？

原本以为一家三口的幸福，在我和小云的婚姻危机有所转机之后，能顺利写进剩下的日子里。但就在爱陈十岁那年，小云不幸染了重病。

“小云，你后悔嫁给我吗？”我紧紧地握着病榻上小云渐渐失去温度的手问。

女儿爱陈则坐在一旁，安静的不说任何话，但两眼里的泪水已憋得溢满。

“我的答案和十三年前一样，不后悔……”小云的声音渐渐远去，然后无声地隐没。

上天拿我的幸福来设赌局，我竟以妻子当赌注。就因为我不懂得好好珍惜眼前的幸福，我输得很惨，结果还赔上了她——那个为了爱，不顾世俗眼光，义无反顾的要和我在一起的小云。

* * *

“爸爸，这里的车子好多哦！很难找到停车位。”

女儿透过车窗，睁着明亮的大眼睛看着停车场说。

这里就是位于“红沙离”的忠忠熟食中心，是个对我有特别意义的地方，而明天女儿就要到国外读书了，我希望能在她这里陪她吃顿晚餐。

父女相依为命十几年，少了她的陪伴，就像小云当年离开我一样，失落感填满胸腔很久很久。她这么一走，很有可能就定居海外；我这么一留，很可能就孤家寡人了。但是，这是她的前途，我不可阻拦。这是她的决定，我得尊重。

“爸爸，你确定你不要和我一起走吗？”爱陈咬着热乎乎香喷喷的沙爹，含糊不清的问。

“不用了，你有空多给老爸打电话就好了。爸爸在这里有自己的过去，离开了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我语气故作轻松，但心里头尽是百般不舍。

看着爱陈，我心想：小云啊，你看现在爱陈要拿奖学金出国留学了，这一切你看到了吗？我们王家终于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了！而且她也说这里的食物好吃哦！你看她连咬沙爹的样子都那么像你。记得当年我带你来这里吃夜宵的时候，你硬是拉着我到马路旁的那个小亭子里坐了好久，说是人生难得浪漫几回……

的确，那时的亭子，那时的灯光，那时的零落花瓣，那时你偎依着我的长发，及那淡淡的发香，都构成了我这辈子最美好的记忆。

你相信吗？

人们都说记忆像张网，总是被时间的蜘蛛越织越大；我说是条丝袜，筛漏了记忆的尘埃，只留下最美的曾经。

* * *

老王躺在床上，拿起MP4，戴上耳机。

窗外更深露重，
今夜落花成种。
春来春去俱无踪，
徒留一帘幽梦……

林瑶

在籍学生，文学爱好者。

我是作为志愿者，去的医院。

那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走进医院的大门，我就能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味。这里的气息，让人感到莫名的苍凉。走进医院的走廊，有虚掩着的病房门，我偶尔地抬头，能看到里面老态龙钟，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这让我想起奶奶，还有外婆。

奶奶死于十年前，记忆中，奶奶死时的情境已经淡了许多。外婆死于一年前，母亲说，外婆不想死。住院的时候，母亲拿来家里的新鞋子。外婆说，这鞋子带回去，我开春的时候要穿呢。临走时的痛楚是难免的。外婆说，痛。母亲说，是这样的，痛痛就好了。赶紧别过脸去，眼角早已盈满了泪。外婆终究还是知道了病情，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不想死，你救救我。闻者落泪。医生几经抢救，终于还是没能留住外婆。

由一个护士长安排，我陪伴的是一位李姓老人。老人七十多岁，是肿瘤晚期。老人老伴走的早，她一个人独自过了十几年。查出肿瘤并且确定无法治疗后，才有子女安排，送到了这里。平时的精气神，还是可以的。偶尔还会在医院的楼下，散散步，坐着陪人聊聊天。言语中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位面对死亡困境的老人。不过，若是病症发作的时候，真的是有些难耐，看着她痛苦的额头渗出的汗。总让人觉得很是不忍。

老人散步的地方，有许多其他的老人们。我发现，其中一个姓刘的老头，似乎和她特别能聊得来。每次一聊，老人总

会绽开她浓浓的笑意，有时真像是个孩子一般。而且，我还观察到，每次老人知道刘老头在楼下，她出门时总会对自己做一番的打理。虽然在我看来，她打不打理其实是一样的。但能看出，她脸上油然流露出的那份自信和温柔。聊完天，老人回到病房时，总是喜笑颜开着，有一次，我竟然还发现了老人脸颊上的红润。我看得真有点发愣，这也太神奇了吧。

有一天。我陪老人下楼散步时，老人似乎一直在找什么理由，让我离开。一会说让我上楼帮她去取样东西，拿过东西后她又随手放在一边；一会又说护士长找我有事，但我跑过去问，护士长说根本没找过我。我回去时。老人还在和刘老头在聊，聊得兴致极高的样子。两人的身边，也没有旁人。我远远看着，有些纳闷，老人不会是有别的什么想法吧。

几天后，果然就有事情发生了。我赶到病房时，看到老人的房间里站了好几个男男女女。老人说，我没别的要求，我一个垂死的病人，就这么点的心愿，你们考虑下吧。一个中年女人，应该是老人的女儿吧，她说，妈，其实我们也理解你，但是……老人说，这么多年了，我拉扯着你们长大，你们想想，我有没有求过你们什么。没人说话了，在场的几个人都落了泪。我也忍不住抹了一把。

接下去的事儿，真让人有些瞠目结舌，老人居然和刘老头结婚了，还是在医院里。很简单的一个婚礼。能走得动的病友们，都来了，大家的脸上洋溢着久违了的幸福。没人会想到，到了这里，还能有机会参加婚礼。

刘老头是在一周后悄然离开的。虽然是结了婚，但老人和刘老头还是睡在各自的病房。每天早上6点半，刘老头会准时来到老人床前。那一天，刘老头没来，老人不停地看着表，我能感觉到她脸上的慌乱。老人连早饭都不肯吃，嘴里不停地在念叨，说，出事了，出事了，一定是出事了。我劝着她，说，没

事的，您先吃饭吧，吃过饭后我陪你一起去看他。老人依然没吃，眼泪莫名其妙就下来了。

一会，有护士进来。带来了刘老头的噩耗，和老人意料中的一样。老人听到这个结果，头摇了摇，整个人就晕倒了过去。

老人醒来时，满脸憔悴。我有些不明白，其实她和刘老头在医院，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有必要在这垂死的当口还结婚，为了他的死讯，还晕倒了过去。

老人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老人告诉我，其实她和刘老头，小时候就认识了，因为别的一些原因，他们失散了那么多年。直到在医院，他们才有机会见到彼此。一开始见面时，老人真还有些不相信，这辈子居然还能有机会相见。也许，这就是老天特意给我们安排的吧。

最后，老人说了一句，初恋，是最美好的。

我不止一次听过这句话。

但从老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她像个哲学家。

崔立

上海崇明人，现任职于《文学报》社，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北京文学》、《天津文学》、《福建文学》等文学期刊，入选《新中国六十周年文学大系》、《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100多种权威选本。出版有小说集《那年夏天的知了》、《大嘴王大元》、《永不凋零的花朵》等。



寓居经验 与本土话语

颜敏
(中国)

——试论姚紫的南洋叙事及其意义^①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南洋华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面向中国到认同本土、从寄寓南洋到融入南洋。很多南下的中国作家^②也选择留在南洋，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其文学创作也由面向中国到倾情南洋，逐渐酝酿形成本土话语模式，但仍处在中国和南洋意识共存张力之中，那么这种正在形成中的本土话语为我们勾勒了怎样的南洋图景？其话语策略有怎样的认知价值？在此，不妨以1947年南下新加坡的姚紫作为个案进行探讨，因为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既是姚紫成就其文学名气之时也是其逐渐融入本土之际，正好为我们思考有关南洋的本土话语的催生机制及其意义提供了便利。

一、“我”的南洋：从南洋色彩到本土关怀

中国学者评价现代文学中有关南洋题材的作品时，经常性的评价是“富有南洋色彩或南洋情调”，特别注重从作品的地方色彩来定位其艺术特点与成就，综观姚紫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我们也可以在语言、人物类型、情节构造和环境呈现等各个层面感受到其南洋色彩的存在，而且这种南洋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集中和清晰。然而，“南洋色彩”之说不过是以他者的眼光对文学作品进行浅显的美学描述，根本无法揭示作家文学叙事的创造性和意识形态因素。同样，若想深入考量姚紫本土话语的特点及价值，关注文本中

那些可以直接辨别的南洋风物元素、方言土语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考察其本土关怀意识的催生机制，也就是说应联系特定语境深入探究其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在此我试图从两个层面来完成这一问题的解答，一是动态地考察其文本中涉及身份意识和自我认同的细节，勾勒其本土意识的表征意象，二是分析其作品与催生语境的关系，看姚紫是在怎样的外在压力下进行了创作上的转化。

毫无疑问，刚来南洋时姚紫的中国意识是突显的，就是50年代初其作品中也流露出对现实中国的眷念向往之情。如1950年他在《文艺行阵》上发表的《我的歌声向祖国》和在《南洋月报》上发表的《黄昏的叹息》都是深情的游子吟。但另一方面，他的本土关怀意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变化逐渐清晰起来，从《秀子姑娘》到《新加坡传奇》中主人公身份设定的变化可梳理出姚紫本土意识的萌生过程。1949写成的《秀子姑娘》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叙述的一个战争加爱情的故事，男主角“我”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与被捕的日军电报员秀子产生了情感纠葛，但最终国家利益战胜了儿女情长，显现了清晰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此时文本中尚未显现出本土意识的痕迹。1951年《咖啡的诱惑》的场景由中国转移到南洋，主人公也变成了两个流寓南洋的中国人，一个是舞女，一个记者，两个人都副浮萍一样在新加坡的物欲都市里沉沦，整篇小说充斥着“在而不属于”的焦虑感，不妨看成是携有故国记忆的中国人试图融入当地社会而不能的感伤镜像。1952年发表的《阎王沟》里则以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华侨机工为主人公，与《咖啡的诱惑》的设计正好相反，他是身处中国却思念南洋，始终与黑暗的内地现实保持着距离，虽然跟《秀子姑娘》一样是以抗战为主题，但已是带着局外人疏离的目光在讲述中国的故事。1955年发表的《窝浪拉里》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中国人，

却有一个印尼名字窝浪拉里，作为逃难者的他使用着混杂性的本土语言、极为适应南洋本土文化习俗，以至于他能够成为荷兰女子兰娜本地生活的引导者。显然，在这一反殖民主义的小说里，窝浪拉里代表了急需摆脱殖民统治、确立自我价值的南洋本土立场。作为姚紫后期作品代表的《新加坡传奇》系列^③中的主人公则转变成了作为南洋本土意识的象征的土生华人（峇峇），他的特点是“象中国人又不象中国人”，作者特意为他设计了名字“武吉巴兄”中，正寓示了姚紫对南洋本土文化特性的准确定位——混杂性：“姓是中国百家姓中的姓，‘吉巴’是中国式的名，底下那个‘兄’也是中国式的称呼，但是把四字联唤起来，有点洋化又有点马来意味，这正适合峇峇的身份。”^[1]从《秀子姑娘》到《新加坡传奇》，姚紫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完全本土化了，这自可看成是作者本土意识不断提升的表征。

从文本表述之外的语境来看，如果说文坛先辈邱菽园等人本土意识的萌发更多是生活经验的积淀使然，那么，姚紫本土意识的萌发则首先受到急变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的影响，起初或许还带有某种摇摆性和伪装性。1947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已经奠定了新马地区文学文化“本土化”的舆论导向和主流地位，“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文学归化（主要是书写题材、内容方面）的强烈要求，对于具有‘侨民意识’的文学作者，不管是外来，还是本土场域上，它其实生发出一种相对严厉的呼吁：立足本土、了解本土，也认同本土。”^[2]可以说，这场论争对推进马华文学的本土化，统一作家的身份认同意识影响巨大，书写“此时此地”文学渐成主流。而姚紫在文坛崭露头角也正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9年，姚紫在《南洋商报》上刊载的小说《秀子姑娘》一反战争题材的常套，以日本战俘和中国军人的爱情故事来控诉战争之罪孽，引发了新马读

者的共鸣，一时洛阳纸贵，姚紫也成为了新马文坛上一颗闪亮的明星。然而，姚紫南来作家的敏感身份加上《秀子姑娘》的中国题材，使得他马上被卷入文坛的口水战之中。1950年，司马南在《星洲日报》刊载的《印象，感想——马华文坛杂写》一文点名批评了韩萌、白寒和姚紫的作品，尤其指出《秀子姑娘》在没有表现“此时此地”意识的同时还有剽窃之嫌。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批评一个作家没有本土关怀意识远比批判一个作家艺术上存在瑕疵更为严重，也更难以回应，这种严厉的批评对南来作家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对此，韩萌和白寒选择了沉默，姚紫的反应虽然激烈，却只能避实就虚，侧重就剽窃这一说法作出有力反击。显然，面对来势汹汹的本土化潮流，这些作家必须自觉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以符合此时此地的要求，否则就只有沉默或者选择离开。不过，从尊重创作规律的角度来看，要求初来乍到，并不熟悉南洋的姚紫马上投入本土题材的创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就在1950年那场激烈的论争之中，《南洋商报》预告了姚紫的另一篇小说《乌拉山之夜》的内容，大致写的是发生在中国内蒙古的抗战加恋爱的浪漫故事，这一还来不及面世的小说马上又成了众矢之的，招惹了另一场文坛激战^④。姚紫在20世纪40、50年代的文坛论争中屡屡受伤，虽然也涉及政治立场的问题，但主要与其南来作家的敏感身份有关，在越来越强大的本土化潮流的冲击与影响之下，姚紫必然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姿态与写作题材以适应本土文化政治的需要。

吊诡的是，姚紫在20世纪40、50年代新马文坛上的耀眼位置，又正是这种急剧变化特殊语境所造就的。一方面，1948年殖民地紧急法令颁布之后，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中国文化人被驱逐离境，造成了新马文坛的暂时真空状态，这就为属于小字辈的姚紫的登场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殖

民地政府对新闻传播和文学创作的管制，中国内地出版的书籍报刊难以进入，取而代之的是港台等消遣休闲的文学作品（即所谓黄色文学）大量涌入，文学的非政治化一时成为主流，姚紫抗战加恋爱的传奇叙事模式正暗合了此时此地的文化氛围，得到了本地读者的青睐，由此成为了名噪一时的畅销作家。在接下来的反黄运动中，姚紫因《咖啡的诱惑》、《窝浪拉里》等情色小说被批判，可见其小说与前一阶段的文化氛围的和谐关系。故从隐含读者的设定这个角度来看，姚紫的创作一开始就具备了本土关怀意识，与以往那些面向中国而写作的南来作家拉开了距离。

然而，20世纪40-50年代的姚紫始终在南洋与中国的关系视野中进行文学叙事，并没有超越中国现代作家传统的南洋叙事格局，就是较为纯粹的本土题材小说《新加坡传奇》中也有意突出了土生华人和中国的渊源（主人公“我”的祖父八十年前卖猪仔来到新加坡作锡矿工人），且强调热爱中国是土生华人的优良传统：“峇峇中有许多象中国人的，更有许多是十足的中国人，他们关心祖国的兴衰，关心祖国的灾难，虽然连他们的祖父也没有见过祖国的影子，但是他们的爱国心，象一条彩虹般的桥，遥长地越过黑浪滔天的七星洋，飞架在祖国土地的边缘。”^[3]。因此，我认为，虽然姚紫的南洋叙事逐渐采取本土化的话语策略，但此时他的位置仍处新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重叠地带，具有越界性和模糊性。

二、中国与南洋：梦乡与现实的置换

在现代中国作家的笔下，中国与南洋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叙事结构，在这一叙事结构中，南洋与中国的意义关系总是相对稳定的。南洋总是作为现实中国的延伸、对比和映衬而存在，南洋往往不是叙事的真正目标，中国才是南洋产生意义的最

终根源。在这样的对比结构中，南洋具有两种典型的定位，首先它是苦难重重的中国现实的化身，构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其次它作为遥远而神秘的梦乡、理想之地而存在，构成了与现实中国的对比之存在，有乌托邦的性质。在现实和梦幻的两个极端摇摆不定的南洋形象往往是由作家与南洋的现实距离所决定的。当作家与南洋保持了一定的观赏距离时，梦幻性的意味就增加了。就是那些现场经验十分丰富的作家在离开南洋之后，也会在其回忆性的南洋叙事倾向于将南洋梦幻化。如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艾芜、巴人、司马文森、秦牧、杜运燮、萧村、吴进、韩萌等有过多多年南洋生活经历的作家的南洋叙事之中，被定位为“第二故乡”的南洋，已与他们的青春、童年和家园记忆交织在一起，衍变成为想象性的轻盈梦乡。姚紫因为种种原因，留在南洋终了一生，与上述作家比较，他的文学叙事虽然依然坚守中国与南洋的叙事格局，但中国与南洋的位置及其隐喻意义却发生戏剧性的逆转。中国变成了虚拟诗意的梦幻世界，南洋变成了具体而微的生活空间与黑暗的现实世界。

这一转换在姚紫1951年所写的《咖啡的诱惑》中已见端倪。在这篇小说中，当男主人公骆和女主人公娟娟在新加坡经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时时，回到中国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梦想。男主人公骆说：“走吧，同我回到祖国的乡间去，靠着我们的劳力，我种田，你耘草，平静地度过一生吧，你，我，对现实已经多么倦厌了啊！”^[4]女主人公娟娟在走投无路时，也有了匪夷所思的奇妙构想，她决定成为道德败坏的华人富商的第六位姨太太，到离祖国最近的香港去。因为在她看来，香港作为中国的邻近点，有助于她实现回归故土的美梦^[5]。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也好，自由美满的故土想象也好，在这两位漂泊者的眼中中国情境已构成南洋现实的对比之物，是幻想投射的抽

象目标，与红色中国的现实无关，甚至与记忆中的乡土中国也无关了。这一中国想象的策略和发展方向，是海外华人与现实中国失去联系、改变关系之后必然呈现的结果，正如黄锦树在分析旅台马华作家时所言：“对于新一代华人而言，中国已变成一种纯粹的想象，当中国变成纯粹的想象，就意味着它被高度抽象化了，也变成了书面之物。”^[6]只不过黄锦树所言之中国被虚拟化、想象化的过程，根本无须等到60、70年代的新生代华人，在40、50年代的过渡时期就已经开始，姚紫便在无意识中开拓了这一想象的起点^⑤，于是，姚紫笔下逐渐被虚化的中国，似乎有了黄锦树所言之“内在中国”的意味，其功用主要指向文化、心理和神话的层面，不必与现实的地理存在有直接关联。

在中国越来越笼统含糊，没有确切地理指涉的同时，南洋却成为了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与诗意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中国是乐土却永远也回不去了的话，那么南洋则是令人厌倦却无法逃避的现实。姚紫在《咖啡的诱惑》中呈现的新加坡就是欲望都市的象征，在那里，灯红酒绿之下是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丑陋现实，美好的事物、生活的希望都被碾碎，只剩下绝望与痛苦。其实，自晚清的谴责小说家^⑥到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作家^⑦，都曾将南洋各地比喻成是人间地狱、黑暗世界，但那些作家往往是以南洋黑暗来隐喻中国现实，其重心在中国而不是南洋。相反，姚紫的视点则是从南洋而看南洋，因南洋而说中国，主客的位置发生了颠倒，中国只是观看的策略和方式，南洋才是观看的位置和目的，南洋是在场的，中国却是缺席的。正因此，南洋的表述方式与存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在中国作家笔下涵盖甚广又指涉含糊的南洋在姚紫这些初具本土意识的作家那里已经被具有实际意义的微型地理场景所替代，如《咖啡的诱惑》里在讲述两位主人公辛酸的往事

时，也会用到“来到南洋”“离开南洋”这样的宏观指涉，但小说更为重要和清晰的场景却是新加坡的真实地景：咖啡店、快乐舞场、大坡的私人俱乐部、勿洛的海滨、首都戏院、MPH书局等等，这是新加坡人的故事而不是南洋的故事。

中国与南洋位置在文本中的转换也是南下中国作家身份意识转变——从流寓到安居、从做客异乡的侨民意识到落地生根的主人翁意识、从中国人到新加坡人马来亚人、从第二故乡到永远的故乡——的表征。出现这一转换的原因首先是经验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的中国作家的南洋在场经验逐渐丰富，而中国的记忆逐渐模糊远去，其创作也自然转向南洋的本土生活空间。苏菲认为，特别是二战之后，“许多曾参与抗日斗争的新马地区物华族人士渐渐对他们曾经洒下血汗的土地产生深厚的感情，也深深感知他们与这块土地有着生死攸关的紧密联系，遂把新马看作是自己长期居住的第二故乡，侨民意识逐渐消退。”^[7]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压力将加速这种身份意识的转换过程。随着二战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如姚紫这样选择留南洋的中国人，若想获得生存的权利必须积极参与当地民族的解放事业，成为当地民族的成员。“因为客观的形势已经使华侨不能不、不应不参加当地民族运动，客观的事实已经证明华侨是南洋主人之一，而不是寄居客地，华侨有权利亦有责任来参加当地政治而不应置身局外。”^[8]由此也就加剧了身份意识的转变。同样，这些决心融入当地社会的知识分子（包括南来作家），应该是对于这一动向最为敏锐的感知者和执行者了。

正因为过渡时期作家身份意识转变的动力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在论及这些作家本土意识的性质时要特别警惕二元对立的思想，不能把其中国意识与本土意识对立起来。因为对这些过渡时期的作家而言，两者不是完全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在其文本中，充满了外来者逐渐本地化的过程的暧昧与尴

尬，对中国的文化、亲情、政治和地理认同以及对本土的感怀与寄托混杂交织。就姚紫而言，就算也树立了面向南洋本土的话语模式，但其文本中仍充满了对中国难以割舍的眷念和关切，1952年所写的《阎王沟》的结尾，姚紫忍不住跳出叙事的主线，直接抒发起对祖国的思念：“由于时间的转变，现在的祖国也跟以前不同了，昔日死在祖国怀抱里的伙伴们，白骨也许已化成埃尘，但是，死者已矣，生者如何？当我想到桂花，想到阎王沟，想起当年挣扎在饥寒线上的那些灵魂，我有一腔怀感、惆怅和祝福，象飓风下的七星洋上的黑浪，澎湃地卷向北方去”。^[9]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割舍不了的中国情结，姚紫在后来的小说中才将中国幻化成一种诗意的想象，从而给这一代作家的南洋叙事带来某种记忆和历史的厚度。这一现象同样可用来定位那些选择离开南洋，回到中国的作家后来的南洋叙事，在他们笔下，南洋也成了永恒的梦幻记忆和用之不竭的文学资源。

当然，只有在姚紫这些身处当地民族独立化思潮困扰的作家身上，我们才能体味到这种在中国与南洋之间纠结复杂的情感状态。在1950年代中期，还有林语堂、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徐吁等人也曾前来南洋寓居，但他们在本土化思潮之外，不过是以过客的眼光记录下了作为异国情调的南洋小景，其文本中哪会有这种徘徊于中国南洋之间的百感交集呢？

三、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本土文学传统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是南洋各地的华文文学逐渐摆脱了中国文学的附庸地位，从中国文学的支流走向独立发展的过渡时期。在这里有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就出来了，首先，在南洋本土文学独立之时及以后，是否就不再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呢？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国文学还是源

泉，彼此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不会改变，如陈贤茂认为，“中国文学是源，海外华文文学是流；中国文学是根，海外华文文学是叶。源与流，根与叶，这就是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10]有人则认为南洋本土文学与中国文学从此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学的影响日渐消退，如方修认为：“到50年代之后，马华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情况，既不是像旧文学时期那样的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中国文学的哺养扶植，也不是像新文学时期那样的从几方面大量的选择与吸取中国文学的健康的养分，而是作为整个世界文学的一环，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学居于平行的地位来接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它所接受的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会比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学来得更多。”^[11]但直到80年代，印尼的华文作家黄东平还坚持认为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客观的，也是持久的，他说：“我不否认我的从事华文文学活动是受到故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故国当年的左翼文学，特别是鲁迅的影响，除此，我就找不到这项活动的根源。”^[12]在我看来，中国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内在传统的位置是难以改变的，但更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不是这一传统在今天的位置该怎样表述，而是应该深入分析在中国文学传统影响之下本土文学传统生成的策略与过程，因此，就必须具体分析过渡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的得失。就东南亚地区而言，姚紫这一代作家所作的努力往往被后来者遗忘，而实际上，他们在本土化过程中所积累的创作经验与话语策略很值得后来的极端本土主义者借鉴。因为这一批过渡时期的中国作家本身就是中国和南洋两种文化交融的产物。“一面是中国的新文学传统和文化意识，一面是新马四五十年代有关新马文艺独特性的激烈论证，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却是新马社会现实文化氛围，这使得这些作家的创作既有南洋社会的色彩，又带有母体传统的胎记和隐含。”^[13]分析他们如

何在已有的中国文学的传统中进行拓展创新，开拓出本土文学话语，才是真正面对了理论的盲区。当前，对这一代作家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下寻找建构本土文学传统的过程，相关论述比较简单，如苏菲这样描述：“从采用中国题材到新马社会题材，从中国情调到热带情调，从中国北方话到南洋方言，从倾向中国到热爱新马国家，形成了日趋鲜明的新马地方色彩。”^[14]似乎面面皆到但仍过于含混，另一种思维则主要从表现题材来探讨这一转变，周策纵先生是率先提出两重传统的学者，其论及本土文学传统时也侧重题材内容：“因为东南亚或其他海外华人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华文作品，都多多少少反映着这些不同的特殊经验，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15]周策纵先生所谓本土文学传统，应该反映当地的特殊经验，包括的是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等内容题材的层面。方修先生对本土文学传统的定位也主要是文学题材与文学目的论：“它是侧重于反映本地现实，为本地的民族民主运动，即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服务的。”^[16]吊诡的是，方修将本土文学传统的重心落在文学服务目的论之上，反而勾勒出了新马本土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致性，而不是差异性。在我看来，选择40、50年代的作家的创作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就为我们细致分析中国文学传统之中滋长出来的南洋本土文学传统的生成过程提供范本，也能够得出比上述结论更有启迪性的观点。在此以姚紫为个案，看这些以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出现在新马文坛上的作家，又是怎样成为南洋本土文学传统的开拓者？

姚紫的示范性在哪里呢？姚紫创作中能看到多种文化因子的影响，体现了开放性的文学视野，这些影响既包括了直接来源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影响，也包括世界各地文学的影响。

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既表现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立意上，也体现在风格与叙事模式上，如创造社的自我抒情风格、太阳社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都对姚紫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姚紫小说对当时正在兴行的港台都市言情小说也有广泛的吸纳，他的爱情故事里有也活跃着都市的节奏，渲染出都市爱情的色彩。姚紫小说还受到俄罗斯一些作家创作的影响，《秀子姑娘》与苏联著名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代表作《第四十一》之间在人物形象、情节构造和立意等方面非常相似，从整体上来看，姚紫小说又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他的小说，人物不多，结构单纯，情节也不复杂，却有一种抒情的风格和朦胧的诗意，明显具有屠格涅夫的风味。在姚紫小说中还能看到《圣经》等西方文学经典的影响，《咖啡的诱惑》里姚紫不但直接引叙圣经的格言，而且整个小说以诱惑为题眼，明显隐含了“失乐园”的圣经母题。

但姚紫小说可贵的不是接受了多种文学因子的影响，而是在这种开放性的文学影响视野中，他敏锐地捕捉着殖民地的氛围，讲述着面向南洋本土的传奇故事，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从创作手法来看，姚紫走的虽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构思新颖、情节曲折，可读性强，但他并不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造手法，而是奔放自如，带有飘逸洒脱的浪漫色彩；与新马文坛上风行已久的左翼文学叙事模式保持了很远的距离，甚至可看作是一种反叛行为。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他将南洋的风味融入到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赋予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一种热带的气场，一颗南洋的灵魂。如《秀子姑娘》里的秀子，《咖啡的诱惑》里的吴娟娟、《窝浪拉里》里的兰娜等，这些女性虽然处境不同、遭遇不一，性情也略有差异，但其共同点都是如火般热烈，如水般缠绵，是感情丰富、意志强悍、性情激烈的热带女子的象征。从语言表述来看，表面看来，跟苗秀这样的本土作家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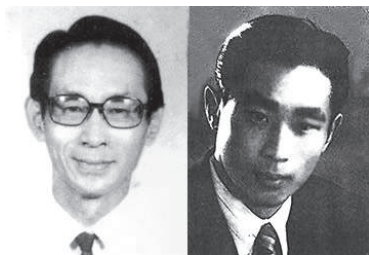
比，姚紫文学语言的本土化程度太低；但苗秀等人运用的杂烩性方言，却只能是黄锦树所言之“巴刹化”，只能在本土流行，不利于走向世界，也无益于文本审美性的提升。姚紫没有巴刹化的本土语言经验，反而让其语言表述相对典雅，他善于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词汇，形成了格调清新俊逸，抒情味道浓郁的个人风格，值得称道。陈贤茂先生认为，他运用语言的熟练和技巧，即使与中国三十年代的名作家相比，也毫无愧色。^[17]从题材来说，姚紫小说在反映了本土的特殊经验的同时，又有开放的视野。从《咖啡的诱惑》到《新加坡传奇》，姚紫和苗秀等本土作家一样，对新加坡的市井生活有着细腻传神地再现。特别是《新加坡传奇》充分体现了新加坡人的思想、情感、意识、情调，是具有本土色彩和本土意识的文学作品。在这篇小说里，姚紫从更广阔的生存视野去关注新加坡，开始对土生华人的文化命运与生活境遇进行追问和反思，直面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加坡社会中都市人生的困窘与悲剧性体验。在《新加坡传奇》第二章《住屋的喜剧》中，他披露了新加坡的屋荒问题，讽刺新加坡上流社会对下层百姓的冷漠与忽悠。新加坡遍地是高高低低的建筑物，“把新加坡的天空都挤扁了”，但阴暗的角落里，却有许多孩子、苦力无家可归。富人占着高楼大厦、别墅幽宅，贫人却只能在“牛车水”“豆腐街”“惹兰勿刹”一带阴隘狭小的房子蜗居。不仅如此，新加坡政府还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敷衍老百姓的住房要求。所谓的廉租房手续繁琐荒谬，工作人员一再推延耽搁，使得主人公“我”和小玲因无房可住而遭遇情感生活上的种种坎坷。姚紫这种从都市底层百姓视角出发的本土写作，显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超越了仅有“此时此地”意识的狭隘的本土主义视野。

姚紫在处理中国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的关系时的位置与态度也值得后来者借鉴与重视。对于姚紫这一代作家而言，中国文学经验是内在化的，并不会构成心理的危机与障碍。相

比同时代土生土长的作家和后来的第二、三代移民作家，姚紫接受中国文学传统的方式与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代的苗秀等本土作家所能接受的中国文学传统是间接的，漂流的，是由南下文人和书籍报刊、华文教师所传授的第二轮的经验，后来的南洋华文作家仅仅是在经典和书籍中寻找中国文学传统，而姚紫青少年时代都在中国内地度过，中国文学的基础已经筑牢，在来到新加坡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原来的中国文化含量依然是醇厚的，因而不可能出现土地和文化的断裂。另一方面，身处边际的作家及其创作往往更能够体现出这种多重性的价值与可行性所在。20世纪40、50年代的本土化潮流也使得这些留在南洋的作家获得了一个双重的透视位置，一方面能够从南洋看中国，另一方面又能从中国看南洋。他们身上的双重文化意识，以及那种复杂的认同转化历程，已经成为最珍贵而独特的本土思想文化资源。正如黄锦树所言：“马华文学的精彩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它的本土性，而在于差异文化与个别经验交揉出的多重性。”^[18]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姚紫并不象某些后起的马华作家一样，在中国性（中华性）和本土性之间划上绝对的界限。这一代作家所酝酿形成的本土文学传统具有资源利用上的开放性和文化心态上的平和性，没有影响的焦虑。因此，姚紫的南洋叙事有利于我们反思将中国性（中华性）和本土性的区别极端化的本土主义论调，对于当前的新马华人文学（文化）的创造者而言，只有沿着姚紫这一代先驱者所开拓的道路前进，本土的华人文学（文化）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独特性。正如周宁在分析马华文学独创性时所言：“毫无疑问，马华文学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马华文学独特性是马华文学的核心问题，是马华文学认同与存在的根基，是马华文学史的主线。但是，马华文学独特性必须超越现代性与中华性的观念误区与二

难选择的陷阱。否则,不仅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认同根基会失落,马华文学独特性本身也会被现代性与中华性撕裂。”^[19]



姚紫 (1920—1982)

[注释]

- [1][3][4][5][9] 姚紫. 咖啡的诱惑.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87. 278, 276—277, 246, 269, 119页.
- [2] 朱崇科. 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51页.
- [6] 黄锦树. 神州: 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 见: 马华文学: 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 马来西亚: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96. 84页.
- [7][13][14] 苏菲. 战后二十年新马华小说研究. 华夏书刊出版社, 1991. 53, 156~157, 3页.
- [8] 胡愈之. 关于华侨地位的新认识. 见: 胡愈之文集·第四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321页.
- [10] 陈贤茂. 海外华文文学史序言·第一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22页.
- [11][16] 方修. 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 见: 方修: 新马文学史论集.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 1986香港版. 43, 40页.
- [12] 黄东平. 远离故国的人们. 海外华侨华人文库, 1990. 22页.
- [15] 周策纵. 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总结辞. 见: 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 新加坡歌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出版, 1988. 359页.

[17]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咖啡的诱惑，厦门：鹭江出版社，1987。382页。

[18] 黄锦树。绪论：在马华文学的边界。见：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9页。

[19] 周宁。重整马华文艺独特性。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02）。23页。

① 本论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研究及史料整理”（GD10YZW05）成果。

②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1年6月曾展出180多位南来作家的手稿、相片等资料。

③ 直到姚紫病逝后，才由他的遗产信托人于1985年辑集出版，评论界一般把《新加坡传奇》归为姚紫的后期创作。

④ 批评姚紫的文章主要刊载在《南侨日报》之上，这里也涉及到姚紫所属《南洋商报》和《南侨日报》政治立场的对立性，前者是国民党主办的报纸，后者则是共产党等左翼人士活动的阵地。

⑤ 有关这一虚拟化的结果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黄锦树的文章《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有深入探讨。

⑥ 如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三回涉及到新加坡的肮脏交易和黑暗现实，但都是作为中国的隐喻来写的，

⑦ 在前一章已经有专门的论述。

颜敏

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一个野人的 音乐传记

蔡志礼

——与黄宏墨《野人的梦》相遇

初识：满心期待，不欢而散。

“天与地迎着云和风，互诉了多少个千年的哀乐，你和我修得这尘缘，莫待临走才不堪岁月蹉跎……他日老来树下论枯荣，狂笑声中痛饮旧日酒。”

——《惜缘》

第一次见到宏墨，是在三年多前新智读书会的聚会上。当时他拨弄着琴弦，领着歌咏班的弟子们，欢愉地唱着《惜缘》。歌者七情上面唱得投入，众人皆陶醉其中，气氛十分之融洽。我也因为第一回在现场近距离观赏宏墨的演唱而倍觉欣喜。

曲终人未散，我本能地站起来走向长期驻扎心中的乐坛偶像。昭英见状眼明手快地为我做介绍：“这位是蔡博士，我们的顾问。”谁知宏墨只是稍稍点了点头，嘿嘿两声就径自走开了。

昭英显得有一点儿为难，我也感觉突兀，心想：“我没得罪他吧？为何如此不近人情？”但是随即转念一想：“对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宏墨，不趋炎附势，不攀搭关系，孤立不群的黄宏墨。如果他听说我是什么‘博士’和‘顾问’，就一见如故地热情攀谈起来，那我真的得好好重新估量，黄宏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歌者。”

既然今日无缘结识，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他日老来树下论枯荣”，更不可能在“狂笑声中痛饮旧日酒”。一切随缘吧！我唯有这样安慰些许惆怅的自己。

再聚：云卷云舒，宠辱不惊。

所幸第一回见面不欢而散的收场，并没有为我们之间的缘分画上句号。昭英相信只要继续努力牵线，志同道合的人总能走在一起。

不久，她通知我宏墨在兀兰图书馆有个说唱会，我立即更改当天原定的日程，并刻意提早入场就座，静心期待另一次友谊的花开。可能是因为宣传不够，也可能是当天同样的活动很多，说唱会只来了七八十人，在可容纳三百人的讲堂里，场面显得有些冷清。我还在担心演唱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当儿，宏墨和几位玩音乐的好友已从容地开始说说唱唱，而且越唱越起劲儿，越说越投入，证明了我先前的担忧纯属多余。

还记得在交流时段，为了替宏墨加油打气，李前南副院长慷慨陈词，表示对本土原创音乐的全力支持。宏墨当时连表谢意，几年后还向我提起这段动人的情节。

这场说唱会除了聆听宏墨以韵味十足的低沉嗓音，深情地吟唱现代岛民心声，以及许多未曾公开的歌曲背后的故事外，我还看到了历经岁月磨炼的宏墨，已经练就宠辱不惊的高贵品质。

其实啊，有时候观众少些也是上天的特别恩赐。记得念大学的时候，在一个文学讲座上，我是五名主讲人之一，结果只来了三名观众。我们就当来了三百人一般全情投入地演说。意外的收获是，后来我把其中一名美丽聪慧的女观众娶回家。谁说观众少不好？这可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场演讲啊！

接下来，我想应是昭英在他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还安排我们见了几次面，彼此方才逐渐熟络起来，而我终于在大气层暖化之后，接触到藏在酷似孤傲冰山背面那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合作：相知相惜，相逢恨晚。

2010年3月，我们推选他的诗作《惜缘》为“读吧！新加坡”的指定阅读作品，并要求使用歌曲版权，他眨了眨眼就同意了。那年的全国阅读运动因此飞扬着宏墨深情的歌声，让我们倍觉温馨。

同年4月至6月间，我们先后邀请宏墨担任全国校园文学论坛“文学四月天”和中学生文艺营的特别嘉宾，为七八百名年轻学子现场演唱与传授填词作曲的要诀，他也眨了眨眼就欣然接受，而且从不问报酬。

一提起报酬，我就很想“报仇”！事缘有一回前南兄把报酬放在信封里，演唱后塞了给他。谁知他当场断然拒绝，坚持不收。双方相持不下，彼此互相推挤，频频发生肢体碰撞，不知情的旁人见状颇为惊讶，还以为我们因分红不均而大打出手！可见与来自君子国“见义忘利”的朋友相处，亦非易事！

去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修建后重新开张的晚晴园筹办系列大型文娱演出。潘宣辉馆长希望邀请具有本地特色的音乐人黄宏墨，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作曲并亲临现场演唱，让我去问问他。宏墨起初认为辛亥革命乃先贤的伟大事迹，历史意义太重大了，恐怕担当不起。我多方劝说无效，只好仿效革命先贤的一贯作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向他建议我来填词他作曲演唱。没想到他这一回连眼眸都没眨就爽快答应了！

虽说我曾发表过三四首歌词，但毕竟是个新手。此番若不是宏墨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给予鼓励与引导，我这个小兵恐怕成

不了大事。《那年》就是我们合作的艺术结晶，演唱后得到很好的反响，这些都要归功于宏墨的作曲功力和他与三位好友（张家强、周选礼、刘锦祥）的倾力演出。因为好评如潮，晚晴园还考虑将之与我和郭永秀合作的开幕序曲《宣统那年的风》等曲子，录制成音乐专辑呢！

许多人都认为艺术家的脾气古怪很难合作，我与宏墨的合作却非常愉快顺利。当然，我们对文字和音乐有各自的审美观和坚持的原则，但最关键的还是要互相谅解与尊重。例如他要我修改歌词中的几个字，我眉头皱也不皱一下立即思索如何修改。我请他别把格调处理得太悲凉，他说尽量试一试。无论是谁提出修改都不伤和气，因为大家心知肚明这不是针对个人的不足，而是在专业上对自我更高的要求，对作品的精益求精！

风格：随性奔放，独树一帜。

随着《野人的梦》音乐过门时那一声横空而过的原始呼唤，宏墨以夸父式的大足步伐，豪迈地游走大地，激昂高歌：

“……雾中观赏晨露滴落，迎着山风攀上云层，轻扶彩虹抱拥苍穹。潮来潮去捡沙堆泥，日出日落玩赏大地，管他风刮细雨世俗人情，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年月世纪。”

朋友说这首歌多听几遍能减压解忧，助我们挣脱现实残酷的无形枷锁，重拾生活的信心。我在听《野人的梦》时，脑中则经常出现夸父在旷野逐日苦苦奔走的影子。夸父是先秦《山海经》神话里的悲情英雄，青春期的宏墨和一代代轻狂不羁的少年人，何尝不曾在现实中无奈和无辜地扮演过悲剧角色？

由宏墨一手包办填词作曲兼演唱的《借唐朝再燃烧》，

应可与流传至今二十余载仍然历久不衰的《野人的梦》并驾齐驱，成为最具黄宏墨特色的代表作。在这首歌中，宏墨巧妙地借助年轻人耳熟能详的重节奏摇滚乐，配搭上典雅的古诗词，演绎出融合现代与古典的独特风味。最重要的是歌词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没落的焦虑及对它的新期望，祈盼年轻朋友在表面看似浮夸的摇滚乐中，能悟出其中深邃的真义。

无论要面对多大的风险挑战，唐僧都不辞劳苦，不远千里到印度取经。可惜极少数现代人懂得从庞大的千年文化遗产中摘取精华，为周杰伦写词的方文山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借唐朝再燃烧》是我见过把唐诗绝句镶嵌得最有特色的作品，宏墨的苦心经营值得大力肯定与赞许。

《万种风情》坦率地讲述自己年幼丧父，在党派林立的恶劣环境中惹是生非，被逼辍学后走上歪道，陷入几乎无法自救的深渊。所幸因祸得福，命运出现转捩点，才能获得重生与展露才华的机会。读完这篇自述后，心情突然变得分外沉重。一个人要经历多少磨难，才可以称得上男子汉？如果上天没有给予宏墨“奇遇”、“顿悟”和“重生”的机会，我们还能听到这许多的动人心魄的歌曲么？唉，我真不知道要感谢上苍的仁厚还是要诅咒命运的残酷！

“曾经是你怀中一滴水，安详的流过原野奔向海洋。几经风雨，疲惫回归，迎向我依然是你的温暖。曾经是我随心的飘荡，切割着你一次次的期盼，迷惑岁月，踉跄的我，不愿放弃是你疼惜的呼唤。……”

不知为何，每回听到宏墨这首为感激母亲恩情而创作的歌《母亲》，泪水总喜欢在眼眶徘徊。也许是因为知悉他们母子

情深如许，也许是宏墨唱出了天下妈妈的慈爱和包容，也许是因为感恩的心容易让人动容。

在《这一切都会过去》中，宏墨以异常活泼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一位不知道庄子为何方神圣，却生活得很庄子的挚友阮福成——一个曾浪迹天涯，随时为朋友伸出援手，随遇而安的豁达旅游奇人。用心多聆听几遍这首节奏轻快饱含哲理的歌，必能明白什么叫做“这一切都会过去”！

精神：拥抱传统，亲近自然。

宏墨作品最令我感动之处，在于当许多人唾弃甚至于不惜践踏母语语言文化的时代，他却用文字和音符深情地把历经风霜的她拥抱得更紧。他在音乐专辑的手册上写道：“一直很庆幸老爸当年在明知英文很重要的年代，毅然地选择把我送进华校，让我在很好的语文基础上，能够深刻、根本的解读老祖宗的生活智慧及精神境界。”

创作于九十年代的《笨鸟的表白》，反映的即是母语教育渐趋没落的历史悲剧。这首歌和这篇文章，为母族文化的多灾多难做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山情》和《飞天》都是呼吁亲近大自然，回归本性的作品。厌倦喧闹都会的宏墨，一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就立即像着了魔法般恢复孩提的童真和自在。以东方古韵编曲的《夕阳湖色》，加上邓淑娴的绝妙嗓音，唱出了一片荡漾在心湖的恬静美景，而这美景原来就是近在眼前的贝雅士蓄水池。之前听歌时并不知晓，现在知道后黄昏立于湖畔，必有一番很不同的亲切体会。

《那般情怀》是怀念牛车水的怀旧之作。想学习如何写歌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篇文章，因为宏墨在这里无私地传授写歌的秘诀。《结霜桥》则在缅怀童年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场景的同

时，还为解决青少年的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少年气盛闯祸的累累伤痕，似乎还在宏墨的胸前隐隐作痛。

此外，还有许多精彩篇章，例如《树的信念》在人生苦闷的低谷唱出昂扬刚毅的高音；《岁月无言》表达了蹉跎岁月的彷徨与无奈；《怎个情字》中对爱情的惆怅与迷惘，还有《童言故乡》中浓郁的乡愁，把童年化成回不去的故乡，都是值得我们悉心咀嚼的佳作。当有些院校想把一些华语歌曲融入教学，我毫不犹豫地推荐宏墨的作品，为的是让年轻学子在他的歌声和文字中，领略回归自然和培养品格的重要，重燃对母族文化和乡土的热情。

结语：不亢不卑，无怨无悔。

让我尝试用17个“不”字，解读与概括宏墨不凡的音乐故事：

不仁的世道给予不羁少年一轮不怀好意的青春。

不知何去何从的歧路上布满了不动声色的陷阱。

不堪回首的往事见证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真谛。

不甘堕落和勇于向恶运说不的善心挽救了自己。

不平则鸣的义气总会招惹不明不白的是非冤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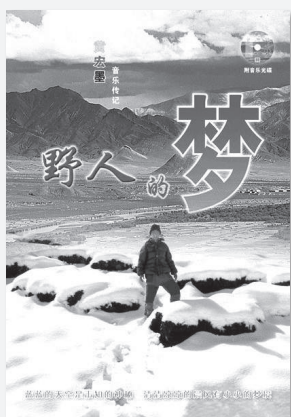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竖起个性鲜明艺术旗帜。

不卑不亢感恩心成就今日不可同日而语的宏墨。

从染上各种恶习野性难驯的小子，到因没福分遇到冯焕好院长而被迫离开校园的辍学生；从建筑工地七楼高处摔下昏迷到遇车祸左脚骨折；从自我放逐濒临堕落边缘的浪子，到获得重生成为无数歌迷拥戴卓然有成的音乐人，宏墨真实的挣扎成长历程，不但充满传奇色彩，也深具教育的启迪作用。我希望

有独具慧眼的制片人，能以宏墨这本音乐传记为蓝本，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成为更多在歧路上徘徊的年轻朋友，选择生活方向时最真切的借鉴。

生命中有宏墨的歌声相伴是我们的福气。
有宏墨这样的朋友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



黄宏墨的作品《野人的梦》

蔡志礼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博士，新加坡华文学习研究院院长，自由游走于文化艺术、语言教育与数码科技的作家、学者。著有现代诗集《月是一盏传统的灯》，主编《学语致用：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中英版）及《新加坡文选：花园城市与水的神话》等。

吞噬生灵的巨兽

东瑞
(香港)

——叶竹《大地》欣赏

我在大地上行走
飞鹰的阴影从不放过我

你可以把一切欢快插在大地的身上
也可以把心酸的眼泪
洒成水灾

大地不说什么
它的沉默令人忘我
它会饥不择食
一口气可以吃掉六万多生灵

我看到风景在哭泣
大地
有凶残的个性
隐藏在它的温柔敦厚里

在叶竹近期的诗中，我也颇喜欢《土地》此首。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多数是以正面的形象被诗人歌功颂德的。人类，歌颂土地为伟大的母亲，土地，几千年来被中华民族崇敬、膜拜，在膜拜祖先之前，首先是要拜天，然后是拜“土地”神，连新郎新娘新婚，也要拜天地……可见土

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叶竹的《大地》诗，反其道而行之，读之令人不寒而栗。全诗读完，我们仿佛有种感觉，个人是何等渺小，大地竟是如此巨大，像一只巨大的怪兽，笼罩着在大地上苟延残喘的生灵。人，一向“吃大地”，靠对大地的播种、长出庄稼，也靠大地的庇荫，在地球的大地上生存、生活了几千年。叶竹的《大地》全诗，基本手法是把渺小的人放在死亡的阴影下，写出了大地在“温柔敦厚”之外凶残的另一面。“一口气可以吃掉六万多生灵”是有感而发，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不错，正是大约有六万人死亡。



《大地》写得很精练。一开始就以“飞鹰的阴影”象征“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地追逐着人，不祥之感猛然扑面而来。虽然有时可以把“欢快”“插”在大地上，譬如种植呀，起大厦呀、搞各种各样的娱乐措施呀……但笔锋很快一转，灾难很快列队而至，“眼泪”与“水灾”一起融合来

写，惜墨如金；沉默的大地，多么叫人不安，常常叫人意识到有什么发生了。大地如一头怪兽，饿时，胃口巨大，一口就是吞没“六万多生灵”。如果说叶竹用人格化手法并不出奇的话，那么在诗前面一系列不安气氛的营造，都不直说，而是用了象征、感觉、引申、融合等等技巧，都运用得太妙了。

最后一节，明白地把大地人性化了，“风景”会“哭泣”，“大地”是那么“凶残”，纯粹成了一个“人”，他具有两面性，人性之外，最可怕的是他“兽性”，一肆虐、一发作，非同小可。

相信叶竹有鉴于近年海啸、地震、风灾、火山爆发等天灾频频发生，夺取人命财产无数而充满感情地创作了此诗，实在写得很有个人特色。值得欣赏。

东瑞

原名黄东涛，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创办人及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迷城》、《无言年代》及《留在记忆里》等文集。

探访“浮城”

南治国

——希尼尔作品的一种解读

希尼尔是新加坡颇有才华的作家，在小说与诗歌中，作家以“浮城”代表了新加坡的现代文明发展的社会，来努力开拓和建设自己的艺术世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自己的文学巨椽描画自己独特的文学“特区”的情形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有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鲁镇”，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原初纯朴的“湘西”和张爱玲苍凉色调的“上海”等。在新马作家中，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来描画现代的新加坡及生活其间的新加坡人的，希尼尔也许当得上是第一人。他通过自己的诗歌和微型小说，着力建构了“浮城”这一新华文学中的地域坐标和文学地貌。希尼尔立足新加坡乡土，以热诚的心，用犀利的笔，不因新加坡城小而懈怠，也不以“浮城”的晦暗而悲观，勤勤恳恳，用自己近三十年的心血，见证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记忆的日渐消失，记录了新加坡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江河日下，也描画了“浮城”城民们的崇洋与自奴、琐屑与庸俗，以及对人文和历史的贫血与白痴。这是另一个场域的另一种“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希尼尔的这种关注全球化人类困境的本土书写，无疑别具意义。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希尼尔构建的文学“浮城”，不只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风景，在世界华文文坛上，“浮城”也是一处值得读者和论者驻足流连的名胜。

1989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希尼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绑架岁月》。其中有一首《土地的印象》，诗人这样写道：

竟然，我迷失了方向
在这熟悉的土地
有一种悲凉
沁人心脾

有一种荒凉
蔓延在当年车水马龙的街坊……

不知是谁
趁邻里不留神时
换了幅现代画景
换来个荒凉”¹

诗歌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急剧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加坡社会中种种盲目躁进的举措的不满，对整个社会漠视传统，丢弃种种民间记忆的短视作为更是如鲠在喉，却又万般无奈……新加坡原本就是一弹丸之岛，其华族的历史，从19世纪初开埠至今，也不足2个世纪。早期的华族先民飘洋过海，在异族的统治下，仍能开荒辟土，顽强生根，各种华族庙宇，各级华文学校，各种华族庆典，各种源自“唐山”的民俗风情都能在这南溟小岛代代相传，弦歌不绝。但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迫于经济考量，科技上以西方为指归，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在管理上，也奉西式制度为圭臬，英文在同母语的角力中，大获全胜。华文，作为约四分之三的新加坡国民的母语，沦为二等语文，甚至是第二语文。在“西潮”强悍的冲击下，华校全面缴械，华文教育难以为继，华社几乎全面噤声，而有着强烈母族文化情结的希尼尔，感受的当然是一种强烈的疏离和愤慨，以至于走在熟悉的土地上，他，一个生于斯、长

于斯的新加坡人，竟然也“迷失了方向”。他体验的是一种悲怆的“荒凉”，目触的是一种荒谬的“荒芜”：

漫不经心地游荡到这看似华丽的世纪初。某个清晨的河口，……缺堤的滩岸，一艘倾覆的舢舨，无助地接受浪花的抚慰，一只翠鸟（像似童年的那一只）立在一根桅杆上慌张地回望，荒凉自开紫色小花的爬藤植物蔓延，直到潮落的最远处。

荒芜在延续着……许多荒谬的现象，正不着痕迹（某艺人说：走过必有痕迹。我们遗忘得太快，所以不着痕迹）地在身边周围上演、流失、丢失、遗失或者遗忘，然后一再重复。²

这是本世纪初，2001年，希尼尔在出版个人的第二本诗集《轻信莫疑》时，在其后记中的“独语”。此时的希尼尔，除了诗歌创作，他也在微型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后出版了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和《认真面具》（1999）。他在文学创作中，刻意表达了新加坡华人在社会急剧都市化中“连根拔起的遭际所带来的心灵痛苦和急切寻根而不得的精神迷惘。”³代表着华族传统的“舢舨”倾覆了，风雨飘零中，因为本土历史的缺席，华族文化的式微，新加坡岛成了欧风西雨中的一座漂晃的孤岛，一座在华族历史和文化大海中的走丢了的“浮城”。

一、孤浮、灰暗、荒芜：“浮城”的地理及地貌特征

希尼尔笔下的“浮城”，谐音“浮沉”，地理上，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孤岛；从文化上看，则是一座失去文化指针和身份认知的无根城市。外表上，浮城是灰色的，是毁掉田园、拔去绿色之后，用“洋灰”垒砌起来的阴森的城市。在作家的情感里，浮城是灰暗的，一片荒芜，满目荒凉。

在希尼尔的早期创作中，“浮城”就已显端倪。浮城往往与“灰泥”、“洋灰城”相关，如第一本诗集《绑架岁月》中，浮城已经是灰色调的，渗着“荒凉”：

在抹去一片翠绿/涂上灰泥之前/夜夜荒凉，夜夜/古井旁/
枕苔如梦/惊跃/因为你/后港/当你盛装远离之际/月亮在哪里。

——〈北后港〉⁴

一片烟浓/今后的清晨或傍晚/停留在枯叶与天空之间/所有的绿色隐去/所有椰林连根拔起/只留下老秃椰干和打桩机/周旋到底。最终/倒下，老椰林/竖起，洋灰城/带来一片阴森。

——希尼尔〈雾榜鹅〉⁵

只需一个下午/胶林全部出走/投留一些根头//每个清晨，
远方/看不见蓝天/一片洋灰，那么刺眼/一阵车烟，十分难受//惟有胶林/令人怀念。

——希尼尔〈窗外即景〉⁶

到了《轻信莫疑》，浮城仍然是灰暗而荒芜的：

一群鸟失声离开，并从容交出/五十层楼九九九的领空”
、“那片曾经共有的沼泽早被填平了/洋灰的森林错落有致

——希尼尔〈处变鸟不惊〉⁷

触目，是一片异质的风景/灰暗的围墙，拒绝一次/简单的
落户机会。”“高耸的洋灰城外，白雾/茫茫，来自大大小小的
烟囱

——希尼尔〈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⁸

随着希尼尔笔触的深入，“浮城”的内在轮廓开始日渐明

朗起来。他在多篇小说中直接用“浮城”或“浮岛”来指称新加坡，如在《浮城六记》中，他对浮城作如是描述：

此后浮城再也找不到狮子的踪迹，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想象力。许多许多年过去了，就像“一代不如一代”的儿时游戏，城内的人们在隐隐约约的传说中，开始塑造一只奇异的动物——非鱼非狮的狮头鱼——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卵生还是胎生？……那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那里有传统与现代在挣扎的努力，那儿的人有追求卓越与略带怕输的心理……⁹

在他后期的众多的微型小说的创作中，希尼尔开始探析浮城之所以为浮城的深层肌理，开始从浮城城民的根性、浮城城事的变迁和浮城文化版图的变色等方面孜孜不倦地构建他的文学“浮城”，并以此检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对华族语言、文化的消极影响，以及因华族传统难以为继、新新一代漠视历史和盲目崇洋所造成的新加坡社会普遍存在的传统断裂和文化失根的悲剧。

二、自奴、浅俗、贫血：浮城城民的典型性格特征

人，也只有人，始终是特定环境或风景里最具代表意义的组成部分。在鲁迅的“鲁镇”系列小说中，因为祥林嫂、孔乙己等独有的人物形象，才使得他笔下的鲁镇充满悲情，萧瑟凄凉；而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之所以人情浓郁、古朴单纯，也正是因为塑造了翠翠、萧萧、媚金、龙朱等众多的湘西纯情少男少女的形象。已有论者指出：希尼尔的创作题材，源于新加坡的乡土，表现的正是“新加坡的土地与文化传统”，体现了“在现代化实际上是西化的过程当中，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遭到连根拔起的困境”¹⁰。希尼尔几乎与新加坡共和国同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新加坡立国以来经济、文化、政治的变

迁，也亲眼目睹新加坡华人日渐西化，由“黄”求“白”的种种“用心”。愤懑之余，他拿起了他的笔，描摹浮城城民之百态，试图为过去30年来的新加坡人“立此存照”。

希尼尔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微型小说，他对浮城城民的描述往往是简笔素描或类似镜头中的“一瞥”，但因其执著，也因为他的犀利，他对浮城城民的性格弱点的描画可谓入木三分。希尼尔笔下的浮城城民的性格特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上的崇洋和自奴、生活趣味上的琐屑和庸俗，以及对人文、历史的贫血与白痴。

（一）文化上的崇洋与自奴

华人的崇洋，从根本上看，是因为整个华族近百多年来的民族自信心的低落。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以枪炮开道，经济上掠夺中国，文化上矮化中国，中国迅速由威撼远邦的泱泱大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听任列强蹂躏的灾难深重的国度。政治的无能，军事的无力和文化的无声使得华族无论是上层官吏还是下层百姓，无不逢洋必恭，逢外必敬，而对自己的母族文化及价值观念缺乏自信力，甚至弃之如敝帚，不惜同自己的文化彻底切割，“去华族传统”，不仅语言用西方的，文化趣味上，也是“西方月圆”。

新加坡是华人较早移民的海外群居地，也是中西文化折冲交汇的枢纽。早期华人因谋生需要，必须懂得了英语，才能在洋行或外国人的公司担任中高层职务。经济利益的驱使，华族中的稍微富足的家庭都会送子女去英校念书，将来好到欧美留学，毕业后就可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那些清寒子弟，则少有机会学习英语，只能在矿山、胶园或工厂做底层劳工。久而久之，社会等级显现，讲英文者显达，说华文者（主要还是方言，如福建话、潮州话等）落魄。华族中，不仅所谓的上层精

英以能讲英文而自高一等，而且那些底层的华工也多因自己不能英语而自惭形秽。新加坡立国后，先是停办南洋大学，紧接着是所有华校“变色”，新加坡完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全面英语教育。随之而来的，就是纠缠多年的“华文难学，华语无用”的论调，甚至有“先进”的新加坡人，先是抗议华文的学习，要求把华文从中小学的教学科目中清理出户，抗议不成，后来就干脆移民去那些不必学华文的地方。

在希尼尔的全部创作中，对母族文化的眷顾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结。早在1985年，他就在《宝剑生锈》中，通过华校生返校参加校庆，写三十周年校庆时他们表演“荆轲刺秦王”时的一把道具“宝剑”，到了五十周年校庆时，被校方从教师休息室的墙面上摘了下来，扔进垃圾堆——“宝剑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幅现代抽象画”。曾经铮亮宝剑，不只是华校生的一份记忆，也是他们心目中华族文化的象征，但二十年后，它被一幅西方的现代抽象画所代替，孤零零地躺在长廊一角的垃圾堆里，“锈蚀多时”¹¹。宝剑的命运，也正是华文在新加坡的命运之写照。5年后，希尼尔在《舅公呀呸》（1990）中，以一位学生的《华人传统》的华文画册被他的英文老师冠以“不良刊物”而没收，更为直接地反映了新加坡英文教育的“蛮横”，而令人悲怆的是，那位没收《华文传统》的英文老师正是一名年轻的华族老师，虽然他有一个时髦的洋名“奥格斯汀陈”；希尼尔是痛心的，也是无奈的，小说的最后，他也只能通过舅公之口，喊出“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¹²……

在小说〈校庆〉、〈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克里斯多夫瘤〉等作品中，希尼尔表现的是同样的主题，浮城的年轻的华族“城民”一例崇洋，英文至上，轻视华文，不屑于华族文化，自绝于母族传统，成为文化“自奴”的一代。

（二）生活趣味上的琐屑和庸俗

浮城城民对自己母族的语文和文化既已毫无兴趣，那么他们兴趣的热点是什么呢？在他的第一篇微型小说〈或者龙族〉中，希尼尔这样描写浮城里的年轻一代：

所以我们都抽着烟挟着皮包牵着女生的小手溜达在保龄球场这样才比较气派。……

所以我们孤独地站在热闹舞会的一个角落欣赏一个个穿得很少的女孩子卖力地摆动。我们把烟仔一个跟地——/燃烧起来，然后/燃烧着自己……

我们不喜欢逛马路但是没法子，我们穿着很波希米亚但没有拖着女孩。……/最终我们迷失在钢筋灰泥你一阵阵刺耳的回响中……¹³

年轻的城民自我迷失，没有信念。那么其他的城民呢？在希尼尔的“浮城”里，他们也一例是琐屑和庸俗的。在〈笑忘书〉中，父辈的书斋被下一代改造成了“麻将小筑”，耽溺于书堆被视为“酒精中毒”，年轻一代认为嗜书让人思路不清，意志消沉。¹⁴浮城人对小事好奇，凡事都能联想到口腹之欲，即便是对浮城的“吉祥物”——非鱼非狮的狮子鱼，他们想到的竟也是不知道“它是否可烘烤或清蒸？”¹⁵浮城人还喜欢虚荣，好大喜功，“随时为了个人的便利或者炫耀自我的特殊地位，不惜‘为虎作伥’”¹⁶。

浮城人还非常功利，喜欢贪小便宜，“人人抢着去购买不曾了解、不需要的货品”；他们是一群患有“长龙症候”的人，“有长龙的地方我就去排，管他是卖房子，抢旧书，报名入学，投注多多……”¹⁷。他们还健忘，爱面子，稍遇不快，便会向有关部门投诉。他们以忙碌为借口，可以不去探访患病住院的“阿爸”，对亲情“等闲视之”；他们可以在离婚时“各自提出最有利的论点及证据，以确保孩子的抚养权能推让给对方所

有”，对婚姻“满不在乎”；他们还可以游戏情感，不婚而孕，然后，在手术台上，“与一名庸医共同谋杀一具生命”¹⁸。

希尼尔笔下的浮城人，就是这样琐屑而庸俗的一群。

（三）对人文、历史的白痴与贫血

浮城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对人文、历史的白痴与贫血。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名是利，是权是势。他们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读点书，了解自己的文化，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希尼尔对新加坡华族人对自已的历史文化的贫血情状深恶痛绝，在小说〈我等到鱼儿也死了〉中，他对新加坡人竟然连中国的历史朝代都一无所知表示愤慨。“宋元明文物展”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长的人龙，人们其实并不是冲着文物展而来，他们是冲着售票处正在代售“联通车资卡”而来的，有被老婆逼来排队的，有为表达对女友的爱情而来排队的，至于什么是“宋元明”，或者谁是“宋元明”，他们一概不知：

“是我的孩子叫我来的。”一位老者十分委屈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老婆大人硬要我来的。”一个秃头佬满脸睡意地回应。果然不幸被我言中。

“我是代女友来的。”一年轻人十分自然的表情，让人们感受到爱情的力量。

“我们是来买‘宋元明’的？”

“什么是‘宋元明’啊？”

“听说是一个地方。”

“好像是指某个朝代。”

“也许是一座很灵的庙。”

“可能是一个有钱人！”

.....

“宋元明是什么人！怎么你也不懂？——哈，彼此彼此，如果是周星驰、张学友这些我就认识咯！”¹⁹

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排成长长的人龙，朝着文物馆蠕动。他们不是去看文物展，但他们对“宋元明”充满好奇和疑虑。小说中的我“志不在钓鱼，只不过是在完成某一种孤独的姿态”，到了结尾处，希尼尔不无揶揄安排作者钓到了“一尾鼓胀着肚皮，不怎么挣扎的鱼”，看那苍白臃肿的肢体，“我”断定它是“一种支那科的SINGA鱼。”是绝对“土生的”，但不幸的是，这条鱼感染了“纹化冷漠症”²⁰。

浮城人最让希尼尔不可饶恕的是他们对二战时期日本人侵占新加坡的历史的白痴。浮城人可以猜度巴格达“位于美国的哪一洲？离加利福尼亚远不远？”也可以猜测巴格达可能是一条河，想象“那条河比新加坡河长吗？河口有没有鱼头狮供人拍照？”²¹也可以不了解“中国又与中华民国有什么不同？有时为什么有写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他们也可以不清楚那个“蛮怪的”地址——“新加坡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们不可以不清楚日本人到底是侵占还是“进出”新加坡，不可以听到“马关条约”而“联想到‘马关’说不定是一种很酷的百年内衣品牌，或可能是一种很好吃的日本鱼。”²²

希尼尔对浮城里的年轻一代的“哈日”心态深感不安。〈我的来世不是梦〉是一篇只有300来字的微型小说，希尼尔却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尺幅兴波”，痛贬浮城年轻人几近乎“认贼为父”的无耻和对亚洲历史与文化（包括日本历史文化）的白痴：

多年以后，我们这十巴仙的年轻人，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东洋人！

……至于选择做东洋人嘛，嘿！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周围都是Japanese products——路上的汽车，家里的电器，办公室里

的电脑、电话，街边的餐馆、卡拉OK，哪一样不比他人强？日本高科技引导新潮流，年轻人都很cool，很in！——还有，也不用浪费时间去学那要命的Chinese！考不好还得考虑去移民！

什么？——shit！怎么你们都没有告诉我，日文里也借用了阴魂不散的——人们都说美丽的——汉字？²³

在其他的作品中，如〈横田少佐〉、〈新春抽奖〉、〈认真面具〉、〈退刀记〉、〈异质伤口〉、〈运气〉等很多作品里，希尼尔都涉及到了中日或新日的历史问题，他对日本人不肯认错、不肯改悔表示憎恶，但同时，也对年轻一代人罔顾历史，一味哈日的潮流倍感忧虑。

三、浮城的文学史意义

希尼尔是新加坡颇有才华的作家，在小说与诗歌中，作家以“浮城”代表了新加坡的现代文明发展的社会，来努力开拓和建设自己的艺术世界。综观希尼尔的所有创作，他都在力图建构自己文学版图中的“浮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用自己的文学巨椽描画自己独特的文学“特区”的情形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有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鲁镇”，老舍小说中的“北京”，沈从文笔下的原初纯朴的“湘西”和张爱玲苍凉色调的“上海”等。在新马作家中，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来描画现代的新加坡及生活其间的新加坡人的，希尼尔也许当得上是第一人。他通过自己的诗歌和微型小说，着力建构了“浮城”这一新华文学中的地域坐标和文学地貌。他用自己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观来表达和承载新加坡的本土生活和本土经验，但其“最终意义是面向全人类、全世界，而不仅仅是表现华人文化传统的困境，同时也表现全人类、全世界面临的文化危机”²⁴。从

这个意义上看，希尼尔笔下的“浮城”体现的也正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困境。

新加坡诗人和学者王润华先生在论及希尼尔地作品时认为：“希尼尔同时探索了两个自我，一个属于过去，一个属于现在，因此这部诗集，很有深度地反映了新加坡的土地的变迁，历史文化传统的考验，以及广大人民的内心世界。”²⁵王润华发现希尼尔约60多篇小说，它们互相之间，发展且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那些长辈，舅公、舅舅、外公，似乎是一个家族的人，在那群青少年人中，小时候要听到鸭叫才能入眠的小孩，长大后似乎就是演荆柯刺秦王的青年人，出国后，到三十里外吃中国餐的旅行者好像也是同一人。²⁶综观希尼尔的所有创作，他都在力图建构自己文学版图中的“浮城”，他的这种企图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特出。王润华对希尼尔无不强调其作品所反映出的本土的语言、意象和文化上的色彩表示欣赏。希尼尔不但融合了中华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精华，还形成了具有本土框架与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学特质。因此具有“题材的繁复、新技巧的实践，内容的时代感”的特点，在创作主题、语言风格、创作技巧等都极具本土特色，体现出了新华作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希尼尔的新加坡本土视野中的自反性思考也非常值得注意，毕竟，他清楚地意识到经典化“浮城”与新华文学的“本土性”之间的关系。他用自己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观来表达和承载本土生活和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新华文学的经典。

希尼尔无疑是新华文坛上特异而别致的存在。他的作品体现了不可模仿的“孤岛属性”²⁷，每一篇作品都在题材、视角、立意和情节上都力求突破，体现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让后继者难以模仿，也无从效仿。这种独辟蹊径的实践，是新华文坛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其值得关注的是他数十年来执著于“浮城”之建构，为这块土地的人文生态走与呼，为母族文化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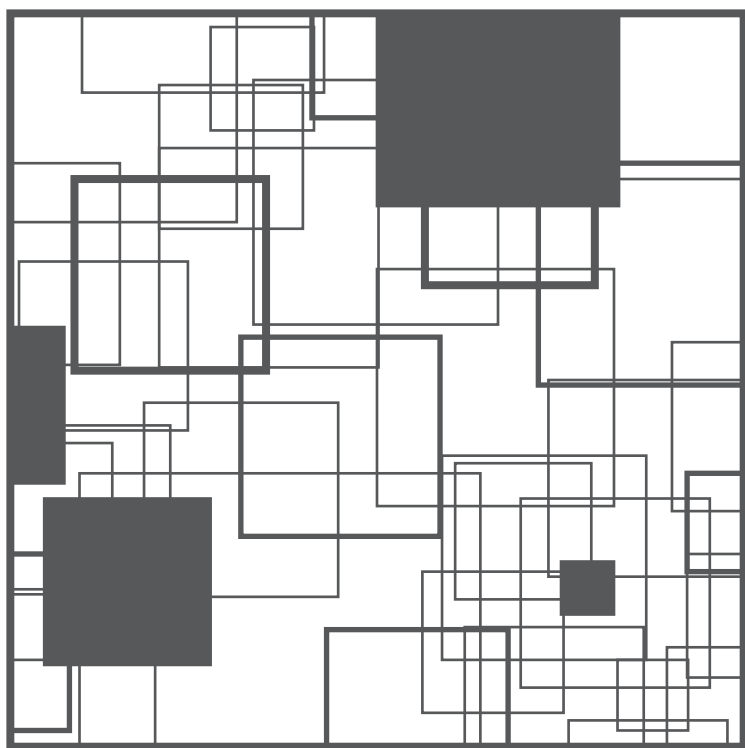
彰显出强烈反思自我的主体意识，甚至力图以小见大，将意义呈现指向了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困境，其野心不可谓不大焉。²⁸希尼尔立足新加坡乡土，以热诚的心，用犀利的笔，不因新加坡城小而懈怠，也不以“浮城”的晦暗而悲观，勤勤恳恳，用自己近三十年的心血，见证了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记忆的日渐消失，记录了新加坡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江河日下，也描画了“浮城”城民们的崇洋与自奴、琐屑与庸俗，以及对人文和历史的贫血与白痴。这是另一个场域的另一种“哀其不幸”与“怒气不争”。在人类活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希尼尔的这种关注全球化人类困境的本土书写，无疑别具意义。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希尼尔构建的文学“浮城”，不只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风景，在世界华文文坛上，“浮城”也是一处值得读者和论者驻足流连的名胜。

- 1 希尼尔〈土地印象〉，见希尼尔《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页22。
- 2 希尼尔〈荒凉自一个华丽的世纪初〉，见希尼尔《轻信莫疑》的《后记》，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社，2001。页160。
- 3 黄孟文、徐乃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页308。
- 4 希尼尔〈北后港〉，见希尼尔《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页6-7。
- 5 希尼尔〈雾榜鹅〉，见希尼尔《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页8-9。
- 6 希尼尔〈窗外即景〉，见希尼尔《绑架岁月》，新加坡：七洋出版社，1989。页10-11。
- 7 希尼尔〈处变鸟不惊〉，见希尼尔《轻信莫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社，2001。页22-23。
- 8 希尼尔〈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见希尼尔《轻信莫疑》，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社，2001。页26-29。
- 9 希尼尔〈浮城六记〉，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64。
- 10 赖世和《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2004。页108。
- 11 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20。

- 12 同上，页38。
- 13 希尼尔〈或者龙族〉，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2-13。
- 14 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14。
- 15 希尼尔〈浮城六记〉，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64。
- 16 同上，页64。
- 17 希尼尔〈猫语录——吉蒂解放经总促销部编〉，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18。
- 18 希尼尔〈之乎者也——让我们习惯大义X亲〉，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06。
- 19 希尼尔〈我等到鱼儿也死了〉，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95-96。
- 20 同上注，页96-97。
- 21 希尼尔〈如何拯救萨达姆〉，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40。
- 22 希尼尔〈旧梦不须寄〉，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41-142。
- 23 希尼尔〈我的来世不是梦〉，见希尼尔，《希尼尔微型小说》，新加坡：玲子传媒，2005，页116。
- 24 赖世和《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2004。页109。
- 25 王润华〈一本根植于文化乡土上的诗集——论希尼尔的《绑架岁月》〉，见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年，页151。
- 26 王润华《〈华人传统〉被英文老师没收以后——希尼尔微型小说试探》，见许福吉编《新加坡微型小说评论》，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5年，页121。
- 27 吴耀宗《灭杀踵武者：论英培安与希尼尔小说的孤岛属性》。见吴耀宗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万卷楼，2003年，页61。
- 28 朱崇科《琐碎的凝重：“自反性”本土书写——论希尼尔的本土事件/视界》。见朱崇科著《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页311、329。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著有《汉英翻译基础》，
译著有《身份的焦虑》等。



文訊

2012年“文学四月天”

韩少功与张大春：分享文学经验

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的2012年度文学盛会“文学四月天”，邀请了著名的中国大陆作家韩少功与台湾作家张大春，于4月14日及15日连续两天，分别在联合早报及中正中学（总校），同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及学生们分享多年的创作心得与文学经验。

张大春与韩少功在校园论坛的讲题分别为：“决定写作”及“现代汉语再认识”。他们在公开论坛则分别主讲了“现代小说、戏剧与影像张力”及“扁平世界的精神高度”。两人的精彩演讲受到观众热烈的回响与交流。

此外，本地作家、音乐人郭永秀与蔡忆仁也在校园论坛，为莘莘学子带来美妙的音乐与诗歌的赏析与演示。



公开论坛现场，座无虚席。



张大春谈“现代小说、戏剧与影像张力”。



韩少功为观众分析“扁平世界的精神高度”

英国广播公司（BBC） 广播诗人梁文福作品

为了庆祝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英国举办“文字中的世界”活动，英国广播公司（BBC）将通过广播，朗读参赛的205个国家的诗歌。每个国家只录选一篇作品，我国文化奖得主梁文福博士的诗作《回声》荣获选读。

此外，在国际文坛享有盛名的“法国诗歌节”，于2012年庆祝第35届诗歌节，诗人梁文福的诗作《一首诗的读法》也荣获朗读，并在其纪念诗刊中刊登，作为“新加坡诗歌”特辑的代表作品之一。

附录：

回声 /梁文福

爷爷告诉我 昨日仍锁在旧厦里
我铸好了钥匙 抚遍了铜门
竟寻不着匙孔的影儿

爷爷告诉我 明日在巷口招着手呢
我说“您老眼花了” 咱俩去瞧
却是西风卷孩子晾着的衣

爷爷告诉我 苍龙还盹睡在古井底
我奔到井边 俯首一看
沉淀了时间的死水映着我的年轻

爷爷告诉我：哎，不要紧
遥远还馥郁在他的江西茶壶里
我揭开壶盖，轻轻地：喂
久久，才听到，小小的——唉

座谈会： 鲁迅对新马社会的影响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作品包括杂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和深刻的影响。

新马一带的华文文学，与中国新文学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鲁迅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虽然没有到过新马一带，却对新马华文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本地亦有多位从事鲁迅著作研究、以及鲁迅对新马华文文坛影响的学者。

2012年5月12日上午，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鲁迅对新马社会的影响”座谈会，特别邀请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先生与会，与本地的鲁迅粉丝主讲《鲁迅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叙述了20世纪初至今，鲁迅在文学、艺术及社会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分享了各界学者的相关研究资料。本地学者张钊贻教授、黄孟文博士、韩山元先生、南治国博士则受邀参与座谈，在各自的领域，分析了五、六十年代，鲁迅对新马社会及广大民众的影响。座谈会主席是王润华教授。

荷兰中西文化文学国际研讨会

由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与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荷兰中西文化文学研讨会”已于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假荷兰的代尔夫特市举行。

来自十七个国家的七十位学者作家参加了此次的会议，其中包括欧洲、中国、澳洲、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和泰国等。

会议的宗旨在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广世华文学，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新加坡由作家协会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副会长艾禺和理事陈华淑代表出席会议。黄孟文博士在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为“华文短小说的兴起及其对未来西方文学的可能影响”，艾禺的论文题目则为“摆荡的摇篮曲——浅谈东西方文化对新加坡儿童文学的影响”。



新加坡的代表，左起：艾禺、黄孟文、陈华淑。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12/2014年度理事会名单

- 会务顾问：何家良博士、白振华、马炎庆
- 学术顾问：杨匡汉教授
- 法律顾问：蓝璐璐
- 名誉理事长：周颖南、陈军荣、沈克嵩、胡清山、
曾也鲁、张兼嘉
- 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王润华教授
- 名誉会长：烈 浦
- 会长：希尼尔
- 副会长：艾 禺、郑景祥、学 枫、刘瑞金
- 秘书：钟韵宜（正）、沈斯涵、王文献
- 财政：学 枫（正）、蔡宝龙
- 出版：刘瑞金（正）、周德成、君盈绿
- 学术/讲座：李叶明（正）、王永炳博士、郭永秀
- 总务：陈华淑（正）、穆 军
- 查账：王丽珊、南 子
- 受邀理事：廖建裕博士、林 锦博士、寒 川、董农政、
杜 红、林得楠、柯奕彪、林 高、黄兴中

《新华文学》第78期征稿

“小诗专辑”

第78期的《新华文学》，将推出“小诗专辑”。

所谓小诗，可以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表现刹那间的情绪和感触，寄寓人生的哲理和思想，并执着于意境的追求，引起读者的联想，具有言简意赅的效果。

小诗在日本以短歌或俳句的形式出现，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把小诗推向更广阔的艺术境界。在中国古代的微型诗佳作，据传是黄帝时代歌谣的《弹歌》：“断竹，断竹，飞土，逐肉。”全篇只有八个字，却写出了狩猎的全过程。刺秦义士荆轲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只两句，便描述一个刺客的潇洒形象。这些诗篇幅虽小，但气魄宏大。

欢迎诗人把**现代新诗**作品（以十行以内为佳），寄来与读者分享。

截稿日期：2012年10月1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加坡作家协会

《新华文学》稿约

- 举凡文学评论、短篇与微型小说、诗歌、散文与散文诗、报道与文讯等，一律欢迎。
- 本刊园地公开，不设截稿期限，先到先得。
- 论述文章，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文学/作家为主。
- 来稿及照片恕不退回，请自留底稿。九个月内未获信息者，可自行处理该稿。来稿如不愿被删改者，请注明。
- 来稿请详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或传真、电子邮址等，以方便联络，并于稿末附上作者简介。游记、报告文学等请自供照片。信封上请注明文类（如文学评论或散文或小说等）。
- 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一般不发稿酬。

作协网站投稿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或《新华文学》主编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大人的教育

明兆紫

5岁的毛子趴在餐桌上，独揽着那盘红烧肉大口大口的吃着。

看着毛子如此吃法，爸爸妈妈都咧开了嘴。

“毛子，爸爸教你一个道理吧！”爸拍了拍毛子的圆脸，继续说：“你可以让快乐变更多。如果你独占快乐，那快乐的只有你自己。如果你分享快乐，那大家都能一起快乐！”

毛子歪着脑袋，想了想，然后她把怀里的那盘红烧肉推到餐桌中央。

大家都夸毛子长大、懂事了！

毛子考试考得很好，爸妈买给毛子一些很贵很好喝的果汁牛奶作奖励。毛子心里乐开了花，还请了五个好友回家共享。回到家，毛子才想起昨天喝了一瓶，饮料只剩下五瓶了！

她把五瓶果汁牛奶分给了五个好友。

毛子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领悟到“快乐增多论”的真谛！用晚餐时，毛子激动告诉了爸爸妈妈。

没想到，爸爸妈妈铁青着脸，嘴角向下撇，左一句右一句的围着毛子指骂。

定价: \$10.00

ISBN: 0129-7880